

保留本

文 學 叢 刊

# 錦帆集外

黃 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外集帆錦

裳 黃

目次

I

江上雜記……………一

一……………一

二……………一

殘篇……………一六

茶館……………二一

桂林雜記……………二八

貴陽雜記……………六八

一……………六八

二	.....	七〇
三	.....	八六
四	.....	八九
五	.....	九一
昆明雜記		
一	.....	九三
二	.....	九五
三	.....	一〇六
四	.....	一〇九
五	.....	一一六
附記(一)	.....	一二六
附記(二)	.....	一二七



II

鳳.....一二九

海上書簡.....一四六

跋「賣藝人家」.....一五八

旅京隨筆.....一六九

鷄鳴寺.....一六九

關於「澤存書庫」.....一七三

訪「益山精舍」.....一七九

「美人肝」.....一八八

III

關於魯迅先生的遺書.....一九五

風塵.....二〇八

李林先生紀念	二一九
更謔周作人	二二六
老虎橋邊看『知堂』	二三五
後記	二四三

## 江上雜記

一

小妹：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現在我正坐在作事地方的辦公桌上，無事可做，想想還是寫信給你，告訴你一點事情。重慶的夏天真熱，昨天聽說已經到了一百十度，屋子裏雖然有電扇，可是吹來的全是熱風。我這裏下午就有太陽晒進來，只好搬家。還得看那一位的桌子有空才能搬過去坐，簡直成了吉卜西人了。現在是九點鐘光景，這裏倒還可愛，不時有小風吹進來，驕陽晒在草地上，告訴我天氣是多麼好。遠遠望過去是歌樂山，山頂上生滿了小松

樹，好像民國十幾年的時尚，女人在腦門前留了一片前劉海似的。麻雀時常飛到開了的窗子上停一下，我注意到它們全是張了嘴的。這在我過去的經驗並不如此。難道說是因為天氣熱的關係嗎？

我想現在S路該是可愛的，法國梧桐早已長滿了葉子，給馬路留下了兩行蔭涼。我有一個時期每天清早到學校的圖書館去，總經過那裏，雖然是夏天，也並不熱。看一看你的窗子，總是關着的，那時你大概還沒有醒。現在你那兒該還是清涼的罷？可是這裏却這麼熱。

離滬之前一個月，常和S去吃成都川菜館，那時想想該也有點感情的關係，可是那天你們給餞行，誰提議到錦江去，給他嘲笑了一下：『人家要到四川去，你請人家吃川菜，人家吃的日子多着呢！』後來自己想想也不禁啞然，那天結果是吃了洪長興的燒羊肉，站着吃，吃得飽飽的。後來和T到DD'S去吃點涼的，還鬧了大笑話。他記住了一個冷飲的英文名字（從旁邊

聽來的)，就照樣叫了出去，下女却拿了一份炒鴨蛋麵包來，真是夠豐滿的一份。後來算是解釋清楚，她去換了兩隻高脚杯子，裏邊盛了淡黃色的酒，各有一個吸管，頂上插了一顆紅櫻桃，這不用說是爲女士們預備的。我們這兩位男士只得趕快喝掉，再叫別的。你看夠不夠窘的？

話說得多了，我現在想先告訴你一點關於吃的東西。或如『師父』所云，『食道』的研究。這一次旅行，因爲有『師父』在一起，所以一路上頗吃了些好東西，在河南吃了黃河鯉，洛陽吃了中州菜。最可笑的是在常家灣，一塊風沙蔽天的地方，我們想吃甜的，結果由堂倌貢獻意見，叫了一樣『拔絲饅』（饅讀去聲）仿拔絲山藥之例，把饅頭切成一塊塊的小方塊，用糖來炸了吃的。

這些都是路上的花絮，到了四川以後，我們就嘗試川菜了，不知道是否上海的川菜變了味還是怎麼，頭一次就碰了個大釘子，那是在『朝天關』（將

到廣元的一站）一家民家夜飯，主人把過年的風鷄拿下來給我們作菜吃，不料第一筷就把我辣倒了，原來鷄是用辣椒末浸透了的。偌大一隻鷄只好不去領教，到外面吃了湯元算數。

從此就對叫菜懷了戒心。每逢叫菜必先講好『免辣』，有些本來無辣的菜也如此，因此引起了堂倌的暗笑。

到成都，已經進入四川文化中心區，當然研究食道也以這裡為最適當的地方了。『師父』他們是先根據了一本成都指南的指示，對每一個代表地方性的小食店都去嘗試過。記得有一次到望江樓去，經過東馬路，有一個城隍廟。據導游，那裏的豆瓣是有名的，我們就在席棚下面坐下來，要了三碗，看堂倌把一勺勺的紅色黑色的作料加進去。我因為有過先前的經驗，所以敬謝不敏，但『師父』和T却硬了頭皮把它們喝下去了。他們告訴我這『頗有道理』，不過我是不相信的。



前幾天『師父』從成都來信，說及花會事：「此地花會（青羊宮）開始，已遊三次。有如北京之廠甸。規模宏大，城內名館如賴湯元，吳抄手，漲秋等皆有分號，另有物產展覽會，頗示川省物資之富也。」這裏邊所提到的幾家小食名館都值得一提，賴湯元在春熙路轉角，所賣即鷄油湯元，吃法較為特別，預備了芝麻醬和糖，混了放在小白銅碟子裏，把湯元蘸了來吃，別有滋味。不過我僅能欣賞糖與芝麻醬，鷄油味則不大好，真可謂『買櫝還珠』了，賴湯元只有小小的一家門面，座上客常滿，更還有在門外立等的。我們去吃時不過一元半五隻，實在是價廉物美。即在賴湯元對過有一家艾餛飩，我頗喜歡吃，這本是北平的名產，你想必吃過。

至於『抄手』，即我們所謂『雲吞』，這種東西大概還有不少種特別寫法，那個算是標準，也不能知道，吳抄手之妙，妙在那裏，也未能說，或者是清辣得好罷？反正我一看那澆上去的紅色辣油，即使心悸，好處便也無從

欣賞了。

李義山詩，『美酒成都堪送老』，成都的佳釀，我也還未能吃到。不過所謂『綿竹大麩』，却實在不錯，師父的來信中也數數提到：『昨晚請新來同學吃飯，大喝大麩，今晨尚有醺然醉意，』『前日盡六兩大麩，回宿舍後，頭暈暈頗有酒意。』你可以想見他的那份醺然的味兒了。小時不能喝也不敢喝白乾，僅用筷子在酒鍾裏沾一下，嘗嘗酒味而已，近半年來則頗能欣賞大麩。覺得葡萄酒之類甜甜的糖水兒是沒有道理的。不過這也僅限於好大麩，若是加了酒精的劣品，也還不敢承教。

此地的酒店只能賣酒，不能吃菜（花生米豆腐乾不在此例），而飯店裏則不許賣酒，成都則不然。大麩有許多種，我平常吃的是紅糟麩酒，還有一種更好的陳年麩酒，味兒更濃，酒店裏賣酒的杯子有許多種，普通酒大抵用素白瓷杯來盛，或有加藍花的。紅糟麩酒酒杯則是細瓷而有花草圖案的。陳年

麴酒則用玻璃杯子。吃畢算賬時，只要看吃完的空杯子，就可以知道價目。還有一種橘精酒，是瀘縣的名產，在隨便什麼野外或江邊的茶館裏，都着一瓶瓶的橘精酒在出售。瓶甚小，大約只盛四兩，用高粱梗子塞了瓶口，上貼印花。在臨江去處的茶館裏，我常常去叫幾瓶來喝，看看江景，也頗有意思，只是近來水位大漲，我常去的那一個菜館，已經搬走了。滄海桑田，在這兒大約每年可以看到兩次變換。

成都的菜館除了外江的如大三元，冠生園之外，本地館子則無不有一個雅緻的名字，如在陝西街上的「不醉無歸小酒家」即是。那塊匾寫得也飄逸之至，小小的兩間門面，裏邊倒也相當大。綠漆門，還有屏風，和街市的喧囂完全隔絕了。「不醉無歸」，多麼平安的一塊小天地，「師父」來信中說，「最近且吃不醉無歸小酒家一次，的是不錯，唯貴得驚人耳。（百元左右一人）」在成都，普通十元可以吃一頓飯了。所以說貴，「師父」且曾

對四川菜加一總論，他說：

「成都食道似已無可述，集近日研究結果，四川本地菜仍是無大道理，其味以強烈刺激爲主，無淮陽菜之 *Delicacy* 也。」

這應當是飽食豆瓣後的實話，是確實可以相信的。

四川水菓委實可以稱賞，這裏似乎已經是副熱帶的氣候了，所以可以看到棕櫚樹，廣柑，橙子，都有，廣柑便宜時每隻一元左右，最近則因久已下市，所以貴到十元一隻，無法問津了。還有奉化真種的水蜜桃，也不錯，但也太貴。

重慶有兩處溫泉，一個在北碚，是北溫泉，另一個則是南溫泉。北溫泉還沒有去過，南溫泉則已與 T 去玩了一次，我們沿了大路走去，到堤坎，那地方的瀑布非常可愛，路邊有一個石像，磨頂，衣服則是明制，神情活現，雕得很不壞，但不知道是什麼人。

從堤坎到南泉，大約有五里水路，我們雇了一隻船，只十元，可謂便宜，一路經過花溪等處，風景的確不錯，舟行在兩山夾着的河水內，懸想當有九溪十八澗之妙。路上經過一塊大石頭，上邊長滿了青苔，破破爛爛，真像一顆中空的古樹，還有一個地方，峭壁上刻着某烈婦殉身處的字樣，當日她就是從那高高的巖石上跳下來的。這使我想起綠珠墜樓的故事，四川的節烈之風似乎甚盛，又因為石頭方便，到處都有旌表的牌坊，這捨身處就是南泉的十景之一。

溫泉是就石基刻成的浴室，也有游泳池，我們在那裏浮沉了半日，還有幾位女士同泳，池子太小，幾乎沒有迴環的餘地。

從游泳池出來，到冠生園去吃了飯，有牛奶和點心等，本來還想到建文峯去看一下，這是明太祖的孫子爲燕王永樂趕出來，逃竄南荒的傳說中的遺址，本來建文的生死是一個謎，有許多神話，應當是當初懷念建文的臣民造

出來的，也不一定。不過崑曲中有『慘睹八陽』，那『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裝』的詞句十分動人，袁四公子寒雲就很喜歡演這齣戲，也許他還有什麼深意也不一定，我只是頗喜歡這由帝子變成的和尚，『一瓢一笠到襄陽』，天下行腳，和我們的心情有些相近罷了。我們因為疲倦不會去，仍舊由原來的水路乘船回來，飄飄的，大有『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了。

回來坐『滑桿』，這是一種山轎，藤椅子兩邊穿了兩根長竹桿，由兩人抬了走，是走山路最舒服的『代步』，等滑桿到了長江邊時，我已經有些睡意了。

昨夜在芭蕉院裏乘涼，看見彎彎的下弦月，不禁憶起了小時愛讀的『宋人話本』中的一篇『搗玉梅團圓』裏所引的一首民歌，『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此歌雖俚，然感人至深。關於此歌，『雲麓漫鈔』中是曾經講起過的。



「雲麓漫鈔」是南宋初時人的著述，當時正是建炎之後，時逢離亂，我們想像吳中舟師在月夜瀉槳於姑蘇的河港裏，或者是一片空濛的水，或者是曲港菰蒲，曼聲作歌：聲音淒楚，是怎麼的一個境界。

更闌人靜，我也要睡了，因為明天還要早起。

夜安

七月三十一日

二

小妹：

在北碚匆匆過了一月，正是一整個三月。信却只寫了一封，不知你已收到否？重慶近來少雨，這在多雨的巴子國是很少見的。因之，在碚總算過了段相當舒適的日子。曾經去了兩次北溫泉，又欣賞了兩次嘉陵江的綠。這種碧綠的江水是久已有名的了，在古人的詩句里我們可以想起「蜀江水碧蜀

山青」來，近人汪辟疆也有「嘉陵水色女兒膚，比似春尊碧不殊」的詩句。一天晚上，吃過晚飯，幾個朋友到「江天茶館」喝茶去，說說道道到了十點多鐘，踏着一天好月色回來，到了房里，却不想就睡，因為月色實在太好了。我又一個人走出去，沿了江濱亂走，從高高的石級層上慢慢的走下去。這一排白石台階，有人數過，大概是一百三十級，一直延長到江邊的亂石的堆里，從這堆零亂的石塊上踏過，跳到江心里的一塊石頭上去，在旁邊的水潭里，有着搖搖的水草和蠕動着的一個個黑黑的蝌蚪，搖擺着它們的尾巴，這些尾巴是要在春天的第一次雷聲中，才會掉下去的。

坐在這石塊上，抱了膝，暗綠的嘉陵江就在面前流過去，發出一陣陣的濤聲來，遠處的山巒，却被圍在一片霧影里了，月亮似乎很高而小，對江的燈火暗暗的，不時有一兩個擺渡的黑黑的影子搖過來，木槳打水的聲音震破了周圍的寂靜。我又隨意念了幾句：

鬢影空濛星影稀，月華臨浣失裳衣。

黛顰每憶芳春晚，秋水應隨艇子歸。

書里斟尋仍脈脈，夢中重見更依依。

嘉陵江水真醇碧，許綰纖纖錦帶圍。

請不要見笑罷。這些零亂蕪雜的「夢話」。因為我走回去的時候，同房的人都已經睡熟了。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似在夢中。

對於北碚，我實在更想多加些贊頌，現在我只想說這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當我還沒有感覺到厭倦時就離開了它了。因此，北碚在我是可愛的，而且，在這里，我又看到了許多「似曾相識」的影子。我近來很相信「緣」了。今年春天少雨，我學得似乎也有些遺憾。然而總還有機會讓我欣賞雨景。那

時，我坐在一個小樓上，一片明窗淨几，窗外是雨絲風片，一片碎石子的小徑洗得非常乾淨，竹籬邊的一叢叢的桃花，山茶，被雨一洗，顯得格外的明艷，可是也有些零落了。江水表面上是一片乳白，柳枝斜斜的。

我很覺得可惜，在這樣的環境裏，竟不能作些事。當時的心境亂亂的，真不知道要做什麼的好。雖然也不無計劃，因為城里重演「處女的心」，使我對那「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兄妹賣酒度光陰。我哥哥……」又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曾經想改編「驪珠夢」。關於李鳳姐，我是頗有些緣份的。十年前，春假旅行，在大同會瞻仰久勝樓，居庸關親臨白鳳塚。對這一代美人早就有些『表揚之心』。兩年前，在上海寫小文章，也曾對明武宗的事蹟少少調查。等我把這個小計劃告訴了幾個朋友時，得到臬良在成都來信，抄來了許多武宗本紀的材料。w也和我談過一些，還特別用了他的善於突發的奇想給我的計劃，披上了瑰麗的外衣。我希望最近有暇，能給鳳姑娘好好的描繪一下。

我又想起一件事，在碯時曾聽了一次×先生的演講。關於×先生，我的印象和我的想像很合得來，他是一個白白胖胖的紳士派頭的那麼一位讀書人。他講得一口北平話，有些輕俏，引起了我的『聽相聲』的經驗。因之他的講演，也頗能引起人們的笑聲。我只記一點有趣的事罷。他說，西洋某詩人曾有一句詩，『嘴唇只在不吻着的時候才能唱歌。』他引申其義說，『每一個人，不管他做不做詩，當他戀愛的時候，他就是一個詩人。』說完後沉默半晌，『我也有這個經驗。』胖胖的面孔很正經，我以爲說這話的態度很可取。

末了，我還是說一點自己的事罷。過兩天，我就要飛到昆明去了。我雖不想援引某名人的話以自重，然而却也有些同樣的感想。我想寫這些信的工作應該暫時告一結束了。因爲更有新的好玩的事情可做。也許再寫，不過題目是要換一個的了。

我似乎惆悵得很。想起了我離家前買的那兩冊佈滿了硃紅的圈點的「李

義山詩」，在那黯黃的書頁上，有兩句句子：「玉璫箋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請來信，由W轉。

匆匆

三月二十一日

殘篇

小妹：幾天來的燠熱，都爲昨晚的一雨洗淨了。現在坐在窗下，吹着涼入衣袂的風，心境蕭然，也真想靜下來作一點事了。院裏的幾顆芭蕉，經過上幾次暴風雨，真摧折得厲害，不過近來似乎又發了起來。還有幾株小的，也長大了。芭蕉這種植物和雨似乎是離不開的，而且往往又是秋雨。「簾外芭蕉三兩顆，夜長人奈何？」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



剛醒。』小時候從水墨畫上看到濃淡的筆觸，就很對這種植物發生了一種憧憬，然而北方是很少有這種植物的。只是到別人的庭院裏去看一次。而且又生得那麼小，那麼可憐相。這次到成都，住在一家旅館里，旅館是木造的樓房，有兩進，圍着個大天井，上面搭了天篷，天篷下面就種了幾顆大芭蕉，站在樓上的廊子里就可以摩着它的葉子，雖然雨是不會滴到它的葉子上的，然而也頗使我惆悵，作了幾夜憂鬱的夢，想像着從那大葉子上會發出琤琮的聲音來，低語着什麼。

這時在綠竹簾外，正落着闌珊的小雨，一片空濛，如煙如霧，這樣天氣江南也是常有的，晚唐詩人李商隱不獨是一個雕琢文字的天才，還是個創造境界的能手。我很喜歡他一首詩：『悵臥新春白衲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愁春晝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隻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在滬時，坐了廿二路車回到偏在西隅的家

里去，每逢這種落着小雨的天氣，經過幾行綠樹一角紅樓的地方，就常想起這一首詩來。好像看見了那個古代的風流的詩人，穿了白氈的春衣，坐在隔雨的紅樓上，恁闌悵望着對面的美人，充滿了寂寞的情懷。

四川的雨是不希奇的，有的反而有些多得可厭了。然而這在夏天，就變成了珍物，平常是「苦雨」的，一到現在就變成了「喜雨」了。

我就在這芭蕉庭院裏，聽着雨，作作夢，或者是翻翻新書報聊以消遣。前兩天這里有大雷雨。真是夠大的風暴，爲我所從來不曾看到過的。小時讀唐許渾詩，「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非常喜歡，然而還不過是出諸想像而已。最近才算領略了這境界。我們現在正是山居，那一天雲層低得很，電閃好像就發生在眉宇間，雷聲緊跟着響，震人心魄，陣雨傾落，院裏的芭蕉都被摧折得不像樣子，遠遠的蓄水池里響着由各處匯集了流去的水，如聽重泉。不禁想起了那些「夏日山居」之類的畫來。中國舊時水

墨畫最妙的地方，據我看，應當是潑墨。或者找一個代表來說，卽是「米家山」，這是說米芾所畫的山水，代表夏山欲雨的那一種景像。實在妙極。低的雲，只要用飽含了水份的筆觸在中國特有的宣紙上一渲染，水份自然就會在那細緻的紙紋間向外浸，結果就成了那種樣子，和真的夏天的雲無殊了。在久熱之後，有這樣一陣雷雨，也真能一清積熱，這時平常熱得不堪的衾枕，也都清涼，可以有一夜好好的休息。古人形容夏天的帳子是紙帳，不知當時是否真有這麼一種帳子，雖然中國古時所造的紙都是韌得狠的，不無可能，然而世間真會有這麼一種「紙帳」麼？我想帳或當作障，是在小小的木屋間的窗戶上糊上紙，以防蚊蟻的罷？可是在夜雨的晚上，睡在床上，放下帳子，照了雪亮的燈光，竟真有些紙帳的意味了。

半夜，疾風暴雨還不會停，窗戶都吹開了，第一次去關，被斜風驟雨吹得身上都溼了。第二次穿了雨衣戴了帽子，冒了衝進來的風雨去關上窗戶，

地下却已經流着小河了。

雨後的門口的地上，隱隱的流着水，好像伏流，也有如乾涸了的黃河。院里的小樹竟有不少給拔了起來，路上的急就的土屋竟一片一片的落了泥塊，想想這風雨的效果真不小。

這樣的雨，連綿不斷的下着，天氣變得涼起來了。這在我們有兩個好處，一個是可以涼涼快快的睡覺不必像前兩天那樣的汗流夾背；另外一個則是可以不必要跑來跑去，作『強迫避暑』的勾當，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說。

昨夜無燈，我們四五個人坐在臘燭光下談天到夜深，雨一夜下着沒有停，芭蕉葉子浙瀝的響着，心里真是說不出的惆悵，想起那麼兩句詩來：

『雨到深秋易作霖，蕭蕭難會此時心。』

寂寞的秋夜，尤其是秋雨的夜晚。

附記：前兩天翻小箱子，在一堆亂七八糟之中找到一篇黃色的竹紙，口已經離破碎不遠。在塵

慶時曾經寫過好幾封信，陸續寄遞，只有這一篇不知故不曾寄出。重讀一過，將一些過了時的話刪掉，剩下來的記述當時的環境與心情的處所似乎仍可留存。因投「筆會」，並記。

## 茶館

四川的茶館，實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講到茶館，似乎並不覺得怎麼希奇，上海，蘇州，北京的中山公園，……就都有的。然而這些如果與四川的茶館相比，總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區別。坐在北平中山公園的大槐樹下吃茶，總非雅人如錢玄同先生不可罷？我們很難想像短裝的朋友坐在精緻的藤椅子上品茗。蘇州的茶館呢，裏邊差不多全是手提鳥籠，頭戴瓜皮小帽的朋友，在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中，就曾經出現過這種人物。總之，他們差不多全是有閒階級，以茶館為消閒遣日的所在的。四川則

不然。在茶館里可以找到社會上各色的人物。警察與挑夫同座，而隔壁則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學生借這裏做自修室，生意人借這兒做交易所，真是，其爲用也，不亦大乎！

一路入蜀，在廣元開始看見了茶館，我在郊外等車，一個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邊的茶座上，對面是一片遠山，真是相看兩不厭，令人有些悠然意遠。後來入川愈深，茶館也愈來愈多。到成都，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成都有那麼多街，幾乎每條街有兩三家茶樓，樓裏的人總是滿滿的。大些的茶樓如春熙路上玉帶橋邊的幾家，都可以坐上幾百人。開水茶壺飛來飛去，總有幾十把，熱鬧可想。這種弘大的規模，恐怕不是別的地方可比的。成都的茶樓除了規模的大而外，更還有別的可喜之處，這個是與坐落的所在有關的。像薛濤井畔就有許多茶座，在參天的翠竹之下，夏天去坐一下，應當是不壞的罷？吟詩樓上也有臨江的茶座，只可惜樓前的江水，頗不深廣，那一顆樹



也瘦小的可憐，對岸更是些黑色的房子，大概是工廠之類，看了令人起一種侷促之感，在這一點上，不及豁蒙樓遠矣。然而究竟地方是好的。如果稍稍運用一點懷古的聯想，也就頗有意思了。

武侯祠里也有好幾處茶座。一進門的森森的古柏下面有，進去套院的流水池邊的水閣上也有，這些地方還兼營菜飯，品茗之餘，又可小酌。實在是值得流連的地方。

成都城裏的少城公園的一家茶座，以用薛濤井水作號召，說是如果有人嘗出並非薛濤井水者常獎洋若干元云。這件事可以看出成都人的風雅，真有如那一句話，有些雅得俗起來了。其實薛濤井水以造箋有名，不聽見說可以煮得好茶，從這裡就又可以悟出中國的世情，只要有名，便無論什麼都變成好的。只要看街上的匾額，並不都是名書家所題，就可以得知此中消息了。

大些的茶樓總還有着清唱或說書，使茶客在品茗之餘可以消遣。不過這

些地方，我都不曾光顧過。另有一種更爲原始的茶館附屬品，則是『講格言』。這次經過劍閣時，在那一條山間狹狹的古道中，古老的茶樓里看見一個人在講演，茶客也並不去注意的聽。後來知道這算是慈善事業的一種，由當地的善士出錢雇來講給一班人聽，以正風俗的。

這風俗恐怕只在深山僻壤還有留存，繁華的地方大抵是沒有了的。那昏昏的燈火，茶客的黯黑的臉色，無神的眼睛，講者遲鈍的聲音，與那古老的瓦屋，飛出飛入的蝙蝠所釀成的一種古味，使我至今未能忘記。

隨了驛運的發達，公路的增修，在某些山崖水角，宜於給旅人休息一下，打打尖的地方，都造起了新的茶館。在過了劍閣不久，我們停在一地方吃茶，同座的有司機等幾個人。那個老板娘，胖胖的一臉福像，穿得齊齊整整，坐下來和我們攀談起來。一開頭，就關照灶上，說茶錢不用收了。這使我們擾了她一碗茶。後來慢慢的談到我們的車子是燒酒精的，現在酒精多

少錢一加侖，和從此到梓潼還得翻幾個大山坡，需要再添燃料了。最後就說到她還藏有幾桶酒精，很願意讓我們，價錢決不會比市價高。司機回覆說燃料在後面的車子裏還有，暫時等一下再說。那一位老板娘話頭不對就轉過去指了她新起的房子，還在塗泥上灰的，給我們看了。她很得意的說着地基買得便宜，連工料一起不過用了五萬元，而現在就要值到十萬元左右了。

到重慶後，定居在揚子江濱，地方荒僻得很，住的地方左近有一家茶館，榜曰『鳳凰樓』，這就頗使我喜歡。這家『鳳凰樓』只有一大間木頭搭成的樓，旁邊還分出一部份來算是藥房。出賣草藥，和一些八卦丹萬金油之類的『洋藥』。因為無處可去，我們整天的一大半消耗在那里，就算是我們作事的地方，所以對於裏邊的情形相當熟習。老板弟兄三人。除老板管理茶館事宜外，老二是郎中，專管給求醫者開方，老三則司取藥之責。所以這一家人也很可以代表四川茶館的另一種型式。

我很喜歡這茶館，無事時泡一杯『菊花』坐上一兩個鐘頭，再要點糖漬核桃仁來嚼嚼，也頗有意思，裏邊還有一個套圈，小小的，捲起竹簾就可以遠望對江的風物，看那長江真像一條帶子，尤其是在煙雨迷離的時候，白霧橫江，遠山也都看不清楚了。霧鬢雲鬢，使我想起了古時候的美人。有時深夜我們還在那里，夜風吹來，使如豆的燈光搖搖不定。這時『么帥』（茶房）就輕輕的吹起了簫，聲音極低，有幾次使我弄不清楚這聲音起自何方，後來才發現了坐在灶後面的么帥，像幽靈一樣的玩弄着短短的簫，那悲哀的聲音，就從那里飄起來。

有時朋友們也在鳳凰樓里打打 Bridge，我不會這個，只是看看罷了，不過近來樓里貼起了『敬告來賓，嚴禁娛樂，如有違反，與主無涉』的告白以後，就沒有人再去『娛樂』了，都改爲『擺龍門陣』。這座茶樓雖小，可是實在是並不寂寞的。

## 桂林雜記

三十四年夏天，兩度去桂林。第一次是匆匆一過，只一夜的勾留。正當湘北戰事緊張，我們從昆明飛來，預備到前方去。

在第×招待所遇見S，他已經在桂林有兩月的歷史了，承他指引去看了下四周的風景，吃過晚飯後漫步走出房子，夕陽裏看桂林山，一座座的斷壁削岩。在淡淡的斜陽裏發出不同的光彩來，好像小孩子玩的花石頭，有人說桂林的山水像盆景，這話也自有其理由，不過這是個偉大的盆景。

在蔓草掩沒的小徑裏走着，S指着前面，說：『不遠那就是桂林城了』。再看遠處，是一排碧色的小山，好像插在美人頭上的一排翡翠簪子，顏色是淡淡的淺碧，明澈得有如浸在水中。天邊有一抹金紅色的晚霞，令人緬想傍

晚窗前鏡裏少女的醜顏。

S 又告訴我前面就有一條河，名字叫做灘江，它還有一個名字是「相思江」，「相思江」頭生了一顆相思樹，樹上就生着南國的紅豆。不錯，離開昆明時，就聽見人家告訴桂林的紅豆是有名的。很可以買點來送人。不過在這烽火遍天的時候，迢迢地寄兩顆紅豆回去，也實在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我聽了S的話只是默然，後來也沒有去找過什麼紅豆，好像在那些擺滿了「珍品」的玻璃櫃裏，也並沒有發現過這種圓圓的紅色的顆粒。

天氣變得有些突然，等我們走過了橋，過了車站，踏在撲滿了風塵的桂林街頭時，天上已經在飄着雨點了。這是一條頗土氣的街。兩旁只是木器舖，鐵匠舖之類的店家，塞滿了塵土，電燈已暗淡得很。使我覺得是徘徊在中古時代的城市中。路是漫長的，盡頭處是一座木橋，底下就是那條相思江，江水是黯黑色的。江上浮着些船艇，船上的人們正在晚飯，從艙裏映出

昏黃的燈光來。這些船隻好像都重載着歷史的憂愁，正如我在薄暮的秦淮河上的感覺相同。

斜風細雨，使我們披上了雨衣，覺得微涼。

過橋後，光景一變，眼鏡上沾濕了雨點，模糊中看出去，中南路上是一片美麗的燈市。又看見霓虹燈了，它帶着一股都市的膩膩的感覺。微雨的街上並不少行人，硬路面上被雨洗得非常乾淨，反映出一簇簇的閃光來。路邊是一個個的鮮貨攤子，上面懸着兩三隻一百支燭的電燈，照耀着香蕉，蘋菓，柚子，波羅，嬌黃嫩綠鮮紅，一片美麗色彩的堆積。

這個都市在疏散聲中，顯得有些忙，從街上匆匆來往的行人的腳步裏可以看出，從商店的大減價的招牌上也可以看出。我順步走到那一條文化街頭，與S作別去跑書店，這裏有着新出版的湘桂戰局形勢圖，還有一堆堆的拍賣的書籍，在這裏我看到一部皮脊的「海上述林」，我從書架上拿下來，

翻了一下，看了下那幾張石刻插圖，又轉輕地放上去，我想起了靜靜地放在家裏書架上的同樣的一部。

我買了一個皮面的小日記本，也許要用着它的。

走得有點疲倦了，想找個地方坐一下。我走進一家咖啡館去。這家只有一間狹狹的門面，門口是紅磚砌成的。上面凸出一個三角形的玻璃櫺，裏邊擁擠地放着十幾張桌子。人是滿滿的。我揀了一張桌子坐下來，奇怪的是這裏並不賣咖啡，我要了一壺紅茶和一碟點心。

我脫下了雨衣放在對面的椅背上，坐下來靜靜地休息。隔桌上有兩個少女，還有一個中年的男子。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我的座位正好斜向着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見她的半面。她穿着灰素格子的綢旂袍，鬢髮齊齊地攏在整潔的臉角。甜甜的眉眼不時飄出一個淺笑來，好像流星似的一閃又恢復了靜默。她用兩隻白白小小的手拿着刀叉，從盤子裏輕輕地切下一角點心，輕



輕送到嘴裏。頰邊留下了一個淺淺的漩渦。

電燈突然滅了。侍者在每桌上添了一支蠟燭，小房子裏更添了幽沉的氣息。搖搖的燭影裏飄蕩着細微的語聲。突然感到無端的壓抑，我付了賬走出了這間小小的一咖啡」。

我慢慢地走回去。沿路看看櫥窗裏的陳列品。照相館裏擺着鎮守長沙的將軍的馬上英姿。舞女的露出了背部的肉感照片，和着色的盟國軍人的滑稽的面影。

燈市逐漸闌珊，雨也落得更大了。路上一片泥濘，難走得很。從雜貨店裏買了一個油紙燈籠，這是一個扁扁的圓環形的東西，要用時一抽就變成一個小小的燈籠，裏面點了一支小紅燭，小風小雨可以不怕，在這夜深的雨的街頭，點了它走路，是頗富於浪漫意味的事。

覺得有一點餓。我提了小燈在路邊攤頭上買點東西吃。一付擔子，一邊

是爐灶，另一邊擺了許多油鹽辣椒香菜之類的作料。只有老板娘在照料着。有雲吞，麵，豆腐腦可吃，我要了一碗麵，她從小櫃裏拿出了麵條，下在鍋裏，一會和另一盤油條一起送過來。雨點打在油布篷上，玻璃燈昏昏的，這恐怕已經是快收攤的時候了吧？匆匆的吃完了賬，我覺得很滿意。因為我還能用十元的法幣支付。麵錢是七元，小燈籠連紅燭是四元五角。

一個月後，我們從前方調回桂林。

這時長沙已經棄守，戰事在祁陽零陵之間進行。湘桂路上軍運極忙。車子也慢得很。在車上過了兩天才在一個傍晚到了桂林的北站。列車被用在道叉裏，到站長室借電話打到東南幹訓團要車子，把行李先運到站外去，兩天沒有洗澡，身上的衣服已經四五次被汗浸透了。背了 Carbine 子彈帶，一個裝了零碎東西的袋子，和一個重重的鋼盔，疲倦得幾乎隨時可以睡下來。左右兩隻手提起了行李和箱子，慢慢地在這道上拖。這時覺得鐵軌上分外的

高，枕木間的距離出奇的長，中間的石子更不平得可惡。

十點多才盼來了兩部噸的軍用車。上了車，坐在前面備胎座後面的鐵箱上，車子在崎嶇的土路上開出去了。這時才覺得夏天兜風的快樂。迎面吹來的夜風，把一身汗都吹跑了。把鋼盔上面的皮帶放下來繫好，車子在失修的公路上用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跳着，好像這種顛波也是一種恢復疲勞的好方法。

車子經過中南路，雖然已經是深夜，可是人還是那麼多，燈市照樣的照耀，小孩子在跑着。鞭炮的聲音一陣陣的響，車子慢下來了。

『喂，什麼事！』

『長沙收復了！』

有些慚愧，有些悵然。在這個時候跑回桂林，從不是軍人們的嘴裏問到了這樣一個消息。

前燈一明一暗，喇叭連續地響。車子漸漸出了市區，進入了無邊黑暗的原野。穿過石板路，穿過小橋，穿過低拂着的路旁的老樹的枝柯；陪着我們的是天上的一隻看不見的鷹，它的兩翅閃着紅色和綠色的星，發出微微的吼聲。車子駛進一段跑道，在閃光中還可以看見趕夜工的工人，道邊堆成的一堆堆的碎石子，整齊的紅綠燈行列。

車子又出了跑道，遠遠的可以看見幹訓團的水泥大門了。通過了警衛，車子上上了花木扶疏的小路，緩緩的駛到沿河的一片小白房子前面，停在一片深深的野草裏。草上的露水打濕了車子的輪胎。

這時一鈎新月已經在對岸的山頂上吐出來，映出一個個暗灰色的峯巒，河裏面有倒影，也照着一排小房子的白白的牆壁。

山居的日子是寂寞的。

除了工作的時間以外，只能蹣跚在房裏。桂林的夏天的熱是可怕的，熱

得使人只有喘氣的份兒，只有下雨是一種解放。

坐在走廊上看雨，是一種幸福。

這一定是一個非凡的燥熱的天氣。房子裏邊有斜斜的日影晒進來，晒到床上，白被單是燙燙的，如果睡下來的話，會覺得是在一個不透氣的蒸籠裏，汗貼在身上，不是痛快的流出來而是蒸出來的。扇子早已失去了效用，扇着它只會使你更感到燥熱。這似乎使你有些生氣了，你發現天角處有一塊小小的黑雲，又有一點點風，這本來是不值得注意的。不過一會你發現風不太小，吹開了窗戶，吹開了糊了紗的門，似乎要把屋裏的東西完全捲掉，牆上的畫掀起來了，桌上的紙張飛起來，趕緊搬一把竹椅輪到走廊上去。在碧綠的山峯後面，是一片暗黑色的雲層，沉重的雲層；小時候聽祖母解釋，這是哪叱抬了海來。真有那麼一種陰鬱恐怖的感覺，雲慢慢罩下來，罩在尖尖的峯巒上，顏色變成淺灰，山腰處像圍了一條長長的輕柔的帶子，這叫人想

到那「凌波微步」的洛神的飄飄的羅帶，白色鏤花的帶子。

大而密的雨點落下來，落在走廊前面的泥路上，落在河裏，響着清脆可愛的聲音。這時一個峯巒中間似乎塞滿了輕輕的煙霧，雨脚是斜斜的，像一掛細細的竹簾。後面是看不清楚的一片朦朧，隨了風吹的方向，灰白的雲帶和這雨的簾子也在慢慢的移動，輕輕緩緩的，好像有一隻纖手在推挽。這使我想起在那黯碧色的美麗的終古無人登臨的山峯上住着的「神女」，在作着行雲行雨的遊戲。如一些古老的書卷上所說的美麗而荒唐的故事。

風停止了，只剩下靜靜的雨聲。

雨夜是安靜的。在小小的房子裏，愈亮了小巧的油燈，坐在沒有漆過的白木小桌前面，很容易使人沉思。搖搖的微弱的燈光，照在牆上，照着一張少女的照片，她的微笑的臉，大大的眼睛。我開始一個小小的工作。把一些幻想捕捉到紙上來，用以打發這靜靜的漫長的雨夜。我在寫一個叫做「鳳」的

劇本，根據了一個古舊的歌劇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幻想，給它穿上了新的離迷的外衣。這似乎不是偶然的。一年前從舞台上一個少女的口中聽了來兩句輕柔的歌聲，更滲雜了幾年前春天旅行時看過的那一個古老的酒樓的印象，使我有意重新來寫這個浪漫的故事，這完全是爲了愉悅自己，我進行的很慢，使我感覺愉樂的是出現在幻想裏的「鳳」的顰笑，歌哭，話語，往往她說了十句，我只寫一句下來。可惜這樣安靜的好日子太少，我只寫完了第一幕

因爲只有在下雨或是下弦月的漆黑的晚上，我們才有安靜。如果有好好的月亮，就得欣賞另外一種風景了。

在對河的山屏風的一角，有一個大大的巖洞，有一次我同朋友走進去玩，裏邊非常清涼，洞大得很，大約可容幾千人在裏面從容的走動。巖洞的頂上，斷續地有泉水滴下來，倒掛着些羊齒類的植物，再走進去可以看見許

多奇怪的鐘乳石，大概這裏不如七星巖的有名，所以還沒有給人附會出種種名子來，在這洞口有一條寬寬的跑道，後來洞被改作飛機庫，有一次我看見裏面停了兩架B-17三架P-40，門口還有兩架P-47，鯊魚張大了嘴靜靜地在裏面休息。

從我們住的小白房子，遠遠可以看到洞口的山巖，晚飯後在門口散步，看着已經快蒸發乾了的淺淺的河水，和夕陽的虹彩。從遠遠的跑道上捲起了一長條煙塵，在暮靄裏，兩盞碗大的強烈的光，透過了滾滾的煙霧，發出沉重的吼聲，好像童話裏講到的蟒蛇，就知道今天晚上大概不會安靜了。

等到一輪圓月掛在山角的時候，遠遠就傳來了淒厲的聲音，預行警報是較長的。每天聽慣了也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這時只有老上校最起勁，催大家戴好鋼盒，槍裏裝好了彈筴，穿上了長褲（爲了防止瘧蚊的襲擊）一齊到門口的草地上去，預備必要時進洞，所謂洞也只是一條彎曲的壕溝，大約有



一人深，洞裏長滿了野草，裏面潮濕得很，沒有人喜歡進去的，搬了兩把竹椅子在洞口坐下，悶悶的等緊急警報。

緊急警報的聲音比較緊張，好像一個負隅的野獸的潑切的鳴聲，這大約有四五次，不一會就可以聽見隆隆的機聲了。

矮矮的奈特中校是很有趣的人物，他是我們的副團長。處於一個管家婆的地位，平常和克上校一搭一擋，我們却暗地裏叫他「老太婆」。「老太婆」對飛機的聲音很有研究，一聽就可以辨別出是敵人的轟炸機還是我們自己的，我想他大概也不喜歡進洞，所以只是把 Carbine 柱在地上望着暗藍的天空。

「這決不是，小鬼的飛機馬達是好像破鑼一樣的。」

黑黑的天空裏大約有兩三架轟炸機在頭頂上過去了。

老上校聽說以前在美國軍校裏任教，不曾帶過兵，一般士兵對他都不大

滿意，嫌他太瑣碎，背地裏叫他老公鵝，這時他最緊張，說附近的山洞作了飛機庫，以後很有被炸的可能，必要時還是下洞的好。

我和張鄒他們就大說學校裏的教授，他們的一些逸聞瑣事，後來說到什麼，幾乎半辯起來，聲音也越來越大。老上校輕輕地對「老太婆」說。

「這幫孩子說得那麼起勁！」

突然「老太婆」說：「來了！」破鑼聲越來越清楚，達達一聲步槍響，看過去，很清楚的一串火球飛起來，好像小孩子玩的花砲。

大家都把槍拿起來，「推開保險」。機場裏巡邏的步槍聲密起來，火球更連續地放，沉重地聽見幾聲炸彈的聲音。

「二塘。」老上校猜這是在炸二塘飛機場。

高射機槍的紅綠黃紫各種顏色的信號彈，在暗黑的夜幕上，打出美麗的圖案畫。破鑼的聲音離開三塘飛過來，又聽見三四響炸聲，「老太婆」說：

「這次近了，下洞吧！」大家都跳下洞去。被野草的突出來的葦子刺得有些痛，蚊子成羣在脖子左近嗡嗡的飛，破籬的聲音越來越近，從頭頂上飛過去了。

我們都跳上去。說着放暗號的漢奸的可惡，破籬的聲音漸漸遠去這時本來已經可以到房間裏去睡了，不過看看老上校還巍然在坐在洞邊，只好停下來欣賞躲在魚鱗狀白雲後邊的月亮，夜已經涼下來了，草葉上有了露水珠。遠處機場的探照燈向天空照起來，指示適才飛出去的轟炸機降落，顯然空襲已經過去，可是解除的警報總是遲遲不來的，老上校慢吞吞的說。

「我想這是時候了，打一個電話問一問！」

「老太婆」懶懶地立起身來，提了槍走到房裏去，一會出來大聲喊着。  
「肅清了，肅清了！」大家都回去睡覺，在枕頭上聽見疲倦的解除警報悠長的聲音。

這種情形差不多每夜繼續着，過了陰歷十五，月亮漸漸變成瘦瘦的一鈎時，就慢慢停止了。有一次騎馬從營裏回來，走到河邊天色已經全黑了。不知道空襲已經進行了很久，哨兵不許通過，飛機就在頭上打轉，向下掃射，這時祇好牽了馬到河邊的葦子裏邊去。

有時第一次警報在九時左右，就解除了，好像不好辜負這樣好的月夜，兩點鐘左右，緊急警報，又嗚嗚的響了起來，假裝不曾聽見，照樣睡下，一會老上校來敲門了，皮鞋在走廊的木板上雜亂的響着。

『美國警報兩隻球！』這時就只好起來穿了衣服拿了槍坐在壕邊去。

桂林的警報，有兩個系統，放警報回聲的是防空司令部；另外美空軍也自己有警報探查器，由電話通知各處，兩個系統未必盡同，有一次已經拉過『緊急』，而電話裏只是一隻球，老上校還安心地躺在牀上，不料就在房子後而扔下來四五個炸彈，連忙跑出來，問我爲什麼中國警報這樣準確，我告

訴他大概是因爲作戰了七八年，經驗特別豐富的緣故吧！

營地是在四哩外的地方。每天去營裏就只好騎馬。

我對於騎馬本來是頗有興趣的，這時正好每天有機會騎四次，可惜馬都不大好，全是小小的貴州馬，我挑了一匹灰色的小馬，它是很馴良的，也知道跑的方法，每天早晨從餐廳裏出來，就可以看見對岸的柳陰下面已經有十幾匹馬在等候着了，沿河走出大門，經過一條石子鋪的小街，就進入了營地，可以跑一下，地上很多野草，馬很喜歡走進野草叢裏去吃草，地方空曠得很，看看天上的白雲，和四週的山的屏風緩緩地走着，很容易使人想到遠遠的地方去，緬想如果同Y在一起，在春天的原野裏蕩着馬，該是多麼幸福的事。

一起工作的有一個軍曹麥克，大概四十多歲了。牙齒已經不全，人很滑稽，他特別選了一匹老馬，紫騮色的，走起路來還算平穩，不過一跑，它的

突出的屁股就會一搖一搖，使騎馬的人上下顛動，大概是不太舒服的，他叫它『大屁股。』

『看看我的漂亮的小寶貝，檢查一下牙齒，已經四十四歲了』。

麥克特別喜歡騎了『大屁股』玩花樣，有時牽一下韁繩，使它到牆頭去吃草，用脚跟一劃馬的腹部，它就會搖起屁股來，像是在跳草裙舞。我們經過小街時是排了一個縱隊的。一天縱隊排得特別緊湊，『大屁股』在後面嗅着我的小灰馬的尾部，竟使它驚了，一直跑出去，最初並不覺得怎樣，一顛一顛倒相當有趣，後來它愈跑愈快，我覺得身子已經凌空了，終於在馬身右邊平行地給拋出去，摔到地上，手裏還牽着韁繩。後來他們說我的跳馬的姿勢是很好的，聽說騎兵科的人還要特別訓練這種技術，要兩隻手抱了起來保護了頭部。我當時倒並沒有想到這些，只是想不要摔碎了眼鏡就好。

從地上起來以後，小灰馬已經悠然地在吃草了。這次想跨上身去可就不

十分容易。它總是搖了頭吼着不肯就範，只好先做些安撫的工作。拍拍它的頸部，親熱一下，冷不防跳上背去，它大約很不高興，在原地轉起圈子來，後腳也跳了好幾次，不過這次已經有了準備，沒有被它摔下來。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們向營長借了九匹馬，預備到桂林城裏去。同去的有營裏的一位劉排長。矮矮的身材，人非常豪爽，特別喜歡朋友。恐怕我騎不慣長途，讓給他自己一匹高高的灰馬，他親熱地拍着馬的頸部：

「這匹馬走得平穩，遠路騎了它最舒服。就是有些老了，上次有人借了騎進城，不知怎麼走壞了。費了好幾天功夫才蹣好了。」

他露出了一種軍人臉上難得見到的溫柔的表情。用手梳着灰馬的紛披着的鬃毛，馬也揚了頭迎合着他的手，露出長而白的牙齒來。

「是調教慣的馬了。見了汽車也不害怕。每天三塊錢的馬乾費，草都買不到，不用說豆子了；每日我貼幾百塊錢給它買料買豆，到底吃不飽，長不

胖。」

他撫摩着露出一條條肋骨的馬的腹部，馬抬頭向空中叫了一聲，在曠野裏和着野風，悲涼得很，想到舊詩裏提到的馬，畫裏面的馬。只有這種瘦骨嶙峋的馬才是可以「托死生」的朋友。目前也還不是騎了金絲馬絡白玉馬鞍肥肥的白馬遊春的時候。

從李家邨到桂林城大約有三十多里路。爲了不跑壞了瘦馬，和看看路邊的風景，我們走得很慢，沿路的山好像爲一個大風暴所吹，全向一個方向傾着。這時還可以看出山脈來的，漸近桂林，在將軍橋左近，可以看見近郊的一個個突起的峯巒了，聽說這都是有單獨的名字的，共有七十二個，騎馬走過山側，走過跨過小河的橋，馬蹄在石板橋上踏出得得的聲音，如果是詩人，這該是吟詩的時候了。

中午到了本姑，把馬寄放到城廂一家熟識的人家裏去，我們走到一家「



「東坡酒樓」裏去吃飯，這是一家廣東飯館，下面一層是一排排的火車座，擠滿了吃茶吃麵的人們。我們到樓上去，沿窗可以看桂林最繁華的一條街，桂林在戰後從淪陷區從香港，集中了九十萬人口，商人把這許多地方的市街形式，櫥窗陳列都帶了來。於是就有人叫它『小上海』『小香港』了。更添了熱鬧的是辛國的軍用車子，還有一些時髦的女人。疏散工作似乎只疏散了些看不出來的人口，他們的去留與這個城市並無多大關係，桂林似乎還照舊繁華，也許還更熱鬧了。

這裏的限價是很嚴厲的，我們每人要了一樣菜，堂倌已經警告說不能再添了，只好將就算數，後來才知道是可以吃完一份，算賬後再要一份的。

飯後劉排長他們有事，我們約好六點鐘在放馬的地方聚齊。我一個人去找一個朋友。因為最近隨時有到前方去的可能，帶了行李實在太不方便，想寄放到朋友家裏。C來信說他的姐姐住在鳳北路，要我去問一下。我很喜歡

這個路的名字，雖然不知道它的來源，不過感情上很親近，十幾年前在北方買到一部初印的「四印齋所刻詞」的零本，書皮上有很清秀的小楷寫着「辛未早秋得於鳳城幼遐侍御持贈」，這鳳城當然指的是北京，幼遐侍御即是臨桂王半塘先生，這本小書我非常喜歡，在這個陰天的桂林城中閒步，使我想起那一段溫馨的學校生活，重回到北宋詞人的夢影一般的境界裏去。雖然我並無意去翻書店裏的桂林導遊，尋找半塘詞人的故居。

走到鳳北路，却找不到要找的人，悵悵地走回來。穿進一個狹狹的巷子裏，巷子盡頭是一個好像公園似的後門，門口有衛兵站着，我恍然這大概是那有名的獨秀峯了。和五百年前徐霞客有同樣的感慨，不能進去看，只能站在門口看這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奇特的峯巒，這正像是放在小盆裏的一塊小石子石，在一條羊腸似的小路圈着繞上去。山上有些小小的廟宇，我可以看見山下的一間亭子裏有一塊寫着「天下第一泉」的石碑。

走出巷子還回到正路上來，我看了幾家舊書店，有一家叫「二酉書店」。走進去看看舊書並不多，也沒有什麼可觀的本子，倒是出租小說佔了一大部份，比起北平玻璃廠的那家自然相差得多了，不過在這日暮的危城裏躡進了這麼一家書店，也就夠使人惆悵了。

住在鄉下，唯一的好處是不用花錢。其實那時我也沒有什麼錢可花了。離開昆明以前，正是發薪後的一星期，我已經用掉了全部的三分之二，到全縣去了一個月，到現在是已經兩個多月了，沒有再拿到一塊錢的薪水。寫幾封信，洗洗衣服都還是向張通融。所以每逢有進城的車子，而問我要不要去玩時，總是回絕了的。

「好孩子咧！」R上尉喜歡開一下玩笑。

「我們去吃茶去！」我和張不甘示弱，表示我們自有清高的消遣。他擠擠眼。

「是有約會罷！」他們是很喜歡聯想到女人身上去的。這時我們就不置可否地一笑了之。過河到一條小街上去了。

這是一條鄉村型式的小街。疏散以來，冷落得多了。可是也還有七八家茶館，十幾家飯館。據朋友說這里的一家茶館裏有一個女孩子，他們常來吃茶看看她，算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現在是風去樓空了，在那家茶館門口過時，看他指點流連的樣子，頗令人悵然。

我們去的一家茶館是湖南人開的。湘戰開始以來他們逃難來桂，就開一家茶館算是臨時的職業。一位老先生一天到晚躺在一張竹椅子上，看一本線裝石印的小說，賣茶的事是由他的兩個女兒經手的。大的一個也不過才十二三歲，穿了一身黑布的短衣服，赤了腳穿着木板拖鞋，臉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第一次她像貴客似的給端了四碟零吃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還有兩碟糖。另外泡了兩碗茶。我們是不吃糖的，所以後來看見我們走進去，她就只

泡兩碗茶端一碟瓜子上來，好像是已經成了定例的了。

我和張說：

『這就是我們的女朋友，每天來看她一次。』

坐下來以後就找她借一張大公報和兩把扇子。從報上可以看到前綫的消息。這時衡陽圍城已經快一月了。我們的增援部隊在二塘三塘一帶。有一次看見援軍與守軍攜手喜極泣下的消息，心裏十分激動。

又從報上看見美國女明星來勞軍的記載。

昨天晚上幾乎所有的官長和士兵全去看表演了。只有老上校不去，我問他爲什麼不去看。

『這些事還是讓孩子們去罷！』他搖搖他的一頭白髮，眯着眼睛。

後來聽他們說安秀麗丹已經老得可以，可是還表演那一套大腿之類的玩意。我想他們要派女人到幾萬里外面來慰勞，究竟是值得佩服的事。我們的

女明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張笑笑說。

「大概她們還不知道我們在那兒罷！現在只希望能發下薪水來就好。」  
前兩天到桂林辦事處去了一次。據說名冊上並無我們的名字，所以不能發錢。我想我們的名字大概還在昆明，他們大概也還不知道我們現在什麼地方。

×××軍奉命增援衡陽前方。這命令來得極突然。張因為就要在後天出發，一切軍情又都需要接洽辦理，分不出身來，所以就將幾件行李交我給他送到朋友處暫存。我同老上校講好，明天早晨搭他的車給張連行李進城，順便晚上給他在城裏餞行。

這兩天正在下雨。早晨，雨中乘車進城。先到二塘機場的軍郵局去。

車子在跑道上跑，時時濺起一陣小水花，擋風玻璃上打滿了雨滴。朦朧裏望出去，機場四周的山都是暗灰灰的，灰白的雲層罩在山腰上。跑道上的

士都變成赤紅色，遠遠接近地平面處好像有白色水蒸汽在浮出來。掩蔽部裏的中型轟炸機的機身洗得乾乾淨淨的，發出銀白色的光彩來，遠遠正有五六架C-47在起飛，在細雨的帷幕中，機身好像更緩慢地昇上去，發出更沉重的聲音，鑽進暗灰色的雲層裏去了。

雨越來越大，帆布的車篷已經沒有用處。斜斜的雨脚打在身上，打濕了雨衣，鋼盔。車子駛出去，在沿山的石子路上走，在用木板搭起來的危橋上通過，看看隱在一片竹林裏面的 *sons*，好像是罩在碧紗櫥裏面。遠遠的水田裏，有兩三隻白鷺飛起來，斜斜的翼子，在陣雨中掠過。車子經過美軍檢查站，站裏有兩位女客，看見我的車子，就走出木房子來。

憲兵拿了檢查單敬禮。

『C上校，東南幹訓團，到城裏去』。老上校告訴他，又看看那兩位女客，『你們還有女客要進城麼？』

『Yes, Sir.』憲兵敬禮。

讓她們坐在後面來。從那塗了紅紅的胭脂的臉龐，蓬鬆的鬢角，腫腫的眼泡，可以看出她們的職業來。她們喜歡地跨上車去露出粉紅色的廉價麻紗長襪來。

『抽煙！』老上校手裏拿了煙盒向後邊遞去。

『不，謝謝！』她們同聲用着奇怪的英語回答着。

車子又經過小村莊，小孩子都站在門口簷下看雨，伸出大手指來。

『頂好！』我坐在搖擺的車上，不安地想着，他們大概不會想我會在這樣的雨天還帶了女人在兜風罷！

晚上在城裏，在環湖路上的百樂門飯店給他們餞行，有R、F和我，對手方是張和T上尉，他們是由乙軍總部趕來的，明天一早就要離開桂林了。

車子停在橋邊的紅十字會，橋上人滿滿的，暗黑的湖面上，間或有幾點



微光，橋頭的飯店門口，MP的漆了白奶油色的鋼盔在明亮的電燈光下面移動，這裡有那麼多的女人，穿了藍布旗袍的，穿了黑色香雲紗旗袍的，還有穿着西裝的。臉上也塗着各樣的胭脂，紅，黃，還有在路燈下面發着淺藍的神祕的顏色，香煙的味道，酒的味道，尖尖的笑聲，噤聲，和嘴唇接觸後輕微的響聲。吉普旁邊。1/2噸的車座上，都有擁抱着的一對。我從車旁邊走過，看見一個身子從另一的懷裏掙了出來，她拚命地吸了一口香煙，十分不習慣的繃緊了眉頭，猛然一個照面，我看見那好像塗滿了白色的假面上有兩朵高高的紅點子，兩個深陷下去的黑眼圈裏是疲倦的快要熄滅了的光。我心裏冷了一下。

我們走進環湖路上十幾家飯館咖啡館中最大的一家——百樂門飯店。

門口有一盞亮亮的盒燈，上面寫着飯店的名字。掛着『歡迎盟軍』的招牌，也有兩個美國憲兵在站着。兩扇自動開關的玻璃門，上面是五彩的花玻

璃。推門進去，裏面的電燈雪亮。一個廳子裏有十幾張圓桌，都已經坐滿了人。穿了黑拷綢短衫褲的老板，摸了他的胖胖的大肚子招待我們到一個角落裏的桌子上坐下，他似乎與R他們都已經是老朋友了。招呼着要了酒菜，有紅葡萄酒，杜松子酒和盛在洋瓶子裏的竹葉青。招待所裏的洋葱是不常見的，現在他們每人都要了洋葱放在前面。R在杯子裏放了一半葡萄酒又對上了黃酒，大口地喝着，好像特別喜歡中國的『紹興』而只可惜太淡了的神氣。

我仔細看了下屋裏面的風景。

臨窗處有一張桌子，旁邊圍了七八個女人，每人面前有一杯冷開水。她們有的在抽着烟！高興地談笑，有的好像有着無限的憂愁，沉默地坐着不動。一個穿了寒儉的白底小碎花布旗袍的女人，臉上塗着不十分合適的脂粉，還是掩飾不了一點點的雀斑，她帶了畏懼的眼光，向廳子中間的檯子上不時的溜一眼，好像是在找尋什麼，可又怕被人發現的樣子。看了一些別的

女人作出來的親暱的樣子和大聲的笑，她似乎有些不安，攏了攏髮，拿起了她的白色的手提包，拉了旁邊的一個穿黑拷綢旗袍的女人出去了。

在這一羣裏有一個特異的人物。她是一個三十幾歲的胖胖老板娘型的婦人。她穿了一件黑色的旗袍，短袖齊了腕部。好像久歷風塵的老江湖，看了旁邊的年青的一個個被人帶走，就作出一種不屑的表情來把嘴角一叉，左腿翹起，慢慢地燃起一根香煙來，桌上的人事常常變動，只有她一直坐在那裏，只是對新來的人懶懶地說一兩句話，抑鬱得很。

有的還很年青，恐怕只有十五六歲。動作還生疏的很，似乎以前的生活環境，並不與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相合。有的應酬功夫比較純熟，朋友也多，一會就出去了好幾次，好像特別爲這事高興，不時拿了小鏡盒在慘白臉上塗了兩下紅紅的顏色上去。

門開了，有一個女人站在那裏了，怯怯的樣子，旗袍還是現改的，高跟

鞋似乎容易使她站不穩，茫然地望着。看樣子該是個有家庭有兒子的母親。那個穿了黑旗袍的胖胖的女人用不屑的眼光看了她一下，對旁邊的人低低地說了幾句什麼，好像是說：

「像她這樣，也要來做生意！」

一會，牆角是一張桌子上的一个女人發現了她，跑過來，一把拖了她去。穿黑拷綢的老板扶了桌邊問我說。

「儂先生看這女人，長沙失守逃到桂林，一家大小十幾口，沒辦法，前天才到此地來。的的括括「人家人」。阿作孽相！」

從他的嘆息聲中。我好像讀完了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敢再跟了看那個女人跑到牆角的檯子上坐下來以後的樣子，她大概總還要陪人家笑的罷，陪人家吃酒，抽煙，……也許她這時正想着在什麼旅館的小房間的母親，孩子，……我不敢想下去。

這時，R他們正在談論着一個女人。他們叫她『百樂門皇后』。

這是一個廿多歲穿了淺藍色旗袍，眼睛黑黑大大，有着長長的睫毛的女人，看樣子她真是忙得很。一屋子十幾張檯面她幾乎都認識，應酬的本領很好，一面陪了人談話，眼睛却向另外的檯子上的朋友打招呼，她在每一張檯子上沒有停留過十分鐘，看起來却好像每一個都是她的極親密的朋友。她面前放了一隻高腳杯，裏面是淺黃色的液體，她只用紅紅的嘴唇碰一下就算了。

『這班空軍的傢伙，把女人全搶去了，他們不是在用錢，簡直是把錢扔了出去的』。R說得有點憤憤了。他們都對空軍不滿，因為空軍比他們鬧氣得多，我記起一天晚上他告訴我他們為什麼鬧氣的原因。我也記起了在全縣車站上看見零陵撤退下來的空軍的車箱里坐在發動機蓋上的那個女人。

甜酒的力量不小，這整個廳子坐着的每一個人似乎都為它的緣故興奮

着。談話聲笑聲混在一起，這個小天地裏面是熱鬧的。不過也還是有例外。在廳子中間的一個小圓檯子上。坐着兩個女人。一個年紀老些的大概是母親（？）年青的一個只有二十歲左右，穿了淺紫色的紗旗袍，有着秀美而豐腴的面龐，黑黑高高的鬢髮。正像一個中上家庭裏的主婦。她們正靜靜地在那裏吃着咖啡。沉默地坐着，與整個的廳子裏的氣氛似乎不大相合，好像一片雜亂的色彩中會有着有一點淡雅的素色。

她們坐在那裏大概有十分鐘沒有人來打攪。年青女人的美麗的莊嚴的態度使我弄不清楚她們的身份。好像是等着什麼人。可是又並不急急，看她們的態度是閒閒的。

這安靜最後終於為一個空軍的上尉給打破了。他從隔壁的桌子上走過來，在年青的女人耳邊輕輕的說了些什麼，她最初只是保持着沉默，並沒有回話，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從她的手勢中看來好像是她要求和她女兒在一起，而

那個上尉却只希望一個人過去。交涉延續了三四分鐘，他失望地回去了。

隔了五分鐘，他們又在談話了，這次終於沒有給他失望，年老的女人站起來。他代付了賬後，穿紫紗旗袍的女人慢慢地坐過去了。老女人走出門外的時候還做了一個眼色給她。

我們吃完了飯，大家走出去。在街上隨便的走着，R他們要到一家戲院看戲，我一個人陪張在街上閒踱。這時桂林正是熱鬧的時候，飯館裏滿座，拍賣行裏也擁擠着買湘繡玉器的盟國軍人，一月前的緊張情形已經沒有，疏散也暫時緩行了。

在黑暗中，街角裏，張爲一個人所拉住。他在黑影裏發出吃吃的笑聲來。這是一個小小的個子，兩隻小小的眼睛好像魚眼睛一樣在轉動，尖尖的下巴，半禿的光頭，手裏拿着他的鑲了紅邊的帽子。笑着。

『你找到了你的女朋友嗎？』他問張。

『沒有，你呢？』張回問，『這是西哥吾上士，』張以爲我不認識，爲我介紹了。

我們本來是認識的。不過不在一起工作，不太熟而已。這是一個孤獨的『老軍人』，他是和其他的士兵分開來住的，他們也都不喜歡他，他倒常常找中國朋友去吃酒。吃起酒來話非常多，我已經聽他講過不少的故事了。在戰前他曾駐紮在上海天津北平，本來已經昇到特級上士了，不過一次因爲醉酒降了級，自此就沒有再升上去。所以滿腹牢騷，吃酒吃得更多了。

他也還未結婚。

昨天到他房裏去了一下，一個人佔了空落落一大間房子，他在收拾行裝。因爲他是要與×上尉和張一同出發的。

我約他到親愛社去喝點酒，他答應了。說一會才去，從箱子裏拿出一把放在皮袋子裏的『緬刀』來。



『這是政府發給的，又笨又大，我要它沒用，送給你吧。』

『帶着罷。可以殺兩個日本鬼子。』

『我還有一把小的』他颯地一下從旅行袋裏抽出另外一支自己買的。果然輕便多了，他映着他的小眼睛露出得意的眼色來。

昨天晚上他喝得很少，因為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一同走着，走到停車的地方去，黑暗中排了十幾部車子。他劃亮了火柴看車子號碼，後來找到了，我們都坐上去。M·P·的白帽子出現了。用手電筒照着。

『忙不忙。我們是到總部去的』。他笑笑招呼。等M·P·走過去，輕輕地向張說。

『你給我買一瓶酒如何，這兒是錢』。因為如果他拿了酒瓶從飯店裏走出來的話，大概是不大方便的。

張給他買來了。他開了蓋，讓我們。

「來點罷，甜酒，甜酒是好東西呢。」小小的眼睛眇眇地，嘻嘻地笑起來。

「找到你的女朋友了罷，」我問他。

「當然，當然，她總是等着我的。每次進城我一找就找到了。」

「漂亮不漂亮？」

「嘔，她是個好看的女孩子，好女孩子。」他點了點頭，好像作夢似地說着。其實他的女朋友我曾看見過的。快三十了，簡直夠不上談到好看。

「我每星期進城去看她一次，給她些錢。今天我跟她說，我快要走了，她說：「你爲什麼要走呢？」我說：「上前線，殺日本鬼子！」她哭了。我留下四百塊錢就出來了，她死也不肯要，她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有母親，還有妹妹。嘍，她是一個好女孩子。」好像有着無限的憂鬱似地輕輕地說着，

兩眼看了橋頭星星的燈火，他舉起了酒瓶又喝了一口。

後來我們又談了許多閒話，話題慢慢轉到中國事物方面來了。他的話裏一面是同情中國的。我們談到了幣值的暴跌，他說：

「戰時喲。那一個國家戰時沒有一點點通貨膨脹呢？十年前我在天津，晚上出去吃酒，回來時叫「膠皮——美國營房！」到地方，我給他三毛錢。

他說，「媽拉個。」」

他似乎因為能運用純熟的中國話而高興。尤其是末後一句，好像是一種表示親善的招呼一樣。我們都笑了，他又接下去。

「有好些美國兵只看見了昆明，桂林。我跟他們說，「這些不過是小城罷了。你們看看天津，北平，上海，那些大街，屋子，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呢。」就是在美國也找不出幾個城能像上海的。美國也有醜得要命的城，他們看見街上買豆漿的，都繃了眉頭看著，我就吃給他們看，不錯，不是到現

「我還活着嗎！」

他好像勝利似地笑了。我最初聽他說美國也有髒地方，以為他是在應酬我們，後來聽出他是在說真話，想說兩句話，却找不出話來說，我看着夜幕里的桂林，那些商人，那些女人，和那些雖然不乾淨可是可愛的街，我的眼睛潮濕了，我只轉轉地對張說：

「這個好人，難得。」他却還是繼續着他的談話，一瓶葡萄酒又快空了，這時他不得不揚起頭來喝了。

「酒是好東西，」他搖了搖幾乎空了的酒瓶。

「有「警報」I Go No「警報」，no go-」『警報』是他們叫酒的俚語，我不知道原意的出典，不過我總覺得這俚語頗好。他用了「洋涇浜」高興地講。好像一個將軍宣佈他的戰略。

張告訴我，他已經打聽李家坪有沒有「警報」，並且已經給了他滿意的

保證了。

後來R上尉他們來了，我們就分了手，分坐了兩部車子回去。車子慢慢動了，經過橋，漸漸離了佈滿了華燈的桂林，投入了黑暗的原野。我揮手向他們說。

『GOOD LUCK !』

黑暗中車子搖擺得很，我閉了眼睛，想起了許多事。想起Y說的話，『我還要愛許多人』，我要哭了。

## 貴陽雜記

### 一

三十四年七月來貴陽。住了兩月，等到原子炸彈落下，日本投降，工作告一段落，匆匆又回到昆明。這兩月中間，實在沒有什麼閒空，可以游賞。住所城裏，作事的地方則在城南五里的圖雲關上。每天乘車來往四次，經過城裏最熱鬧的大街，轉出南門，經過一條「油榨街」，車子就上山了，山路之陡與壞，實在可以說是練習開車技術的好地方。經過的地方有一座白石牌坊，刻「萬里封侯」四字，頗可喜，比較那一座座的節孝牌坊有趣得多了。也曾停車下視，却看不出是怎麼回事，後來翻書，在包家吉「黔遊日記」上

看到是爲果勇候楊芳所建，芳字誠邨，松桃廳人，道光八年以生擒回會張格爾封二等果勇候。

圖雲關本名圖霄關。「黔囊」云：『關高距山巔，有茶亭使館，可以迎星華之使。』這是入貴陽的最末一站，是省南驛路的開始，過去的欽使大官，大抵都要在這裏受督撫的迎接。現在當然已經沒有這種盛況了。一座檢查站，也已經荒涼不堪，聽司機們談到過去的檢查之嚴與種種小故事，不禁令人感慨系之。現在則有一條新路，所以已經沒有什麼運檢隊經過此間了。

我們作事的地方還在關上二、三里許。草草開闢，在山地上搭了幾座帳篷，坐在裏面，可以看下面的羣山。如果說貴州是山之國，從這裏大概可以得到一個概念，這決非江南的山水，也不是滇西的那一片窮山惡水。這裏祇不過是一個圍在各種型式的大小山巒中的一塊地方，沒有一條河流，坐在帳篷裏，遠望那一系列山屏風，實在是一種樂趣。貴陽的天氣是多陰雨的。不過有時也有陽

光出現，因此這一帶山屏風也好像背後有着多少光彩的變化。山峯由極深的碧螺色變到極鮮嫩的淺黃色都不過是霎時間事。有時風雨驟至，羣山又沒在烟霧裏去了。舊時看米友仁「雲山得意」圖，覺得不過是畫家心裏的玄想，現在可以了解他爲什麼用潑墨的筆法了。想起不知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付對聯：

「畫中詩酒楊龍友」

烟外雲山米虎兒」

覺得真巧，因爲楊文驄也是貴陽人，而我也頗有興緻來談一談這位「桃花扇」裏的人物。



貴陽有幾家圖書館，聽朋友說以前頗不錯。在科學館的一家現在已經借給盟軍作爲招待所了，無從人觀。不過在民衆教育館附近還有一家，離我的住所不遠。慢步十分鐘可到。無事時去翻翻書聊以消遣。藏書貧薄，只有幾冊黔南叢書尙可讀。地方不錯，房間頗乾淨，窗外有幾棵大樹，正好那幾天是難得的好天氣，太陽從窗子裏照進來，頗有讀書之樂。無意中翻到一冊「貴州文獻彙刊」，是幾位貴州名人所辦的。其中有五四時代在北平教育界有名的任可澄，其事蹟見於魯迅初期的雜文集中，所以我稍稍知道。集刊中主要的在介紹貴州先賢事蹟，文物，風景，每冊前面還有幾張圖畫。這裏就有楊龍友的遺墨。彙刊第四期中有楊恩元的「明代黔賢述略」，有楊文聰一章，而不及馬士英，後來查貴陽府志（道光庚戌刊），楊在「耆舊傳」中，馬的事蹟則只有到明史姦臣傳裏去找了。這事頗使我覺得有趣。馬瑤草與阮鬚子齊名，南明一朝，也曾一時炙手可熱，不幸後來攪亡了國，落荒而走，到

處都拒而不納，稱爲「逆輔」，想逃到杭州而杭人不納，還勞王思任老先生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信去痛罵一番，說「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可謂狼狽已極了。其實如果照曹孟德的說法，馬雖非治世之能臣，却是常亂世之奸雄而無愧，在志書裏佔一席之地，該是頗爲應當的。這裏編書的人却勢利得頗愚笨，避而不說又那裏是什麼好辦法，在野史裏翻翻，馬士英的別號大抵是稱做「貴陽」的，和「合肥」「項城」之類一樣。即在楊文聰傳末，也還留下了一條尾巴，「乃龍友之賢而以姻婭之故，卒爲世所指摘，世亦好爲苛論也哉。」現在想談談楊龍友的事，頭緒紛繁，不易下手，還是從那本與他發生過頗美麗的關係的「桃花扇」來看，比較好些。

楊最初出場在「傳歌」一場：

「三山景色供圖畫，六代風流入品題。下官楊文聰，表字龍友，乙榜縣令，罷職閒居。這秦淮名妓李貞麗，是俺舊好。趁此春光，訪他閒話。」

來此已是，不免逕入。……」

楊卽如此的走入媚香樓中，時當崇禎癸未仲春。依桃花扇所寫楊是一位標準的幫閒濫客，所謂「畫中詩酒楊龍友」也。傳云：「文聰幼從（父）師孔游宦浙江，師事昆陵鄒嘉生，工書畫，能詩文。與夏允彝諸人結社江寧，爲一時名流所賞。」當他官江寧知縣時，「家蓄有虜頭杯，嘗持出宴客。又喜談兵，時人以風流慷慨目之。」又說他「好交游，有俠氣，能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他的作風，與當時的一般名士如金陵四公子之流實在並無不同。他是故家子弟，父親曾做過雲南提學浙江參政，自己也是經過正途考試出身的。文酒風流，還喜歡談談兵，楊恩元說他官松江華亭縣教諭時，「推獎士類，作養賢堂，招諸生習藝論文其中，有貧而好學者輒傾囊餼給。以世難方殷，乘騎出郊率諸生擊劍校射，務爲有用實學。縣西有盜起，曾率衆禦却之。」他也曾入社，與作「幸存錄」的夏允彝來往。是標準的一個清流。

這時他大抵和馬士英的關係並不深，而且與秦淮四公子比起來，還算是前輩。他的舊好李貞麗卽是李香君的假母，照桃花扇所寫，當時貞麗已經是半老徐娘了。當侯方域冒辟疆輩在秦淮作文酒之會時，文驄已經做過江寧知縣，爲御史詹北恆所劾，罷職閒居了。雖然他是馬士英的姻婭，然而兩人宦處不同，似乎並沒有太深的關係。

等到甲申變起，迎立福王時，馬士英運用當時的局勢，以迎立固位。楊文驄才利用姻婭的關係，取得兵部主事的地位。照中國傳統的作法，這無寧是當然的事。不過也就因爲他的改變作風，弄得不齒於清流。龍友與馬阮結納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南都迎立的第一件大事，照古藏史臣黃宗羲的「弘光實錄抄」所記，是這樣的。

當時史可法主張迎立潞王，而斥福王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未定，而逆案阮太鉞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

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於已而後可以爲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卽填寫迎之，文聰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說福王也。文聰入見，啟以上英援立之議。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盛，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真。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

這事寫得極詼詼，如此祕事，外面的人如何能知。然而當時一般清流的議論，也大概可以看出。楊龍友的身份寫得如此不堪。我疑心桃花扇寫香君却歛，多少是受了這傳說的影響的。

「却歛」一齣，寫文驄爲阮髯奔走，藉爲香君脫藉，而求方域疏通於四公子事，這事的記載，照「明亡述略」和侯作「李姬傳」所說，都不是楊龍友的首尾，而是一個王將軍。朝宗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云：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必喜而

諛僕貫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妓，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訴，願更以達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瀚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求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

看這信的語氣，雖然委婉，然而也的確諷刺得頗厲害。方域去金陵，留書給阮大鍼，出一口烏氣。十足的表現少年公子的作風。當時，風聲頗緊，陳貞慧已經下獄。侯遂不得不渡江而依翻山鷄高傑去了。照侯生與阮光祿書所說：「……昨夜方寢，而楊令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慙尙書

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

好像這事與楊又不無關係。到底是楊爲了私交，密告讓侯逃走，還是因納交不許，驅之出都以洩憤呢？都有點像。尤其是侯在與阮光祿書中提楊龍友，不像道義上應當保持祕密的樣子。

我想却歛之事雖未必有，而在龍友與社人的關係上言，也當以他的奔走其間爲合理，至少在幕後畫策，他應當是與聞了的。

「續幸存錄」記阮大鍼的故事有這麼一段：「阮圓海督帥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以爲梨園裝束。」後面加案語說：「大兵大禮皆倡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

太臣巡江，也還要做梨園裝束，拿出詠懷堂上拍紅牙歌板的架子來。如果說南明是一個「戲曲時代」，如夏元淳所罵，似乎也不無道理。這時監軍京口的大員，實際負防江責任的人，也逃不出「文酒風流」的人物。就正是

楊龍友。

文驄傳記防江事云：「及大清兵臨江，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編大筏置鐙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砲石，以爲克敵也，日奏捷。」

看了這一段很容易想起甲午吳大澂監軍的故事。中國士大夫好談兵，已經算是一種習慣，等到真正臨陣，不免都有些像演戲，能得圓滿收場如謝安的例子究竟不太多；末流如葉名琛，可以算作代表了。這裏楊龍友的作風，雖然沒有紀載，大略也可以想像得之。江上是如此，朝中怎樣呢？「明季南略」說：

「四月廿七日，己卯，龍潭驛探馬至，報清兵編木爲筏，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梁。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四筏，疑



清兵，因架炮於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頽城大半梁，連發三炮，江筏俱粉碎云。士英將前報二人緝打，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這記載可以看作本傳的註解。馬士英發黔軍六百去龍友軍中。龍友更作如此的捷報，馬則重賞楊使而杖前報二人，鄉里戚誼的關係是非常的明顯了。從此以後，警報寂然，朝中又是一片「承平」的氣象，福王傳旨召乞兒捕蝦蟆作房中藥，士英則大門蟋蟀，和平山堂裏的賈相公如出一轍。老百姓編爲一聯曰：「蝦蟆天子，蟋蟀相公。」

『丁亥，有一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第，午刻，士英入見，傳令各門下關。』這時，江上的情勢已經不對了，不過鄭鴻逵還在作生日，在京江張燈大宴，楊文驄傳曰：「初九日，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鉄騎衝之悉潰。文驄走蘇州。」這裏說得已經十分明白，桃花扇的寫法也不能算錯。不過梁任公曾爲楊鳴過不平，說：「桃花扇頗獎借龍友，

乃不錄其死節事，而誣以棄官潛逃不可解。」

其實事實非常明顯，當時的江上防務的情形，實在不像是在作戰，等到清兵一到，雖然不過數百騎，諸將就已經先後遁走，聞風而潰。楊龍友這時也顧不了馬士英，自己逃到蘇州，馬是「飾其母爲太妃，以黔兵自衛，奔廣德」的。吳梅邨集中有『讀楊文驄舊題走馬詩於郵壁，復次其韻二首，』第二首末兩句云：『軍書已報韓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也說他是逃走了的。文驄逃到蘇州以後，清軍曾派鴻臚丞黃家鼐去安撫，却被楊襲而殺之。又走到處州。這時唐王已經自立於福州，文驄本來和他是有關係的。本傳記：

『初唐王在鎮江時與文驄交好，至是文驄遣使奉表稱賀，鴻臚又數薦之，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

南都覆後，一般人都想法另尋出路，馬士英的運氣比不上楊龍友，到處

碰壁，到杭州，杭人不納；以後就又東奔西走，方國安，朱大典也都加以驅逐，聽說唐王擁立，也想進來，他和平彝侯鄭芝龍交情不惡，鄭以其「不卽降清，而亟亟求太祖子孫立之」的「一念可嘉」，在朝中給他製造空氣，不過究竟爲一般人所痛恨，禮部尙書黃錦，太常寺卿曹學儉都如是主張，定馬士英爲罪輔，逆輔。於是這一條路也斷了。不過因爲他是黔人的關係，「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要他收拾舊日與他有關係的江右的馬兵象兵，湖東的惠登相，金聲桓。圖功自贖。馬士英於是就流落在浙東一帶，攜家眷匿嵯縣大巖山中，後來又到四明山的金鐘寺做了和尚，究竟俗緣未斷，北兵一至，就又出降了。還輕騎招降了方國安，方元科。從此連這「一念可嘉」也沒有了。

楊文驄今後的事蹟則多少見於「思文大紀」中。

卷三，弘光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條云：「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禮部鑄關

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驄父子。楊文驄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鼎卿文曰，「協復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

楊文驄的欽令官銜足足有四十七個字，可謂異數矣，同時還有一道勅諭。

「爾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面識，數月以來，頓成奇變，朕在嘉興，聞爾在蘇殺寇於羣心潰散之時，朕曾歎賞，不負識監。靖虜奉朕，間關至閩，監國發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恥，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勛鴻遠，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弭未萌之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慰。業即欽授爾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鼎卿亦進官銜。今覽奏賀，並詳敘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即朕之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勛輔，先清浙東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若

早見孝陵，定許破格酬報。」

這篇勸諭述楊與隆武的關係頗詳盡，給他以任務是收復南京，鄭鴻逵仍舊還是「助輔」，試與南都的迎立比較來看，情形本無兩樣，不過是又重新玩了一套擁立的把戲而已。馬士英因為實在不像話，不能進來，不然還不是「助輔」。思文大紀裏陸續還有些紀事。

隆武二年四月，勅諭營吏部：「朕念遠臣間關可憫，楊文驄素負清名，可擢爲兵科給事中。」又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鼎卿捍寇用，毋得目擊坐視，以誤軍機。」

上喜左都督楊鼎卿固却魯藩令印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魯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從這裏又可以看出當時爭立的一點線索來，大家都要拉攏有槍桿的朋友，謀恢復不過是第二義，最重要的是先想法自立了再說，能夠捧到一個太祖子

孫的，就算有了資本，可以開起張來了。楊氏父子是已經捧定了唐藩的，不過到底「人言可畏」，於是四月復有勅諭楊文驄曰：

「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京覆陷，凡爲太祖親孫，有能攘肩先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於先後，名分尤不在於叔侄。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爲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爲孝，後立以壞祖宗爲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佞舌可以顛倒？楊文驄受知最早，殺徽寇以明大義，勸魯藩而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函輝啟稿，不堪一笑，鬼蜮滿紙。宜清彝侯參奏以「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愛侄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尙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得覲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內部正在進行爭鬥正統問題，迎立的條件已經沒有了親疎之別，而只看

誰能捷足先登了。沒有多少時候，清兵已經迫近衢州，貴州道御史葉向口以爲言，上曰：『三衢告急，須以督撫之報爲憑。臨事末可倉皇，用心乃能共濟。勳臣劉孔昭久已勅其援衢，曾報四月朔日出師會剿，包鳳起已抵遂昌道中；楊文驄近奉開諭之命，然可遣將赴援。……』

從此以後思文大紀中就不曾有關於楊文驄重要的紀載，本傳：

『王令文驄與其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至埔城，爲追騎所獲。與監紀孫臨保不降，被戮。』

這就是一代文酒風流的楊龍友的結末。他是不降殉難的，比起馬士英來自然好得多。本傳還加了一句說，『或謂文驄之死也，其姬人芳芷勸成之云。』與龔鼎孳的故事正好對照，自然，『不可謂之不賢矣』，這也是標準的東方論事法，不管他生前的行逕如何，只要能夠臨難一死，一切也就可以寬恕了罷！

前後還有一些事，使我感到有趣，即是一些前明遺老對於馬阮的看法。這個可以舉出兩方面的代表來。

我在前面曾提起過，楊龍友和作幸存錄的夏允彝是交往頗密的，在「幸存錄」和他的兒子的「續幸存錄」中，對馬阮即頗多怨詞。他對士英的看法：「馬士英務以才望稱，其闊大不羈，或亦邊材之選，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以為弊在用之不當，其實這還應當是節操的問題而非才望的問題。「續幸存錄」中說：「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奸雄。」「南都雜志」中更說：

「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已狠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內史外馬，兩得其長，此易之泰所以



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今兩睽焉，宜其流於否也！」

這種論斷，現在看來自然不免偏激，然而却正是當時一部份清流的看法。

『續幸存錄』中對於馬士英，還有幾則說得頗寬恕：

『瑤草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興十分之八，一經誤國，萬惡皆歸。

……』

『馬本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之時，賦詩曰，蘇薰才名千古絕，陽臺歡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尙見臣之體。』

以南山集的文字獄被禍的載名世在『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中也說過：

『馬士英性本疎闊，不欲殺人。』這些人都對馬瑤草存着好感，在萬不

得已中爲他辯護，近人安順姚儷桓，曾作書引證各書，平反士英之案，可惜無從得見，他是以鄉誼爲士英辯護的。而夏氏父子與戴名世，則都以前明遺老，或死節或被禍，與馬阮別無大關繫，何以也要冒衆論而說不投時宜的話呢？

黃梨洲就罵過「幸存錄」，全謝山又跋「幸存錄」云：「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怨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也。」慈溪鄭平子曰：

「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生平習氣，未可信也。」

黃梨洲的「宏光實錄抄」序中後半：

「嗚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几何，而東南之金帛聚於士英；士英之金帛几何，而半世之恩仇張於大鉞。曾不一年，而酒色，而金帛恩仇不知

何在！論世者徒傷夫帝之父死於路而不知也，尙亦有利哉！」

對於當時的門戶之見，他深懷恐懼之心。如果說明朝亡在門戶黨爭之中，或者也不是太偏激的言論，三百年後，翻讀舊史，乃特別令人有新鮮之感。

#### 四

關於楊龍友的著作，傳說有「山水遜」四卷，「同祈送游贈言」一卷，「洵美堂集」若干卷，崇禎時有八家詩文，文驄亦其一。這些文集現在都無從得讀，聽說貴州有人搜得洵美堂集原刊本，預備刊布，現在恐怕還沒有出版。倒是阮鬚子的詠懷堂集已經由江蘇省立圖書館刊布了。如果能夠讀到，關於當時黨爭的情形，大概還可以多明白不少。

至於楊的畫，真蹟我見過一幅，是前年故宮書畫展覽中的一幅，墨竹蘭

石」。有「龍友墨戲」四字。楊是畫中九友之一，吳梅邨有「畫中九友歌」，關於龍友的是：「阿龍北固持雙矛，披圖赤壁思曹劉。酒醉洒墨橫江樓，蒜山月落空悠悠。」吳湖帆曾得畫中九友的冊頁九冊，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楊龍友一冊也曾看過，大抵如一畫展目錄」所說，「畫山水蒼老秀潤，出入於巨然惠崇，能兼倪黃之勝。」

梅邨家藏稿中還有「讀楊文驄舊題走馬詩於郵壁，復次其韻二首：

「數卷殘編兩石弓，書生搖筆壯懷空。南朝子弟誇諸將，北固軍營畏阿童。江上化龍圖割據，國中指底詫成功。可憐曹霸丹青手，銜策無人付朔風。」

「君是黃驄最少年，驕駟凋喪使人憐。當時只望勳名貴，後日誰知書畫傳。十載鹽車悲道路，一朝天馬蹴風烟。軍書已報韓擒虎，半夜新林早着鞭。」

值得感慨的是，在今天就是書畫也已經寥寥可數，其傳者亦僅矣。倒還是一部桃花扇，永遠使人懷想他那文酒風流的風度。這曾經想以勳名貴，而終於使南明倒臺的標準士大夫。

## 五

這篇筆記，是在宣威開始寫的。那時因為等車，住在湫隘的旅館里，每天只能跑到茶館裏去閒坐，無聊起來，就想整理一下在貴陽發意寫的這篇文章。後來在瀘州續寫，一直到了重慶定居下來，才有完篇的機會。今天的天氣特別好，下午去江邊徘徊了一些時，想想在貴陽時天氣也是這麼好，不過那時的生活太雜亂了，不用說執筆，就是閒躍的機會也沒有。很想訪一下楊馬的故居，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十分惆悵。在貴陽兩月的生活是可懷戀的，我去的時候，正是虎疫盛行，雖然酒館的玻璃窗內看過娃娃魚的肥肥

的身影，却終於不曾去吃過。在才升校場裏吃飽了搗糝了汽油的办塵，已來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只能洗一個澡，飯後去坐在茶館裏吃那淡而無味的茶，聽歌女的清唱，雖然只是那幾個面孔，唱的也只是那幾段借東風，南屏山。總要到十二點鐘才回去，躺在帳篷裏去聽雨，現在想想實在想不出爲什麼會那麼無聊。

山谷詞中，有一闕「醉蓬萊」，當時讀了頗喜歡，現在也就抄在下面：

「對朝雲鬢隸，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畫戟移春，靚妝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身弔影，成何歡意！

盡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州，萬重烟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十一月廿五晚，九龍坡

## 昆明雜記

### 一

兩年來來昆明四次，只第一次住了兩個多月。第二三兩次只是匆匆過身。這次因為勝利來臨，我也隨帶着光榮地失了業，拿到不算『菲薄』的遣散費，過着「寓公」的生涯，說起來應當是頗為『寫意』的了。昆明的確是好地方，如果將來發了財，頗想在這裏蓋一所房子，一年裏來住他幾個月。就像現在吧，過了雙十節，在北方，已經是相當冷的天氣了，這裏却整天有好好的太陽，從古老的柏樹枝柯裏漏下來，照在人的臉上，身上，是那樣的舒服。天空是澄藍的，時或有幾縷白雲飄過，只是還不會聽見過鴿子的唵哨

聲耳。

能夠悠閒地住在昆明，可謂有『福氣』矣。可惜，因為最近發生過一點小小的『事件』，意外地在天下太平之中，又聽了兩夜槍聲。有一次到聯大去吃東西，剛走進門口，就聽見後面的小女孩子尖聲的哭起來了。原來是不知道什麼地方來了兩顆流彈，正打中了她的屁股。我之幸而未及於『難』者，其間不過兩秒鐘，看了母親拖了血流滿身的小女兒的惶急的樣子，不禁有些憤懣。不過這憤懣很快也就消失了。因為路上不好通行，就逃到一家茅草小屋的茶館裏去避難，沉寂中忽然想起吳梅村的幾句詩來：

『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倉惶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

『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



這是悼董小宛的詩。我既無『姬人』，更沒有『鈿盒金釵』，可是奇怪地想到了這兩首詩，想起了『番山鶴』之流。也可以看出我當時『驚魂甫定』以後思想的雜亂。

『事件』究竟是小小的。兩三天後也就平定了。昆明的太陽還是那麼暖和而可愛，只是這太平還只限於城裏，聽說前兩天到重慶去的一批車子，在大板橋外面，就遇到了一批武裝的截留者。據說那行動是極爲『良善』而『合理』的，除衣物例應交出之外，每人還發給『路費』一萬元。想想如果被視爲宦囊累累告老還鄉的大老倌，而有勞『義士』們的手腳，不免滑稽。而飛機又只有關人和有辦法者才有份，於是就只有暫作『寓公』了。古來有許多不得已而作隱逸的人，我想這大概也是一個例子。

「蓮花池畔水青青，芳草依稀綠未醒。三百年前家國事，一齊都付與滄溟。」

住在西站外面，沿鐵路走不到一里路就是「蓮花池」，有一個時期每天要經過兩三次，近來昆明水漲，蓮花池也不像過去的那麼荒蕪了。一潭澄碧，池畔的一行白楊倒影在湖裏，蓮花已經沒有了，田田的荷葉還佈滿了大半池。更有一片醉蓮的小小的紫花，點綴在細碎密密的葉子中間，池旁間或有幾個洗衣服的女孩子，和包了頭布的賣菜鄉婦，把菜籃子在池裏浸一下，環境實在寂靜得很。

三百年前，一個極有聲名的女人就是投在這池子裏死去的。這是詩人吳梅村曾經為她寫過「圓圓曲」的吳三桂的侍妾，陳沅。

池畔有一塊石碑，上面刻了「比丘尼玉菴像」，是一個枯瘦的老尼，已經不是為吳君「衝冠一怒」的紅顏了。碑上還刻了一段「圓圓事略」：

「圓圓字晚芬，姓邢氏。育於陳，故從姓焉。爲吳三桂妻。吳引清入關，封平西王，將正妃位，圓圓辭不受。知吳蓄異志，請爲女道士。及吳謀反，圓圓諫不聽，遂從玉林禪師於宏覺寺祝髮爲比丘尼。名寂靜，號玉菴。清兵平滇，圓圓投蓮花池死，葬商山寺側。事載李印泉先生「陳圓圓事輯」中，余輯「晚芬錄」亦詳其事。己卯秋，村人以圓圓身爲女子，恥爲漢奸妻，是有民族意識者。爲立石像於池畔，余因書其事以告來者。俾知漢奸之不可爲而民族意識之不可或忘也。」

姚安張根

培識。」

再上去不遠就又有兩塊石碑。其一是「明永歷帝灰骨處」，另一塊也是陳圓圓的畫像，這一幅是古美人圖，比起那一幅老尼來，漂亮得多了。上面也有一段小記。「明陳圓圓梳裝臺遺址，在鐵路左側，聯大校址內。卽屹立碉堡之高阜，距此約百步耳。余恐代遠年湮，傳聞有失，因倩李君樹溥仿清

初錢舜舉宮裝圖刊立於此，以存古跡云。」

中國有一句古話，『紅顏薄命』，事實雖未必都如此，不過歷史上出名的美人却大抵遭遇不大好，那些享福作太太的又未必爲人所知道，所以這一句話，好像也是頗有根據的了。同時這裏的說法也很對，對她們多少懷有同情之意，不像那些『紅顏禍水』之類的話的渾橫。潘光旦譯龔里斯「性的道德」中有幾句話：

一個在娼業裏賣身的女子和一個在婚姻裏賣身的女子，據馬饒(Marzo)的說法，『不過在價格上和時期的久暫上有些不同罷了。』佛瑞午(Forel)也說過，『婚姻是娼業中一種比較時髦的方式，換言之，就是同是一種以金錢爲目的而舉行的性貨物的貿易，不過要比較通行罷了。』

在舊社會中，女人不過是『性的貨物』，如果要說她能有決定什麼天下安危的本領實在是過於看得高了。就是把這看作什麼的原因的，也都糊塗得

可以。陳圓圓本是姑蘇的娼女，被大官買進京去，預備獻給皇帝，皇帝不肯要，却被吳三桂看見，強娶豪奪了去。流寇陷京師，又落入李自成手中，後來又被奪回，東奔東跑，來到雲南，居然要正妃位了。後來做了女道士，跳下蓮花池去死了。要找出一個例子給前面的『性的道德』裏的論法作注解，還能有比這個再好的嗎？陳圓圓在三百年前的女人市場裏可以算做頭等的貨物了，轉了若干道手，終於因為受不了壓迫，遁入空門，還是不行，尋死了。對於這樣的一個女人，我是懷着頗好的感情的。如果能爲她寫一篇歷史劇，該是多麼偉大的一個詩劇呀！市場上也出現過『陳圓圓』的話劇，不過那不是我所想看的東西。吳梅村的圓圓曲，是很美麗的一篇詩史，尤其值得佩服的，是他不曾把『美人』當作『禍水』。聽說吳三桂曾賚重幣求去此詩，先生弗許。可見吳是不大喜歡這篇詩的。

寫劇本無此本領，只能翻翻野史，在腦子裏畫些場面。陸次雲有一篇圓

圓傳，說前半部的故事頗完整，不過入演以後的事不大詳細。

陳圓圓本來是姓邢的。鈕玉樵「觚賸」說：

「圓圓之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

錢湘靈說「本常州奔牛鎮人。」「鹿樵紀聞」西平乞師一條：

「初上寵田妃，妃沒，上念之不置。戚田畹馳遇欲娛上意，遊吳門，出千金市歌姬陳圓，顧壽，將以進御。上知爲青樓婦，却之。」

田畹進上不要以後，陳即留在田府中。當時吳三桂是平西伯，都指揮司，是握有重兵的軍閥。流寇大起，田畹想結納三桂，一日，請他來吃飯，三桂却故意推却，「吳故却也，強而後可。至則戎服臨筵，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酒甫行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澹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陸傳）

這是很動人的一幕高潮，是很好的戲劇場面。吳梅村詩：

「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

這一件交易很圓滿，吳三桂答應如果流寇犯京師，別的不敢說，田家的安全都包在他的身上。從此陳就歸入吳府了。

流寇陷京師時，三桂正在寧遠奉詔歸來，才走到沙河，就聽到了壞消息。

陳維崧「婦人集」說『圓圓字畹芬，李自成之亂，爲賊將劉宗敏所得。』  
「鹿樵紀聞」亦如此說：

「賊據京師，劉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譽二姬色之都技之絕者，宗敏於是繫囊索圓。」

不過也有說是爲李自成所得的，如「甲申傳信錄」。

自成索得圓圓以後，聽說會有這樣一樁故事。不過記不起是在那裏看見過的了。

李自成聽說圓圓善歌舞，請他表演，陳加意的唱了一曲，李却大呼不好，因為他是陝西米脂人，聽不懂吳儂軟語的。後來到底改了秦腔，才拍案大樂。這一段如果寫入戲中，一定是非常出色的。

李自成藉了吳勳一家，還使他作書招降三桂。同時以銀四萬兩犒賞其軍，這時三桂本來有受命之意了。後來却終於乞了清兵入關攻李，其原因都認為是爲了陳圓圓。只有夏允彝的「幸存錄」爲吳氏開脫。

『三桂卽大壽甥也。其父吳勳向爲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東夷而東夷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



這是很特別的論法，因為當時一般人和後來的史家都知道吳的乞師東夷完全是爲了陳沅。關於這事記者頗多，要以「甲申傳信錄」所記最爲生動：

「三桂姜圓圓，絕世所希，自成知之，索於勦，且藉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勦從命，闖旋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大喜，忻然受命，入山海關而納款焉。行已入關矣，吳勦妾某氏，素通家人某。闖藉其家，家人卽挈妾逃，倉皇出都。行數日。竟不暇計南北也。二人猝遇三桂，計無出。詐曰告變。三桂問曰，吾家無恙乎？曰闖藉之矣。吾父無恙乎？曰闖藉之家並拘執矣。三桂沉吟久之。厲聲問曰，我那人亦無恙？指圓圓也。曰賊奪之。於是三桂大怒，瞋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顏面？勒馬出關，決意致死於賊。」

這寫得極爲生動，能傳出吳的性格，使人如見當日衝冠一怒的情景。京戲中有「請清兵」，大概是用這一幕作主題的。未曾看過，不知到底如何。

關於三桂的請濤師入關，雖然有夏允彝的一種說法，不過一般人都認爲不然，這雖然有點傳奇化，然而這事實似乎已爲當時人們所公認，吳梅村圓曲有幾句「春秋筆法」的詩句：

「常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這大概就是使三桂感到厭惡而求去此詩的所在罷！

現在我來介紹編輯「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的王靈皋先生的一種說法，見該叢書第十一冊的序言中：

「假使吳三桂不投降滿州而死心塌地與李自成合作，一邊阻止清軍趁火打劫，則李自成的統治可以鞏固下去，那末，中國或許可以不久即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和階段亦可未知。吳三桂之所以投降清軍，據史家記載都說他是因爲愛姬陳沅被李自成掠了去，遂不惜開門揖盜，爲虎

作俵，實則他之投降清軍，其大前提還是新地主對於農民叛亂之不可調和的對立有以致之。但西方的革命家說，「惟有一個獸子，一個蠢物，或是一個費邊社的人才會認為克倫威爾不過是一個『個人專政者』。」吳三桂固然不能和克倫威爾相比，然而他們所做所為却都不只是個人的關係，可斷言也。」

據吳梅村圓圓曲，圓圓曾隨三桂征蜀，這時吳已經作了清兵的先鋒，頗立了不少戰功。南明也曾對他優與封典，因為這時面子還沒有弄破，清兵還算是爲明朝消滅流寇的。陳洪範與左懋第馬紹瑜奉使北行。作「北使紀略」。後來三人南歸，走到半路又被追回，左不屈死，洪範獨得南歸，他當時是把明朝的虛實完全報告了清軍的。

他們出發的時候，先帶了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算是送給清軍的禮物。又封吳三桂爲薊國公。閣議決定是要以他的「不屈膝，不辱

命，尊天朝體』爲前提的。『此由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名遂寇，不知夷踞都僭號，猖獗如此。諒難受我戎索，使臣惟有不屈其矢矣。』

明朝雖然想封吳三桂爲薊國公，吳則不肯受，大概這時已經志得意滿，不屑於南明小朝廷的封號了。

『私計吳三桂既不出拜詔，則萬金可以無與。夷見十萬外尚有餘餉，輒起攘奪。告之曰，銀一萬兩，緞二千疋，是賞吳三桂的。既到此地，你們亦去轉收付，諸夷撫掌踴躍，負馱而去。』

看樣子這一萬兩也未必能到得了吳三桂手中。

圓圓的故事，中間要跳去一大段，一直等到三桂封了王，回到昆明，『建蘇臺邸塢於滇南，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陸傳）

在昆明西站和蓮花池中間，大約有二三里路，沿鐵道走約一刻鐘的路程。鐵路北面是一片荒塚，曾經看到過明進士巡撫山西孫清愍公繼魯的墓。南面則是聯大的校舍，一座碉堡矗立在一個大大的土堆子上面，這個土堆子就是所謂陳圓圓的梳妝臺。我也只是走過時望望而已，沒有到上面去看過。這一片地方現在已經荒穢的不堪，漲水以後到處都是小池塘和野草。蓮花池側，高處有一所園子，是英國公使館的產業，我曾經走進去看過，樹木參天，野花滿地，到處都是墳墓，時常有大黑蝴蝶飛來飛去。我曾經想在這里發現陳圓圓的墓，結果是失望。石屏袁嘉穀作「滇釋」有「野園」一條：

『三桂築野園以娛老，在今北門外，梳妝台其址也。王疇五，朱筱園諸集中有詩咏之。阮賜卿隨文達來滇，作後圓圓曲，云圓圓死蓮花池，好事者爲之耳。』

這野園又名安阜園，就是在這一帶，不想三百年後，連一點遺跡也沒有

了。這裏袁君說圓圓的死在蓮花池，是好事者的說法。「觚臚」中也不會說到的她的死事過。

「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那窺其微，以齒莫請爲女道士。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藉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那之名氏，獨不見於籍。」

我曾經和一位朋友，想去尋圓圓的墳墓。沿蓮花池走上去，就是蓮花新村。想找商山寺，却已經改爲南菁學校了。走進去看看，宮室堂皇，在內地也的確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中學，除了幾顆古槐以外，全是洋灰水泥的建築。更不用說什麼圓圓的遺跡了，憶前曾見施蟄存先生題一本傳奇的一首詩：

「宮草宮花寂寞香，美人何與國存亡！商山寺下飛鴻影，猶爲將軍

舞豔陽。」

不禁有點感慨，詩尙有別人和作的兩首，想不起了，只有一句還記得，

「寂寂禪堂勝景陽。」

從學校裏出來，在街上打聽，聽一個麵館裏的老板的指示說墓是在蓮花池畔的一個礪堡左近，並沒有碑碣，「主席龍公已經籌撥款項預備給她遷墓，圖樣也都已經畫好了。」

於是就又走到蓮花池畔去。墳堆倒是有幾個，却全不像是舊塚。又向旁邊耕地的一個農夫探詢，這次所得的結果更是不佳。他說：

「圓圓的墓麼，造大學的時候，早取銷了。」

他的手就指在梳粧臺的地方。

記得還問過一個人，他說圓圓就葬在梳粧臺下面。我想她無論如何是也不會葬在那個大土堆下面的，那個像歸綏的青塚一樣的土饅頭。

在昆明想找一點吳三桂的遺跡，十分困難，我想這大概是三藩平後，曾經經過一次大的毀滅的原故。「滇釋」「吳氏遺事」一條云：

「三桂不忠不孝，洵非人也，顧鎮滇年久，事蹟不少，而談滇掌故者諱之。東華錄收其奏報差詳，然已刪節失真矣。圓通寺胡國柱碑，凡平西國柱等字，今胥擊壞。蓋康乾後朝威所懾。劉繼莊廣陽雜記記三桂宥桂林李棠之糾，且授以中書舍人，彼哉彼哉！殆僞飾哉。最次李氏家譜載李主忠洪化教讀，吳王賜匾曰木天載衆。洪化乃吳世璠年號，所謂吳王卽指世璠。」

還有那個翠湖。舊說是九龍池。我覺得它不免太荒穢了。湖面上都是碎葉子和樹枝，看起來更顯得小得可憐。近來從緬甸運回來一隻大象，放在湖中一個地方吃草，來看「異獸」的人都站在馬路邊上流連不忍卽去。看看那龐大的動物更是侷促得很。湖畔有承華圃，現在是軍校分校。「滇釋」中亦



有道及：

『湖在城內西北隅，舊甚大，吳三桂填其半，見滇雲歷年傳。殆卽講武校地。地舊名洪化府。相傳三桂填湖，卽以爲世藩府第。官吏惡其名而譁之，改爲承華圃，今又由府而校也』

在發生小小事件的那兩天，這裏的情勢也非常嚴重。有一次我從城裏回來，沿順城街走，眼看已經到了大西門，却不能過去，只能原路回去，在城裏胡亂混了一夜，真是尷尬極了。

除了這些地方以外，城裏似乎找不到別的遺跡了。聽說圓圓有衣冠塚在東門外的歸化寺。金殿也是吳三桂的遺跡。所以決定費一天的時間去看一下，因爲此次離開，短時似乎很難得有機會再來也。

一天早晨，和C君先走到東門。那裏有馬車到曇華寺去。在羅常培先生的一篇文章裏老早就已經知道了曇華寺裏的曇花和臘梅，就欣然坐上車去。

車子很快，半小時不到已經到了那一條種滿了尤加利樹的長堤。昆明城外有幾條長堤都種了這種樹，非常秀整。遠遠望去，一行青翠，襯了紅紅的土，和四周的青山，實在美麗得很。這種樹樹幹非常直，葉子頗像夾竹桃。聽說是岑毓英都瀆時所植，雖然不過幾十年，却已經綠葉成陰，給這瀆南舊城添了不少美麗。

下了馬車以後，問問人，知道曇華寺在左面村子深處，不遠就到了。遠遠望去，寺雖不大，也還乾淨。門口就懸着那王繼文寫的『龍飛鳳舞』的『曇華寺』寺額。有幾位穿軍裝的朋友站在門前，心想大概有點靠不住了。果然，這裏是航委會的什麼機關所駐，不能進去，向那位軍官問問可否通融進去看一下，他笑笑說，『沒有什麼好看』，心裏倒也平安下來。再問他歸化寺，他說是在右面的山上，現在是什麼軍法處，裏面還有幾十個犯人，大可不必去了。我却有些不甘心，坐了半天馬車，就這麼平白的回去了麼。也

許，墓是在寺外面的，於是還是走過去，走過金馬村，上坡，歸化寺是隱在一片樹林裏面的。沿了荒蕪的小路走去，到了一半光景，聽見山裏有排槍的聲音。C說還是不要去干未便了罷，就回頭慢慢走下來。這一個早晨什麼都沒有看到。

下午到金殿去。這回是從穿心鼓樓上馬車，車子不能直達，到了一個村落的地方就不去了。我們下來步行了長的一段路，慢慢荒僻起來，前面是一片荒山，路邊根本沒有什麼房子。在那一片荒山之中，很特別的有一塊林木蒼鬱的地方，看看似乎很近，走起來却久久不能到。最後終於到了河邊的一座小石橋，橋上有石坊。有一條曲折的小石子路到山上去。

滿山都是松柏樹，一片蒼翠。剛上去的地方是『一天門』。環折着上去，是『二天門』，『三天門』，地方雖然不大，不過路頗曲折，加上松樹雜生，好像頗有點邱壑的樣子。石徑非常乾淨，路邊的山神土地廟大抵都成

了士兵的行營，掛了竹簾子，有人在日光中負暄捉蝨子。樣子非常幽閒，山上風頗大，已經頗有寒意了。

走到正殿，有道士來招呼請吃茶。客堂裏掛了一幅木刻的武當山七十二峯的地圖，才明白適才曲曲折折的走的那些路原來是仿照了武當山的樣子造成的。

小小的院子，地上鋪了青石，那座「金殿」，其實是銅造的。雖然不大，却頗精緻，下面的石基甬路，雕得非常細緻。道士開了門，走進去，裏面是道教祖師的神像，和吳三桂並沒有什麼關係。我想吳也不會呆得跑到離城那麼遠的地方造一座銅的宮殿來住的。

向小道士打聽吳三桂的刀劍，不料却引起了他的反感，很不愉快的回答，「那是祖師爺的刀劍，不是什麼吳三桂的。」我也想到自己的確有些冒失，就隨了他去看祖師爺的刀劍去。這在殿旁的一個碑亭裏，一把劍，大約

有六七尺長，全用青銅鑄成，好像是鑄成一塊，並不能抽出來用的。那把刀却是木柄，鋼刀。兩件東西似乎並非同時所造，如果說吳三桂用過那柄刀，倒還可以相信，那把劍是無論如何也使不動的。

一塊碑上記了關於這道觀的歷史。

「……又俗名鸚鵡山。前明萬歷壬寅年道士徐正元叩請雲南巡撫軍門陳公用賓，會同黔國公木公昌祚右都督沐公叡御史劉公會於此山之顛，仿照湖廣武當山七十二峯之中峯修築紫禁城，冶銅爲殿。……」

回到客堂裏吃了一會茶。殿旁的銅筲刁斗桿旁有一株桂樹，雖然已經看不到花，可是還不時隨風飄過一陣陣清香來。口渴得很，從那銅壺裏倒出一碗碗淡得特別的茶來啜着。山居的生活實在靜得非常，從那穿了破棉襖吸着長長的菸管的老道的悠閒的神情裏，十足的可以領略得到。

## 五

自從崇禎皇帝在煤山弔死以後，明朝的繼承者就發生了問題。太子的下落不明，一些重臣都各自以擁立以爲從龍的資本。凡是『太祖子孫』的就都有資格作皇帝，所以南明的歷史雖然很短，小朝廷却換了四五個。福王建都南京，雖然弄得不像樣子，究竟還算是擁有可以和北方對立的局面。可惜清兵和金兵的作風不同，不等他們有蘇息整頓的機會就南下了。馬阮等一哄而逃，結束了這一個可憐的局面。鄭鴻逵楊龍友逃到福建，擁立唐王。這也不會延長多久，等阮鬚子帶領了清兵從仙霞嶺進來以後，也就垮了。與這同時的有魯王以海監國紹興，雖然是朝不保夕的局勢，可是還斤斤於正統問題和唐王爭辯不已，後來在海中飄流了很久，自去監國號，死於海中，沒有多大成就。

繼隆武一朝，爲丁魁楚瞿式耜擁立的是桂王由榔，改元永歷。這位皇帝雖然流離顛播，情形很慘，最後還被吳三桂趕到外國去，又捉回來殺掉，然而有整整十四年奮鬥的歷史，由桂林而安龍而昆明，明朝最後的反擊力量，西南一角，包括四川在內，充滿了可歌可泣的史實。這一個南明結末的局面，是頗值得重視的。

『永歷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謀劫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驛雲南，改爲滇都。』（永歷紀年）

這是永歷帝建都昆明的開始。此後在滇三年，後來因爲吳三桂的進逼才逃到緬甸，最後被捉回，死在昆明。雲南人對這位末代皇孫的感情很不錯，不過後來在吳三桂的鎮壓下，似乎已經毀盡了當時的遺跡。五華山是當時永歷的皇宮，現在的省政府所在地，不能隨便去看。那形勢很不錯，正好在這明媚的花之都的中間，在翠湖的南面，在山上看看，整個美麗的昆明，都在

腳下了。

現在野史裏紀永歷入緬事的，可以找到鄧凱的「也是錄」和「求野錄」還有黃宗義的「永歷紀年」戴笠的「行在陽秋」。鄧凱在永歷十二年由江西逃到行在，作『隨扈總兵』，此後即追隨永歷帝，所以這兩本書所記相當可靠。「行在陽秋」和「永歷紀年」是編年體，前者的作者究竟是吳江戴笠還是吳湘客，也還弄不清楚。

永歷十二年十二月，李定國與清帥戰於炎遮河，敗績。這時滇都震動。當時隨駕有蜀王劉文秀之將陳建等奉文秀遺表請幸蜀，李定國不贊成說：『叢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南楚，緩出粵西，急入交趾。』也有人提出這一路的不易打通，因為當時清兵已經過了黃草壩，有切斷後路的危險，最後黔國公沐天波提出到緬甸去的一條路，因為大理下關還可以有險可據，同時緬邊荒遠無際，追兵或者可以不致深入。於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就決意離開



滇都向西走了。

這時守大理的是李定國，守下關的是白文選，白文選只有一萬多潰兵，抵擋不了吳三桂的攻勢，南走入山。李定國渡過了怒江，在高黎貢山預備設伏橫擊，不幸又爲清兵探得虛實，然而還奮戰不已，後來定國先走，遂至不可收拾。這時永曆帝還不知兵敗的消息，總兵楊武來告定國遠逃，追兵將及，就趕緊再走，一時漸昏黑，行數里，失道途大谷中。時距故處僅一望耳。宮人竄失，公私囊橐多爲楊武劫奪。一班扈將又多叛去，於是只剩下入緬的一條路。

現在翻看地圖，當時是由騰衝入緬的。渡過大金沙江，到蠻漢。隨從的官兵因爲舟艤無備，或由陸路，到了井梗，只剩下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二月二十日緬酋迎大臣議事。『帝遣馬吉翔弟雄飛及鄔昌琦往，及至，會亦不見。令通事傳話，所問者皆神宗時事。二人未習中朝典故，竟不能

答。緬人晒焉。最後出神宗時勅書相示，世寶文較今微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沐天波征南軍將印驗之，無異，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開遠蠻不恭之漸。」

緬甸人在神宗二十二年因爲內亂曾來向中國求救，被却，此後即斷絕關係，所以當時問答的還都是神宗時的事。

後來帝駕又被緬人接到『者梗』，在緬都『亞哇城』下。大抵就是現在的瓦城（蠻得勒）。『結草爲廬，編竹爲城』，算是暫時得了安居的地方。逃難之後宮中的寶器已經喪失殆盡。從官穿的都是破舊的衣裳，甚至有好幾天不能舉火的。皇帝竟怒擲寶璽，椎碎了來分餉諸臣。不過也還有人是闊綽的，照舊擁資縱博酣飲，高歌遠目。

緬甸的女人是美麗的。從印度回來的時候，經過八莫南坎等地，在那明媚的山川裏看見赤了脚浣衣的擺夷女人，一般小兵，都叫着去看觀音，她們

也有的會講兩句中國話，時常挑了東西來賣。在戰後新蓋起來的草房子裏開了一家的小雜貨舖，酒店，歡迎中國士兵進去買東西，有時如果賞識了她的女兒的美麗，老板娘往往迴避了隨你們去談話，彷彿可見三百年前這一批「遠征軍」的情景：

「時緬婦自相貿易，雜踏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闖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

弄得緬官也看不上了，說：「天朝大臣，如此規矩，安得不亡？」這其間鞏昌王白文選，晉王李定國都曾帥師迎蹕，都不果。諸臣在內都有「樂不思蜀」之意，對於出險一事，簡直根本不發生興趣了。

冬十一月初八日，吳三桂兵至木邦，後來又繼進入緬境，加壓力於緬人，如果不送出永歷帝，就要攻進來。

「十二月口口朔，吳三桂兵駐舊晚坡。舊晚坡在緬城之東。是日，緬相錫真持貝葉緬文降于三桂，其文有，「願送駕出城，但祈來兵退扎錫坡。」猶慮三桂之襲其城也。」（「行在陽秋」卷下）

這下面就是爲緬人出賣的一段故事，讀來與徽欽北狩的情景同其悽慘：

「行在陽秋」曰：

「初三日，是日未刻二三緬官來見曰，「此地不便請移別所。你們兵將進我城，我處發兵，必由此過，恐爲震動。」言未畢，數蠻子將上運杙子抬去。太后等悲聲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轎三乘至，太后等上轎，大小男女毫末收帶，步行約五里。暗黑不識何地，二更到營，始知爲吳三桂營矣。」

「求野錄」紀登岸事更使人讀之不歡：

「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陸，三桂使將負帝登岸，帝問曰，卿爲誰？」

對曰臣平西王前鋒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

「行在陽秋」還記有「舊晚坡」事，寫當時聲勢赫赫的平西王吳三桂看見永曆帝以後的神情，很可看出此公當日心情的變異，不失爲研究叛國者心理的好材料：

『雜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于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駕，緬亦遣人相問。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營，營中訛言駕崩。及三鼓謹言駕至矣，隨衆出迎。……上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倨傲，見上長揖，上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詔。上切責良久，三桂絨口伏地若死人。上卒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能任之。」，上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

汗浹背，自後不敢復見。」

關於永歷帝還滇以後的死時和死法各書的說法都不同：「也是錄」和「求野錄」雖然同是鄧凱所著，所說亦不一致，「也是錄」說，「永歷十六年四月初八日上被難。」「求野錄」則說「四月廿五日吳三桂以帛進帝所，帝遂崩。」「行在陽秋」後附記東昌李君調曰：「而龍馭賓天，皇太子遇害，則辛丑三月十八日也。」永歷紀年說：「蒙塵之後，事祕。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卽徂落之辰也。」錢曾詩箋：「辛丑之冬，天兵逼緬，緬人執帝獻於師，挾至雲南省城外草萍驛，吳三桂夜殺之。」

在昆明城內的某一個地方，地名叫做「篋子坡」。據說是「逼死坡」的轉音。在五華山之北，我心想大概是在那一帶上坡路的地方。有一天，天氣好得很，我在暖暖的日光下散步從雲南大學出來沿了青雲街走，去找一下這個「逼死坡」，在那個左面斜上去的坡上找了半天，也沒有尋到那塊石碑，

問巡警，他告訴這就是了。後來又問兩個小學生。告訴我就是華山西路，是每天都要走過幾次的一條大街。却從來沒有看見什麼石碑。後來還是問了一位老先生，他指點我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就是那塊碑。果然，這裏也有一塊和蓮池畔同型的碑，上面貼滿了花柳病廣告，而在廣告之上，乃更貼有李、杜兩位先生的佈告焉。只剩下『殉國處』三個字還可以看出見，心想大概是不便揭去一觀的了。尋碑如此，大概也可以算是『出乎意表之外』了罷，心裏有那麼點『不薄今人愛古人』的憤懣……什麼的。

這地方就是故老相傳的縊死處。至於蓮花池畔的那一塊『灰骨處』在『行在陽秋』上也有記載：

『是日，天昏黑，風霾並作。人影不見。上既遇害，三桂使人灸尸揚灰，傳賜諸將。』也許是縊死後又運出北門外，焚屍揚灰的罷？

近讀胡嘉：「滇越游記」，裏邊談到陳圓圓的梳粧台，說本是永歷帝的陵墓，後來因爲忌諱，才改稱梳粧臺，又錄有

王疇五（思訓）的「野園歌」：「浮雲渺忽春城隈，樂游隨擬妨蘇臺。夷光未去走麋鹿，紅牆碧樹鳥棲哀。放螢別苑千山擁，鑿一池拋萬旋塚，畢穿舊室東瓊華，妙選良家唱囉噴。樓閣峇嶢海市連，鳳笙龍笛圍紅鸞，蛟宮深淺少人到，長鯨醉倒鼉狂瀾，排山波湧飛衡岳，竊弄衣冠猿戲謔，雲暗瀟湘夜雨昏，腸斷三聲淚空落，澄懷坐嘯惟青苔，彌天腥霧今塵埃。亡魂徒結分香恨，月冷荒台覓燕釵。」

王號永齋，昆明人，康熙進士，著有山樓集，滇乘等。所言鑿一池拋萬姓塚卽言開蓮花池事。



孫髯字髯翁，昆明人，布衣不仕，博聞多識，尤留心明末野史，瞻懷勝國，有安阜園詩：

『日落未落天黃昏，東塚西塚牛羊奔，老狐學人衣拜月，桃花有鬼來招魂。』

## 附記二

聽仁淵兄告以蔣夢麟先生談事兩則：

在聯大的北面，有一所尼菴，現在還有女尼在裏面。蔣先生曾經看過，菴旁有野塚，土人稱爲「娘娘墳」，其中之一墓碑題名和陳圓圓的名字相差一字；又有奉旨等字樣，碑額雕有雙鳳，當時疑心可能是圓圓的遺冢。曾想試掘，一窺究竟。後來事忙忘記，現在則已經爲人平地另建新房了。吳陳遺跡，在清代三百年中都是祕密著的。現在的梳粧臺……都靠不住，商山

寺中有陳圓圓墓，在一間房子內，門是上了鎖的。這並非陳的真塚。卽南菁學校是否是商山寺的原址，也未必可靠。

又在昆明轟炸時，大家多向鐵路以北去避空襲。曾在一處發見一條長長的隧道，土人稱『一線天』。據說是清初所掘，因爲有人發現該處頗有『王氣』，遂掘以破壞其風水云。

按這兩處都未曾去過，不免可惜，附誌於此，以當補遺。

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記

## 鳳

三十一年冬天，我和宗江姒二到內地來。姒二留在成都，宗江來到重慶，進中國藝術劇社演戲，我回到學校念書。無事時也常進城去看戲。晚上沒有地方睡，就在宗江的「長樂舊家」的「此路不通齋」裏將就一夜。這時候他演戲頗不得意，但有一次演「戲劇春秋」裏的曾經伺候過譚供奉的老茶房，雖然不過是「寥寥數語」，他却頗得意。當時我頗清楚他的心情。總是那點「年青人的羅曼諦克」還不會消逝淨盡的原故。

三十三年春天，我到北碚去受訓。營房在復旦大學的宿舍里。穿了灰棉軍裝，整日在夏壩走來走去，很有意思，因為北碚離城過遠，從來沒有機會進城去看戲，這時他們又在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三齣小戲了。這幾

齣戲我是看過的。頗喜歡，特別是那幾句梅龍鎮的戲詞覺得有意思。那時我們雖然是在受訓，不過生活很隨便，每天出來泡茶館。記得有一家「江天茶社」我們常去，那是一間小小的房子，四壁用白粉塗了，幾把躺椅，幾付對聯，清疎得很，尤其好的是在臨江的壁上開了一個長方形的窗子，窗外有一株老樹，枯枝橫斜滿覆在窗子的上角，襯了碧綠的嘉陵江水相隔岸的山市，大有一幅清湘八大的橫披的意境。我們在這裏喝茶，撩天，一泡就是大半日。有一天，聽朋友講起在上海看的「一夜皇后」，原來就是梅龍鎮的改編，我是不大看中國電影的，很可惜錯過了這一張片子。雖然其中不無荒謬之處，去看看它是怎樣的東西，總是很有意思的事罷？

大約在十一二年前，在天津念書的時候，有一次春假旅行到綏遠去。北平住過很久，西邊最遠却只到過青龍橋八達嶺的長城。這一次有機會深入綏遠，實在頗難得，尤其是在當時的局面之下真不知道什麼時候那里就會變成

了「狐兔之窟」。春假只有一星期，所以時間非常倉促。然而也還看了不少地方，在清華園上車，大同，雲崗，歸綏的青塚，張家口，包頭，都匆匆地看了一下，百靈廟却不會去。在大同，住了兩天，除了去雲崗，還看了上下華嚴寺。晚飯大家到久勝樓去吃，那里即是「游龍戲鳳」的遺跡。

那不過是一家很普通的飯館。有一座小樓。上面掛一塊小小的匾額——「久勝樓」。據說即是當日戲鳳的所在了。樓前有一行欄干可以憑了來看那一方小小的庭院。碑碣之類不用說是沒有的。然而大家却充滿了浪漫的情緒在那裏吃了一頓晚飯。還喝了點大同土產的米酒，吃新鮮的黃河鯉，——春水初解時的黃河鯉。微醺以後吹着晚風回到火車上去睡覺，心裏還想着明朝的那個浪漫的皇帝的故事，久久不能入睡。

因為這點因緣，我很想寫一個小戲，就用這一段傳奇的故事作題材。寫信告訴了宗江和在成都的奴二。過了不久，成都有信來，還特別抄了一份

「明武宗本紀」來，給我參攷。因為我寫信去的時候，說的非常熱鬧，里邊的警句是：「十年前春假旅行平綏路，在大同曾拜訪久勝樓，居庸關親臨白鳳塚，對於這三百年前的小家碧玉也頗有一段因緣。」這當然是不確的。白鳳塚就不曾去過，覺得很可惜。這樣我就計劃怎樣動手了。在北碚和寫點東西實在不大容易，第一，根本就沒有什麼安靜的地方。晚上沒有電燈，只在相伯圖書館裏，有幾盞煤汽燈，不過去搶位子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還沒有天黑，幾張桌子上已經佈滿了各式各樣的破雜誌，破筆記本了。比較別緻的是用一朵大大的黃花放在桌子上佔位子，自然也有許多人是去念書的。不過大部份的人還是去用美麗的信箋寫着那永遠寫不完的信，或者低低的談天。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這批穿了灰棉軍服的朋友如果夾雜在裏面，不免有點不調和，不過我畢竟在噓噓響着的煤汽燈下面給這戲里面的兩個主角寫了一個性格分析的大綱。沒有幾天，我們就到昆明去了。

到昆明以後就更沒有時間動筆。每天跑到山上去放機關槍，迫擊砲，雲南高原的風季來了，吹得臉上起了一層層的皮，兩星期後回到砲校，每天工作八小時，幾乎連思索的力氣都沒有了。

在砲校的時候，雖然無暇寫戲，可是李鳳姐的影子在腦子裏時常出現，時常想到這個「小家碧玉」的丰姿；和他的身世，他的左右的一羣人；她是住在怎樣的一個環境中。她出身寒微，父母早亡，依靠着哥哥度日。她們是賣酒爲生的。她梳了兩個小辮子，有一對明亮的眼睛。並不十分莊重，可是自有她少女的尊嚴。因爲從小就在這個社會裏混，她沒有一點大家閨秀氣，使我想起另一個不免唐突的名字——女光棍。然而她是溫柔的。這是多麼值得珍愛的一種個性，這麼「懂事」的女孩子真不容易，在閨房裏找不到，在那些隨便的地方也找不到的。

我又想着她和她的哥哥的關係。據「驪珠夢」，他的哥哥是一個酒保同

時也是一個「公人」，管着地方上的一些雜事。他們的家裏的客人一定是相當複雜的。該有許多「作公的」，浮浪子弟，一些或老或少的酒徒。她因爲生涯的關係，免不了要迎着一些青年子弟的調笑，而她呢，能以尖刻而不失大方的言語把這些無因的「殷勤」打發回去。她似乎真的已成爲「女光棍」，以一種絕世風華的姿態出現於一羣「瑠琉球」之中。她成爲小鎮上的「明星」，爲多少年青的人所傾倒。然而她却是大方得很，像一個飄忽的影子隱現於這中間。維繫着多少靈魂，她自己也滿足於這種「驕傲」的生活狀態之中。她惟一崇敬着熱愛着的人就是她的哥哥，一個直爽而能幹的人，在地方上差不多成爲朱家郭解的人物。她常常撒嬌似的向她的哥哥表示她的怕羞的崇拜，同時哥哥也是那麼熱愛着這個妹妹。

那是多麼嬌含了多少幽怨多麼強的詩句呀，在舞台上，成爲一串銀鈴似的歌聲。



「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兄妹賣酒度光陰，我哥哥……」

我揣摩着她在她的綉樓裏的時候，當那無限的哀愁之頃，她用手弄着她的綉鞋，一個少女發抒幽怨時的動作。

當地當鏞的時候，許多酒客有意無意的說着風話的時候，她應該怎麼樣呢？這似乎是一個難題，我沒有這樣的體驗。我想起來了。她還是應當毫無表情地看着什麼地方，她的神情莊嚴地像個小聖母。

不用說，我是有着一些影子來造成這麼一個形象的。哈代的苔絲，「廿六男和一女」中的女性，荀慧生，而最重要的，是我從一本雜誌上剪下來的  
一張像片，這很能幫助我想像着這麼一個人物。

可愛的昆明乾海子，每天晚飯後去散步，在那一片平平的大紅土平原上走，尤其是當落過一陣微雨之後，那紅土潮濕得像一片海，遠處的綠樹青山，血紅的落日，我們常常散步得很晚，太陽已經完全落下去了，天上出了繁

星，我們找一塊地方坐下來，聽着營房裏面我們教着的那一批小兵的歌聲。

這種平安的日子沒有過了好久，我被派飛到桂林轉赴湖南前線去。那時長沙的戰事很緊，一到桂林，馬上就又轉到全縣去，在那裏的鄉下住了一個月，非常忙碌，有幾個炮兵營都派到前方去了。我們却一直留在鄉下，環境更不適宜於寫作。我簡直連想像的機會都沒有了。

一個月之後，我們又回到桂林，住在李家村的東南幹訓團裏。

那是夏天。桂林的夏天的熱是可怖的。太陽的炎威簡直要使那小小的灘江乾涸下去，從一早到夜深幾乎都使人不能安坐。生活又很忙，每天要騎馬到五六里外的營地裏去，中午還要回來吃飯，總有一小時的時間是在馬背上度過的。我們住的那一排小巧的白色的房子在太陽光下面幾乎變成了蒸籠，我的房間隔壁就是沐浴間，每天總要去洗三四個淋浴。在這裏住了差不多三個星期，衡陽被圍了，援軍紛紛開到前線去，我們訓練的炮兵營也奉到緊急

命令要動身了。我却因爲意外的事故留在桂林，因爲這個，就又有了一個星期的空閒。

怎樣消遣這長夏的餘閒呢？到親愛社去借書看。我借到了一部「明詩紀事」，一部「明武宗外記」，又在潘光旦先生的「圖南日記」里看到他引的屈翁山送顧寧人的詩句，「飄零且覓藏書洞，慷慨休聽出塞歌」。覺得無限感慨，屈大均先生的詩是寫於明社既屋以後的。而這時我們却正在抗戰最緊要的關頭拚命。桂林多岩洞，在我們住所附近即有一個很大的洞，不過這個洞並不是用來藏書的，它安置了兩架C四六，一架B二五和三架P四〇。

感謝天，有一個星期的雨天。這替我減去了熱的威脅，更趕走了敵機。除了在走廊裏看對過的山巒裏的雲雨以外，我就在小房子裏面，煤油燈下面，看書，寫戲了。

我思索着明武宗的個性。

中國歷史上的各色皇帝亦多矣。有不辨馬鹿的秦二世；問「何不食肉糜」的問題的晉惠帝；「樂不思蜀」的劉禪；荒淫無道的也很不少，不過全似乎比不上明武宗。因為他的確很聰明又生而好武，又『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很崇拜佛法，封和尚們爲國師，禪師，左覺，都綱，好像專官一樣。這是一個很天真的皇帝，一切祖制，定法，他覺得不必要就乾脆廢除了。宮內有專管『尙寢』的官，恐怕皇位繼承有什麼問題，『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他覺得這太討厭了，就廢除了，隨便睡在那里。自己作新鮮燈彩，失慎，延燒了一整夜，他却往『豹房』裏省視。『回顧光燄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對於女人，態度更是隨便了。不管是人家的妻子，內眷，只要聽見了，就弄了來。「外紀」記一事云：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

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雅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又把和尚和女人弄在一起：

「是年（十二年）冬立春，上迎春宣府，備百戲。別飭大車數十輛，雜坐僧人婦女於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如僧數。懸毬於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既馳，則頭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爲樂。」

他雖然會梵文，喜佛法，然而並不顧及和尚的尊嚴。照我的推測，他當日所接近的恐怕是『密宗』。他最喜歡的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就是色目人，于永是善『陰道密術』的。而且還進言說『回回女誓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於是武宗就把所有官員家的色目籍的婦女都召了來。

他所誦習的是『番經』。所求的是『西竺胡僧』。北平到現在雍和宮中

還有『歡喜佛』。據說元朝所有的廟宇裏全是那種東西，後來經過一次大火燒毀，於是只剩下了現在那一座。要看的還得出錢才能拜觀，已經成爲希物了。

查「武宗本紀」，在正德九年，他才開始微行。而小王子倡亂，則始於弘治十八年，後來從甘肅進犯延綏，花馬池，九年更進犯宣府大同。十二年犯陽和梓應州，他就親自督師禦之。

他的和李鳳姐的一段浪漫故事，恐怕就發生在正德九年到十四年的期間。他後來簡直在宣府蓋了房子，不想回到北京去了。「外紀」記：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置行在，越歲乃成。廩費不可計。後釐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進，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無

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這樣，他住在宣府，私行到大同，機會一定不少。看外紀所記他的行事。愛上了一個酒館裏的小姑娘，更是極普通的事。「外紀」裏邊沒有記載，大概是因爲這種事過多，記不勝記，同時傳說裏李鳳姐是短命的，和武宗的關係似乎只是梅龍鎮裏的那「一夜」，這就使她不及「劉娘娘」。關於劉美人的事「外紀」中有記，也可以用來推測鳳姐的事：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於太原。偶於衆妓中，遙見色嫵而善謳者，援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以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皆呼之曰劉娘娘云。」

京戲裏面的鳳姐一定要正德交付信物的一層，則更是可能受到了「劉娘

娘」事的影響了。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

不過鳳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武宗派人接她晉京，走到居庸關，看見關外石刻的神像，猶惡可怖，於是就驚嚇而死了。她死後就葬在居庸關上，據說墓草發白，因名「白鳳塚」與「春風青塚」成了一對兒。究竟如何，因爲我沒有去看過，所以不知道。

關於這一幕的處理，曾經寫信去和宗江商量過。現在翻出他的信，他說：「我所想的第四幕，景同第三幕，居庸附近之行宮。鳳姐香消，只待兒



在側。——聖駕歸來，（中間或DARK）次，以免太是戲）正德悲哀，睡去。夢——如京戲，鳳姐在雲中，四大金剛在旁邊。第四幕前是楔子，正德在遠征軍中苦悶。」

宗江的想像力，我是佩服的。在進來時的路上，走到漯河，大雪，我們睡在一家商棧的樓上，買了兩隻做喜事時用的花燭，點着，睡在牀上聽他講他預備寫的一個戲的大綱。這就是『江湖』。他很喜歡用富有暗示力的場面。當時他述說着在一個非常熱鬧的舞台面以後，忽然燈光暗下來，只留一個老演員在台上獨白。這的確很有力，很讓我感動。關於這裏的第四幕，的確是很美麗的。他所說的正德的苦悶，我也很能理解。我覺得有時需要用傳奇的手法來加強戲的氣氛時，也要胆大一些，弄得真有些像傳奇才夠勁。

在那幾天的下雨的晚上，我坐在一隻油燈下面，寫完了『鳳』的第一幕。在日記裏會這麼說：『幾乎像是在寫詩劇，說明多於對白。』寫戲本來是外

行，尤其是寫「歷史劇」更不容易，不過我當時的確是用它來消化我的激動的情緒的。完成了一幕，心裏的確也暢快的多了。寫完以後，擲筆起立，推門出去。外面進行着漫漫的長夜，隔河的山有如一片黑屏風，細雨瀟瀟的落着。

在「明詩紀事」中，查到了一點「明會典」裏面的「大宴儀」覺得可以用來寫明季朝儀，不至於弄得像凡演歷史劇都可以應用的那一套京戲班的切末，使人有看「連環圖畫」之感。

過了沒有幾天，衡陽戰事急轉直下，大家都在預備桂林的守禦戰事。我們的一個炮兵聯絡組也併在步兵組裏去，搬到城裏環城馬路的紅十字會的大廈裏面去住。整天忙着到象鼻山獨秀峯上去看炮兵陣地，我的「鳳」的原稿也只好放在箱子里去了。

上面是我寫「鳳」的小小的經過，雖然也終止於只有一幕。現在雖然稍有空

閒，却也沒有續寫的意興了。一半是因爲漂轉無定，已經失去了費了很久的時間想好的大綱；再則也因爲近來心情粗燥，再也沒有本領做這種細雕的工。在一塊象牙上雕一個美人的像的勝業，只有留給有時間的幸福的人們去從事的了。終究也因爲原是費過一點熱情和心力的，所以還不嫌瑣屑寫了這一段『閒文』。

三十四年聖誕夜坐雨寫

附記：玄覽堂叢書中收有「明朝小史」十八卷，廣城赤隱呂慈輯著。裏面卷十一的「正德紀」中，也有一段「劉娘娘」：「帝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爲劉娘娘。劉恃寵，略不上爲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爲之失措。」描寫劉的性格，可以參看。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校時補記

## 海上書簡

這是晚秋，天色又陰陰的沒有了太陽。對過牆上一片黯灰色，牆頭的樹也顯得憔悴了，在涼風里顫抖。我不想去看它，怕它給我帶來更不舒服的感覺。我現在十分惆悵，真正好像已經失去了你，我不知道我將向何方寄我的系念。你，幾年以來沒有離開過我，在揚子江頭的迷霧里，在昆明這錦城中，的金黃色的日光下面，在緬甸的森林，激流旁邊。在這些地方，你都緊緊的倚在我的身邊，當我只有一個人時，你就會來陪伴我，我們中間有着多少次說不完的話語，多少次甜蜜的偎倚，偎倚着一直到朦朧……。在嘉陵江上，那綠色濃得真像一杯醱酒，在那小樹下面，懸崖上面，泡一碗茶，躺在竹椅上，這時，你來陪我了。雖然那時我穿着灰色老棉軍裝，你沒有嫌惡，我

也並不難爲情，我知道這僅是我們倆的事，當朋友走過時我只是向他們一笑而已，他們也就匆匆地去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曾經這樣一直坐了一個下午，一直等到江水上浮上了一片金黃色，這時吃晚飯的號音老早吹過了，你又陪了我到一家茅草小屋的飯館里，我們喝了酒，平常祇能喝一份酒的，有了你陪着我喝了兩份，連爲你代叫的一份也喝了，一直到九點鐘，屋裏桌上的暗黃的油燈已經搖搖的了，帶着微醺的脚步，走出了小館子的門，踏着一天月色，到江岸上散步，好一天月色，江面上散鋪着一片閃爍的銀露，你微微驚呼出來，說，『看，那是什麼？是魚？』在水里翻身，攪得一江面的細碎的水點？』你要我陪了你走下去看看去，我欣然允諾，你偃着我一步步地走下了那一百多級石級（有人數過的，我忘了），踏在輕輕的沙灘上，一步步近一步，我們走近了水涯。跳，跳到江裏的石頭上，你也跟了我跳；再跳，更深入了一步，我們站在一塊兩個人站着有點爲難的石頭上了，因爲它是尖的，

四面的水波，隨着晚潮一步一步的向石頭上面湧，飄上來一片片暗黑色的水草。我們坐下，很有點侷促，我從暗黑的水波裏看到了你的眼睛，也從你的眼睛裏看到了那一泓早春的江水，幽深而窈遠，閃爍着，好美，我看了好久。你的像遠山一般的黛色的彎彎的眉毛；平常你是不缺乏明亮的笑靨的，今天却沉靜得像一座石像，當然，我明白，眼前的景色太靜了，等月亮再上來一些就好了，那時你會笑的罷。月亮上來了，却扯上來一片輕輕的白霧；給遠山，曲折而高的峽口掛上了一層輕綃。我很抱歉，從前一直不曾聽見你唱歌，所以現在就不能聽了。我看着你的小嘴在微張着，你不是在唱歌。對江有一隻小船搖過來了，伊啞，伊啞的櫓聲，打在江面上激出來的水聲。小船上也有昏昏的一盞燈。你說，『你也跟我坐這樣一隻小船回去罷，穿過那峽口，一搖一搖，早晚總會到家的。』我說『好呀！』接着你來了個輕輕飄飄的微笑：只一閃，你就又回過頭去望江水去了。

那一夜我終於不會好好入睡，至今我還記得十分清楚，沒有忘記。

離開重慶，我走了很多地方，看了不少明麗的山水。桂林的山像是一個高手匠人所塑出來的盆景；昆明的平疇遠樹，好色彩，美麗如一付畫屏，這些我都想留了來裝飾你的妝臺，你庶幾不寂寞。

在昆明，有一次我走進一家酒樓，它有着怎樣美麗的一個小院子。院子裏開遍了春花，鮮紅的山茶竟有碗口大，我不禁有些暈眩，看了那像血一般的顏色，於是，一剎那間我又看見了你。昆明的雜果酒，我本來不十分歡喜，可是，那天，有你陪着，我又怎樣能夠推辭不喝呢？『彩袖殷勤捧玉鍾』，雖然我沒有弄得『醉顏紅』，可是也差不多，酒後你陪了我上街，走到了翠湖。好美麗的名字，好水，柳樹底下喝茶，那麼多的人。我忘記了同你說了些什麼話，這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只要看着你的微鬢了的眉，就能了解一切了。我看看湖水，再回過來看看你的微笑的臉，我閉上了眼睛，一切對

我十分完整。

我們緩步出了翠湖，上了玉龍堆，穿過了高高的古槐下面，披著從它的樹葉中洒下來的細碎的日影，走到雲大。出了後門，凭高一望，我不禁驚悟，我問你：

『看，這不是後湖，我們現在站在臺城上。』你微笑着點了點頭，像是要我重新記起那個冬晚在鷄鳴寺的高處望後湖時的事，你曾經告訴過我你是怎樣地懷念那個古時候的美人，看了零落的後湖就會想起了她的淒涼的身世。你說過有一天我將那個古老的故事寫成劇本，你將花些時間去想，去表演出那個女人的一切，你當時曾經做了一個姿勢，你說當韓擒虎那個粗魯的人從井裏把張麗華拉出來時，她應該是這樣的。我始終不能忘記你那微睜着的眼睛，鼓着的小嘴，一臉慚慚；你說，那時候的張麗華要人同情，可不能讓人可憐，因為她不是個平常的女人。今天在陳圓圓梳妝臺的左近，我又看見你



的惺忪的眉眼，於是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往昔，你，真是個善於使人作夢的人，不必說話，只是一個姿態，一個表情，就會給我帶回來一個永遠是新鮮的好時光。

眼前也有一片澄靜的湖水。誰說過的句子，『一泓秋水照人寒』，立在湖邊，真能給人一種『寒』的感覺。我們沿了湖去訪碑，這裏有兩塊碑。一塊是宮裝的陳圓圓像，另一塊則是一個老尼。一個女人在幾十年的歲月里表演了這樣不同的兩種身份，當我們從碑上讀到她的結末的時候，你有着無表情的臉色。我知道這個，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你往往是如此的。我也不想攪亂你的情緒，祇是假了你慢慢踱過了栽滿了尤加利樹的長堤，看遠山由淺紅變成深紫，再轉成淺藍，深藍，這時你的臉上漸漸開展了，你說：『看，自然是永遠美麗的，亘古常新的。三百年前的那個女人也曾經爲了這眼前的風景發出過衷心的微笑來的罷？在這樣美麗的天空下面發呆的才真是傻子。』

我自然也說了些傻話，諷刺了那些喜歡亂用感情撒嬌的詩人，我用的譬喻曾經逗得你笑，笑得仰不起身來，你那時是快樂的。

在桂林，你還記得罷，C介紹我們去看他的一個表姐，住在鳳北路。

當我給你C的信看時，你說：『一定是一個美人，住在這樣好聽的名字的路上。』

我們揀了一個下午，一起到那條路上去。到了地方一問，才知道C的表姐已經搬到重慶去了。我們當時是怎樣的寂寞，走回來經過獨秀峯，我們說它呆呆地站在那里也像是在發愁。

在那一條大街上，黃昏的燈火已經點綴了這個荒涼寂寞的城市。店舖的電紅燈在蕭蕭的秋風里顯得格外的冷，像是給凍凝了的血，呆滯不化，落葉給風吹了下來，飄過明鏡的玻璃窗前，落在人行道上，隨了我們的脚步而蹣跚了，悉索悉索地，這『死葉的步聲』。

我們進了一家咖啡室。在這個小小的天地裏找到了溫暖。當一瓶葡萄酒拿了來以後，我忙着開瓶，你忙着擦杯子，斟滿了，我們互相舉杯，你笑了，你笑得那麼甜，你靠到我的肩膀上來，你的鬆鬆的鬢髮擦着我的耳朵，你的輕輕地斷續的淺笑一串串地送到我的耳邊，我不敢去看你，我想，你的眼睛裏已經充滿了晶瑩的淚珠了。

這是個荒唐的地方。尤其是在戰時，多少軍人要在這裏找尋他們暫時的安慰。隔座的一個軍官，愚蠢地用大杯子灌着酒，一杯一杯，一直等到眼睛都紅了，人變得更粗魯，把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小女人一抱，她像一頭受驚的小鹿，一躍，站了起來；嘴里壓低了嗓子迸出了兩個字，「不要！」臉全白了。那個傢伙紅紅的臉上像噴得出血來，看了抖着的小女人，他粗野地笑了，用手一夾，像夾一隻小鷄一樣，那個小女人隨他走出門去了。

另外一個身材苗條的女人，穿了一身黑印度綢旗袍，雍容華貴；她活潑

地在每一個檯面上穿來穿去，她用着熟練的話語招呼着她的每一個朋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嘴裏在說着什麼，眼睛却向前面的桌子上打招呼，染了紅蔻丹的指甲生在長長而白的手指上，在空中擺着，像風裏的柔條一般。

你輕輕地在我耳邊說：「聽，旁邊桌上的人說，她是這裏的皇后！」

我回頭看看我的「小皇后」，正緊靠着我，睜了好奇的眼睛看着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的表演。

我們走出了這個咖啡座。我們並排走出了那個活動的排門，剛好L中尉下汽車走進來。他向我招呼了一下，也向你笑了笑，我們並肩而過，你聽見沒有，他曾經輕輕地呼哨了一下，輕輕地說：「怎樣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這難忘的過去呀！值得感謝的你，陪着我過了多少寂寞的黃昏，捱過了多少次失眠的夜晚。我從你的明亮的眼睛裏，編貝一般的牙齒中，汲取着生

活的力量。當我在日光下面，馬背上，奔馳了一天以後，疲倦得要死，只要看見你一個無言的微笑，我的疲乏就像溶解在日光下面的雪，不見了，你送我安穩入睡。當我無端的煩燥時，恨不得拖一個人來打場架時，我看見你的鼓着的小嘴，像是在說：『別孩子氣啦！』我就會安靜下去的。

是有那麼一天，我突然失去了憑依。當我在甜夢中爲朋友所喚醒以後，我們的營房裏還留着朝陽的蹤跡，我聽見說昨夜失了盜。放在椅子上的我的上衣不見了。我跳下床來，費了一小時的時間來偵察，後來終於被我找到了，在那個演電影的舞台的後面的幕裏。我發現了我的上衣，摸一摸，裏面的東西沒有了，我的鋼筆，錢，和最重要的，我的一個小本子。再費了一些時候，我終於在又一個角落裏找到了它，什麼都不缺少，身份證，委任狀，就不見了你的影子。

從那天以後，我才發現你真的是離開我十分遙遠了。我又跑了很多地方

方，飛來飛去，在前綫在後方，在森林裏，在叢山中，最後我被指定在一個小地方定住下來作一份安定的工作。生活像止水一般沒有波瀾，一天傍晚，我乃在窗外的畦上發現了一朵黃色的小花。

夠了，夠了。我想說的話不知道有多少，夠說三年的。如果有那麼一天，留給我們晚上在昏昏的燈光下慢慢的說罷，我現在只是想向天末寄一點我的懷念。我曾經一個人喝盡了兩瓶酒，想從舊日的微醒中找尋一點已經失去了的溫馨；如果不可能，就使我的神經麻痺了罷。結果反而更增加了我的清醒。

我又回到了故土，一天，我跑到那個糊了黃色的花紙的牆的酒吧中去，一個人，我在那裏，坐了好半日，想追求一點已經失去了的記憶。完了，沒有一點用，我的衰老了的腦子再也不能有一點作用，我離開那里的時候：只帶回來一份不安。

從此我怕再走過那裏，當我坐了公共汽車，從樓外過，從窗子裏可以望見那黃色的牆壁和暗紅的燈光，那時我總是背轉了身子，它帶給我的只是一個冷噤，一個長長的戰慄。我怕再經過那個地方。

十一月十日晚十二時

## 跋「賣藝人家」

這一卷散文是宗江在卅三年秋所寫。最近他從北平來信，要我作一篇跋，因為，我對他這一個時期的生活比較熟習。其實也並不盡然，雖然寫一點讀後感倒也是可以的。

我與宗江相識十餘年，相熟却不過四五年，四年以前宗江自燕大轉學來滬，入上海劇藝社，讀堯林老師所譯「懸崖」一段而致入劇社，立志做「藝人」，開始走入『江湖』。我一天走到辣斐德路的一間臨街小房子往訪，相見之餘，欣然道故。互相說了些在現在聽起來也要肉麻的『醉話』，於是就成爲『知己』，時相過往。至於所謂「賣藝人家」的成立，却還是以後的事。



這個時期，他正在過着『不得勁』的生活，而他自己却十分帶勁。演『掃邊老生』，拿極薄的『戲份』，不足以維持生活。我還記得在『辣斐』（非現在之辣斐）看他的第一齣戲是「文天祥」，飾戲中序幕里的一個白髮老人，在述說故事。這印象至今猶明晰如昨。一年還是半年之後，他的妹妹來滬，一起演戲。燕大同學中也有數人相繼而至，遂漸有了所謂『黃家班』之稱。這時他們住在西愛咸斯路，一時幾乎成了個小『沙龍』，鎮日高朋滿座，有學生，有醫生，有『小開』，五花八門，無所不有；如以性質來分，有『無事忙』，有『觀衆』，有『文化探子』，有的有所謂，有的無所謂，唏唏哈哈，熱鬧非凡。當時宗江兄妹雖然都已經成爲『海上名藝人』，可是生活仍甚窘，幾人輪流『管家』，請一位 *Time* 某經理其事。客人多時，就去近處的喬家柵喊菜吃。吃畢一起『上園子』，在後台鬼混，戲畢歸來，踏着一天月色，在靜靜的林蔭路上走，夜半街頭，祇聽見我們幾個人的笑語。回

到『小沙龍』往往又談笑無已，有時還燒東西來吃宵夜，夜深不能回家時，就擠在一起過一夜，生活雖極無規律，但是極有浪漫的談詭之趣，所謂「賣藝人家」我想大約就是指的這個。

三十一年冬，我們一行四衆，經過南京徐州商邱洛陽寶鷄入蜀，暫時離開了這「賣藝人家」，班主一人去闖新天地，路上的奇聞軼事極多，如有空閒，有興緻，寫將下來，一定是極有趣的，現在只有集中一篇「君子」開頭時提到了一點。然而却引起了我的憶念。讀這一篇小文，真如古時人案上的一架琴，於寂寞時只要一拂拭，那清冷之音就會使人心神飛越。我想在鬱悶之際，也只要一讀那篇東西，似乎也就又回到了河洛平原的那大漠風沙的天地裏去了。

到了重慶以後，我住在離城三十里路的鄉下，宗江則在城里劇團裏演戲，這次又是從龍套跑起，住在那有着美麗的名字的街——水巷子上。這裏

又有一篇爲我所喜愛的篇什——「山城水巷」

當我在鄉下接到他的信，邀我進城看戲的時候，我在信封上發現了「水巷黃」三個字，立時歎異於名字之雅，心裏畫着一幅畫圖，在嘉陵江濱的懸崖上，有那麼一條狹狹的巷子，兩邊都是吊腳樓，有茶館，有麵館，有一鷄鳴早看天」的掛了小紅紙燈籠的小店，俯視江上的風帆沙鳥，聽着街上熙攘的人聲，應當是別具風味的。雖然不必如威尼斯，却應當別有妙處。

宗江在文章中說，我說這地名甚具雅趣有點「可氣」，這倒是有點「可氣」的，記得那一天在他那里吃了一餐中飯，客飯一小碗，碗中有肉一塊，這在當時苦吃「貸金飯」的我看來，是已經極可滿意的了。而且米還那麼白，茶館一坐，他拿出了開飛機的朋友從印度帶來又分了來的白吉士兩根分餉，聽他念五大張已經寫好了給小姐的信，覺得怪別緻的。

劇團的情形日益淒慘，後來聽說飯碗裏那一塊肉也取消了。買煙的時候

也常是論枝而買的了。我進城的次數也日益減少，一天，寫了一封信給他，信中有兩句『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回信大加訕笑，說我好不空想，可是後來事實竟是如此，我飛到昆明，更到桂林。這時已經有好久不通信，桂林算是前線，從重慶來信，往往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能夠在那兒停留好久，也全不能作準。一天，忽然接到從昆明轉來的一大批信，中間有他的一封信，看看，知道是已經開碼頭到嘉定去了。信寫於青衣江畔，大渡河邊，峨嵋山下，好一串美麗的名字，不敢再寫信去稱道風雅，唯恐他那時有些『雅』得慘希希的。

果然，又有信來，小姐已經改行不念藝術去做白衣天使去了。他曾去成都作了一次訣別，引舊詞『十年舊事渾疑夢，回首可憐俱老，水國春空，山城歲晚，無語相看一笑』，這真是 *Interwezzo* 了。

從他的信裏知道，他有意寫一個散文集，內容大致已經想好，只等落

筆。後來知道半個月間已寫成一大半，要我給他想一個名字，他也曾經想了幾個「鉛華集」「碼頭隨筆」之類，後來都不會用，用了「賣藝人家」。本來約好稿成後寄來先看一下的，後來不果。我到了印度，却又知道他要做水兵去了。

想想『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句子，不禁有點好笑，一年前還笑我空想的，現在却也忍不住寂寞跳到大海里去了。

時光荏苒，一掬一年又半，海上再見。雖然彼此都還不會老去，可是都添了風塵之色，因為忙迫，沒有好好的談過。一天，又坐在那三年前常去的咖啡館裏，風景依然，即連那個白俄女侍也還依舊。燈光仍舊暗暗的，坐在那裏，却沒有說話的興致。默默相對，一看他那晒得微黑的面色，好像藏着無端的疲倦。

回到北平，一個月後來信，知道他已經結婚了。

再以後就是將這本散文要來發表，這才有了第一次拜讀全篇的機會。稿紙是十紙，經過抄錄，我不知道這是出於那一位小姐之手，紙質柔脆，一碰就會有爛做一片片的危險，夜半拿回家去，枕上翻讀，直至夜深，我十分喜歡這些片段，有的地方使我笑，靜靜的夜裏，我一個人笑起來。有的地方却又帶了來輕微的惆悵，就像那一篇「君子」的開頭的地方，又使我想起陝西那個染了淺薄的洋氣的小城——寶鷄。我們第一夜在大雪中走下火車，看了那亮得耀眼的小街上的明燈，聞着撲鼻的酒香，心裏存着多少不異的幻想。想不到却在那裏被困了十天。年夜飯還是一位同行的太太請的客，新年的一天，我們還有興致爬到山上去看張三丰的廟裏熱鬧的香火，來進香的善男信女。錢沒有了，一張一元的關金券要維持我們四個人一天的食糧，我還是第一天看見那美麗的一元的全新的關金，現在這票子已經看不見了。好快的時光，變得好厲害的現實。

現在我想說一點我的讀後感

宗江極喜優字，嘗自號「優黃」，這股「酸」氣，由來久矣。十幾年前在天津南開，他當時人甚小，早操時站在最末一排，喜演戲，而無適當角色，乃被派演易卜生「國民公敵」中醫牛夫人，上台之後，居然聲容並茂，使一位在台上看戲的老太太，誤認作外甥女，傳為佳話。又曾作文一篇，考證中國舞台上以男優演女角始於何時，記得曾參考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與「紅樓夢」，成文後發表於「南開高中」。這與此集的幾篇文章雜引永樂大典元曲選等書的發意相同。

他又極喜「江湖」二字，曾擬作為寫戲的題名，在重慶，有一天我去看戲，夜深散戲歸來，在山城的石板路上散步回家，買廣柑兩枚，在攤頭吃麵，吃酒釀雞蛋，以廣柑攪入味道特別，極欣賞之。吃完後沿了中一路回「家」，街上老鼠竄來竄去，路燈暗如鬼火，從木頭房子空隙處望揚子江，

澄江如匹練，月華如洗，江霧漸銷。喟然告訴我，他極喜歡『江湖』二字，現在我們好像真正浮沉在這偉大的『江湖』之中了，境界多完美，多高華。我們幾乎無話可說，只能沉默於無言的贊頌裏。

又不記得是誰說過的話了，『至人無想，江湖相忘。』蹣跚於夜寒之中，忘却了爾我。

跑江湖串戲，他乃又喜歡粉墨，鉛華，喜歡引黃仲則『收拾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舊詩中有一種不克自己的哀愁，對現在的年青人却並不全然適合。然而這種心情總是可以了解的。做爲一個宦門之後——宗江的曾祖是永嘉黃體芳漱蘭先生爲同光間清流黨之一員，曾創辦書院，有名于時——世家子弟的風習是不容易洗却的，往昔的豪華，高貴，所謂『貴族的血液』流在一個已經衰微了的後裔的身上，應該發生怎樣一種作用。我說得這麼瑣碎，想宗江當不以爲悔。他曾經告訴過我，在他的上一輩和同輩家族



裏，是不容易找出一個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來的。有的患病，有的發狂，宗江自己的戀愛故事，實在應該由他自己來寫。自『初戀』——非本集中之初戀——以來，曾經有過若干次不平凡的事件。西行路上，在漯河，一個雪夜我們借宿於一家商棧的樓上，房子大而空闊得嚇人，在喝了一點同路商人某君帶來的威士忌以後，我們睡在牀上。爲了驅除寒寂，點上從街上買來的一對紅花燭，燭影幢幢，房頂空寂，他爲我講述過去的戀愛故事，聽了恍如聽一個夢游人說夢，很難相信這完全是真實，然而却是真實。

提起粉墨，乃使我想起另一樁故事。

在重慶，一天晚上，與朋友一起去看「戲劇春秋」，到後台去找宗江簽票。他已經上好了裝，一個梳了白髮的老頭兒。這大破例，他不說話，只要我們前去看戲，我有些奇怪。第二天星期，我走到宿舍去看他。他還在那雙人床——照他說這是『狗窩』——上蒙頭大睡。揭開被子，他還不肯起來，

只簡單的告訴了我幾句話，昨天晚上，他剛爲一個女人與一個比他壯大幾倍的男人『決鬥』，結果他被打了一頓，還吐了一口血，在W送他的白絲圍巾上，當時滿臉青腫，不像樣子，因爲上了裝，看不出來。

台上的粉墨，掩盡了他台下的『粉墨生涯』。

文章似乎應該在適當的地方結束，不然，這樣的回憶是說不完的。也並不足以證明我知道宗江的多，其實我知道的是很少的。不過接到來信說要我寫一點跋，這我是祇得寫一點的。然而文章龐雜，情感零亂，殊不足以表示我的意思之萬一。好在宗江文章俱在，欣賞者想必有人，這也就是了。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寫畢

## 旅京隨筆

### 鷄鳴寺

編者要我寫一點南京的『文化』情形，這事真困難。南京有什麼『文化』呢，乾脆地說一句，我找不到什麼。在這『劫』餘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蕩然。這裏有大官的汽車，歌女的慘笑，可是絕對找不出什麼文化來。夫子廟成了雜耍場，這已經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狀元境、三山街一帶，幾乎成了妓女的大本營；跑舊書舖的結果是空帶了兩手灰塵回來。風流歇絕，我想不僅是『有心人』才會歎息的罷？

我不是復古論者，但是在這種情景之下，如果不高興去欣賞酒吧間里美

國兵的瘋狂的音樂與女人們的惡劣的舞姿，而且不認那是「文化」的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去看看這六朝舊都的古蹟似乎還有點意思。然而這也不免要時常遇到「煞風景」的事，譬如我現在還穿了身「軍裝」，——這也沒有辦法，我沒有餘錢去治裝——走來走去，低徊於勝跡之側，就不免爲人所奇怪，這豈不是「雅」得有些「俗」了嗎？

今天去藍家莊去看了梁漱溟先生。他老先生的水晶眼鏡，白布小掛，雙樑布鞋，很使我佩服。我忽然覺得，南京的文化是在這裏了。他老先生道貌岸然，使人敬畏，也許是看了我這一套「Q」有點與特殊人物相似罷，有些保留地不大肯多說話，這也是「煞風景」之又一端，沒有辦法的。

從藍家莊出來，經過考試院，看了那金碧輝煌的建築物，只有厭惡，不，南京的文化也絕不在這種「雅」得令人肌膚起粟的地方。

到了鷄鳴寺，看了「胭脂井」，旁邊一位背了槍的「同志」警告我不可

久留，因為這兒已經成爲『軍事重地』了，防空司令部在此辦公。我只有用了兩年來養成的習慣，說了一句。“God Damn it！”

走進鷄鳴寺中，一看『豁蒙樓』安放了幾十張床鋪，兩隻辦公桌子，玻璃窗上寫了『謝絕參觀』的『美術字』，於是完結，這裏不用英文，還是用國粹的『嗚呼』罷！

只好在大殿裏靠窗吃茶，有許多中學生在吃茶念書，預備升學考試，也有不少善男信女於清磬聲中，膜拜求福。

涼風中望後湖的菱荷，荒蕪的臺城，心裏平靜得很，好像在腦子裏開了一部電影，從孫吳開到現在，一部歷史電影，還有配音，『玄武湖中玉漏催，鷄鳴埭口繡繡迴』……呀，南京的劫餘的文化，其在是乎。於喧聲笑語之中，我也哼了幾句：

簪井空遺六代祠

美人風雨泣燕支

明璫留憶他生夢

箋擘猶傳絕妙詞

玉樹歌殘春似水

景陽鐘斷夢成絲

舊情更向何人說

惆悵城頭落照時

好了好了，不再多作箋註，以免無聊，現在日光向暝，滿湖菱荷，別有一番零落蕪穢之致，我真正十分惆悵，十分惆悵了。

九月四日鷓鴣寺

關於『澤存書庫』

冶城的秋色已深，無情風雨，帶來了新涼。在這已涼天氣未寒時，似乎最宜於登臨訪勝，記者生涯是忙碌的，原無暇作此雅事，然而近來和平談判已入牛角尖，一半時恐怕也轉不出來；與其整日爲此無益之事多費時間，還不如來看看南京的文化，『點綴昇平』來得有意思。

前天下午到寧海路十九號去看周逆佛海，吃了閉門羹，出來後就在山西路上閒躍，偶爾走進一家舊書店，買了兩本端木子疇先生舊藏手題的詞集，與老板閒談，知道山西路口的中央圖書館北城閱覽處，即是以前陳逆羣的『澤存書庫』的遺址。心裏一動，遂即走去，被引入一間小巧玲瓏的客廳裏，裏邊佈置楚楚，沙發古畫，不染纖塵。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頗有幽趣。一會，屈萬里先生出見。這是一位山東魚臺的老鄉，人極樸實，是負

青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的，這一組的任務是收藏整理善本、字畫、邊疆語文、檔案遺礙書等。現在他事實上負責『北城閱覽處』的善本整理事宜，將來重慶的善本下運，日本的善本索回，存於滬港的善本再來，這個『北城閱覽處』將成爲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叢集之處，與北方的北平圖書館將爲公藏的南北雙壁了。

我提出了漢奸陳羣的『澤存書庫』的事問他，屈先生很詳細的爲我說了一下這個書庫的歷史，頗有趣味，大可加入『書林逸話』。陳羣字人鶴，是僞府中的老漢奸之一，如果照系統說來，是應當屬於『前漢』的。他當過僞內政部長，僞江蘇省長，這都是肥缺，括錢不少，他大都用來買書，當南京淪陷之初，滿街都是舊書，沒有人敢買，也沒有人買得起，這些書大抵連造還魂紙都沒人要，大多燒火而已。陳羣這時開始收書，於是——般書賈才將這些『廢物』收集起來，少加整理，去拿給陳羣去看。



照我們在那家舊書舖中聽來，書店老板提起『陳部長』來，真好像是在說開天遺事的樣子了，那時他們三五成羣，挾了書到僞部裏去，陳羣常親自接見，忙時也將書留下來，這樣，他在僞內政部長僞江蘇省政府任內，買書不少；等後來作了僞考試院長以後，括錢不易，遂漸不能買書。他的『澤存書庫』共分三庫，他在『自剖書』中自稱一百萬冊，實際南京有四十萬冊，上海蘇州兩地有廿八萬至卅萬冊。是他在臨命之前昏迷了囑，還是後來有了走漏，不得而知，總之百萬之數是遠不到的。

最難得的是他家中（南京）還有十多萬冊，這大抵是最精善的本子，他仰藥前親自寫了數百封遺書，都編了目，又督促家人親自動手整理家中的書籍，編目送到這里。然後才仰藥自盡。遺囑中對『澤存書庫』還念念不忘，囑管事人照舊做事，據那個舊書店老板說還將心愛的古董每人分贈一件以爲遺念。總之，這一切，在漢奸中，算是作風特殊的，也可以說是一個畸人。

這批書，勝利後經行政院批交中央圖書館接收。自本年四月廿三日起開始編目整理，至今大致粗畢，大約再有十數日，即可完事呈報了。現有的書目即已有一千多張。

我順便又問屈先生關於汪逆精衛的遺書，他說在頤和路三十四號汪宅中共有七千冊左右的書，大抵是平常的本子的詞曲書，倒並無什麼可觀，至多也僅是明本而已。

我要求屈先生帶我去看看書，我們走出客廳，穿出月亮門，一大間房子裏，滿地都是蒲包，裏邊滿滿的裝了零亂的日文書，還沒有整理完。

這整個的院子是圓形的。有兩層樓，大約有大的藏書房廿餘間，里邊是一排排的木板架子，觸手琳琅。縹緗滿架。我們順序開了門進去看。因為時間的關係，偶爾拿兩部看看，就已經有不少善本，現在隨便記一點：

一 徐乾學的明史列傳的稿本（或是傳抄本）六十五大冊。

二 宋本春秋集傳。

三 經廠本詩經大全，原裝大冊，明代的豪華裝。藍綾面依然存在。

四 宋紹聖四年福州東禪寺刻正法念處經，字畫古拙，是北宋遺風，紙極厚重。

五 四雪草堂的隋唐演義。

六 弘治本（？）琵琶記。

七 西廂記（李卓吾評本，萬歷本，金谷園本。都有精圖，還有一種滿漢金碧精抄本，抄手工緻之至，滿文譯的漢書，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八 萬歷本三寶太監西洋記（小說）。

陳羣的收書大約很像陶蘭泉的收開花紙書，即極意求好，他有殿本的康熙字典與全唐文，都是最初印本，觸手若新，實在是書林尤物。此外我還看了幾種高麗刊本與抄本，大冊皮紙，非常可愛。因為書還沒有歸類，檢查不

便，我看了一下厚厚一疊的善本書目，宋本有：（一）隋書，（建本，殘）（二）范文正公集，（殘）（三）蘇集，（四）龍田水心二先生文粹，（五）黃帝內經素問（楊守敬跋）。元本有：（一）唐文粹（全）（二）羣書鈔，（三）荀子，（四）李太白詩，（五）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六）歐漢文章百段錦，（七）中和集，（八）困學紀聞，（九）漢書藝文志考證等。

這只不過是匆匆過眼的結果，疏漏自所不免，而淺學又不能做像繆藝風所發明的那一套『黑口，雙闌……』之類的提要，於學人或無用處，不過意在使大家知道在南京，還有這樣一個看書的地方而已。

最後我想附說一句，陳羣在收書之際，也正是上海我們教育部的委託人在收書的時候，照一些紀載，這事不啻是一場爭奪戰；據說陳羣又是不大講究的，書送來好壞都要，然而他畢竟也收了這些。宋元本固無足觀，明本倒

倒確是不少，而且陳羣特別喜歡集部，所以別集類的祕藏尤多。屈先生告訴我說在日本的一部份中央圖書館的書中，明代史料獨多，有些真是外面從未聽到過的祕籍。聽了這話，不僅使我爲之怦然心動。真的什麼時候才得生活安定，重有餘暇來看書呢，在落日秋風之中，走出了『澤存書庫』，我心里還是這樣的想着。

九月十九日深夜

### 訪『益山精舍』

在石頭城的角落裏，清涼山旁邊，有一個清代留下的古老的書院，清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爲了紀念晉代在石頭城與蘇峻作戰的陶侃——那個無事時搬磚的老頭兒，說是要惜分陰的——建立了『惜陰書院』。咸豐年間遭亂，毀了一大部份，後來又重脩，光緒二十七年改辦學校。當時錢塘八千卷樓了

丙的藏書，有繼陸氏誦宋樓售與靜嘉堂之後更讓給日本人之議。繆荃孫大聲疾呼，以爲不可以，以爲這是國恥。得到了當時的兩江總督端午橋（方）的幫助，用了七萬兩銀子買下了。又用了三萬多兩銀子造了四十間藏書樓。是爲江南圖書館。丁家的書一起有十二萬冊，更加上了武昌范氏木樨香館及宋教仁遺書，共有十六萬冊，這是民國十六年的數字。

這一次戰事，這裏的書不會運出去（只有一小部份由柳館長詒徵運往江西），經過日本人的沒收，運到朝天宮的故宮博物院裏存藏。勝利以後清查，居然沒有損失多少。其中的宋本都完全保存，元本損失了四十餘種，聽說是被一位小僞官拿去送禮了，陳羣處也發現過一種，益山圖書館自印的祕籍，現在只剩了三千餘冊（原有九萬本）。所以我想去買一部阮大鍼的詠懷堂集也沒有成功。現在的志書有二三十架，三間大房子，在江南藏志者中可以算是巨擘了。還有一個特點，值得提出來的，這裏的主持人倒還頗有一點

古風，他們重視傳抄的工作，如果你拿了丹鉛硯筆，帶了普通的本子想去借他們的宋本來對勘，或抄錄的話，他們是非常高興的。不像北平圖書館那樣重門深鎖，將宋本書放在玻璃箱中，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之流才有看的福氣的辦法。大家都在喊學問是公器，可是許多人都肯拿出藏本來給人看，以免搶去了他的教授的金飯碗，這情形，只要一看那些專作冷門學問的教授中的情形，即可明瞭。因為這些東西。一向不爲人所注意，他們搜到了一二稀見冊籍，即可雄據砧壇大加鋪陳，據爲私產，殊有專利之勢。一旦要錢用時，還可以高價售與圖書館，不過這一着大抵是不大用的，因為這等於賣絕了自己的生路，其悲哀猶如李後主之失去南唐，蓋可原諒也。

廢話少說，因爲主人的好意，我也有幸登樓看了一下好書。由兩位老先生（他們服務本館已經數十年了）引導，沿了已經將要頹壞的木梯上樓，開了門進去，在這空洞洞的大樓中，放了幾排木書架，沒有玻璃，聽說這些還

是幾經努力方向朱家驊要來的。一架架都滿滿的裝了書，樣子比『澤存書庫』擁擠得多了。據說他們原有的書櫥，楠木製的舊櫥，已經被當柴來燒掉了，現在還剩下一隻，放在隔壁。算是紀念品。

秋陽從窗口照進來，長書桌邊還放滿了沒有整理的書，用草繩拴着。我真爲這批書痛心，用草繩拴的地方，那些宋紙都有些磨損了，這是我們用來對待海內孤本的方法。這樣一個圖書館，只有七個人負責理書，沒有一部車子（車子都運兵運軍火和裝姨太太去了），館方好容易從有關方面借了一部卡車，將積存他處的全部珍本扔上車去，運到龍蟠里，再卸下來，堆在地上，當天因爲雇不到工人，於是這些宋元本就只能在潮濕地上睡一夜，幸而還不會下雨，現在是用每天四千元的人工資雇了工人來將這些書陸續運上樓，草繩作細，擲在樓角，如果你去一翻的話，那全是四庫底本，商務的四部叢刊古逸叢書的底本，毛抄黃跋。……這簡直是一種『傳奇』，可憐的不能使人相



信的「傳奇」。

居停主人殷勤地從書堆中找書來給我看。第一部找到了宋小字本晉書，這是商務曾經影印過的，板式甚小，厚紙，磁青面，初到手使你不覺得這就是如何可珍的冊籍，可是你一看那鈇割銀鈎的字跡，一筆不苟的刻法，你將歎詫這比了麻沙本的字體，比了黃善夫本史記的字體，更可愛。我又看了宋本漢書，這是有如黃善夫刊書的字體了，墨光如漆，薄紙上有如雪狀的墨痕，有如看宋人墨跡，加於讀書的興趣之外。

關於小字本晉書，傅增湘說過：「蓋北宋本也（按指自藏小字本唐書）字體秀勁，筆意在褚顏之間，斷爲閩中所刻，與宋健本之鋒棱峭厲者迥然不同，蓋北宋尙存古意，不似南宋以後專以精麗爲長，此時代刀法之變遷，不廡繕工之有優劣也。余舊藏百衲本通鑑，其小字十五六行者與此正同，他如日本官庫，所藏初學記，江南館所藏晉書，其細行密楷，亦類此。」

我前面所寫，意殊未盡，翻檢藏記，偶得傅沅叔的一段話，抄了來說明正好。傅氏是老輩藏書家，凡老輩都喜歡考究避諱，與白口黑口的一大套，而這裏却能提出版刻的風氣加以注意，難得之至。我雖然不能一定斷定那本晉書的即是北宋刻，然而它與南宋本的不同，則是不容漠識的事。

黃蕙圃自稱『詞山曲海』，然而士禮居藏詞曲爲外間所見者絕少，近年來才少有發現，這裏有一部元刻的『陽春白雪』，可以算是非常的珍品了，書是蝴蝶裝，最可愛的是書前的一張柳如是的小像，作道家裝，圖作於清初，懸想當是曾經親自看見過河東君的人物所寫，三百年前秦淮河上的名妓，後人曾經爲她作過『事輯』，她曾經追求過陳臥子，自稱女弟，陳不敢接受；後來才轉而看上了錢牧齋，在我聞室中爲牧齋檢書抄文，有如女祕書。春浮園集中有記云：『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詠終日；』原書後面有黃跋，當時未細看，回來檢士禮居

藏書題跋又不見，不知曾否提到書的來歷，也許這是絳雲樓中故物，小像也是原寫，那麼就更有意義了。

此外有王棻友說文解字句讀的稿本，丹鉛滿紙，可以窺見二三四百年前人著書的遺風。宋乾道本「頤堂先生文集」是商務古逸叢書的底本。嘉祐本唐書，明活字本「鶴山大全集」，宋巾箱本「歐陽文粹」。宋本「醫說」，與明嘉靖翻本對讀，真是有趣的事；字體，行格全同，有如臨模古帖，然而風韻相差是不能掩飾的，這裏可以看出明翻宋本的可珍，更可以看出宋本的風神，如此，庶幾不會從書賈手中買到「宋本」的翻刊書了！

宋活字本「壁水琴英待問會元九十卷」，明陳白陽藏。宋朝曾經有過膠泥活字，長沙葉德輝藏有「章蘇州集」，說就是膠泥活字；這一本後邊有「牌子」，羅列「麗澤堂活版印行，姑蘇胡昇繕寫，章鳳刻，趨昂印」，可以算是中國活字版史上的紀程碑了。

一部宋刻，宋紙，宋印的「雲仙散錄」，所用的是宋朝的公文紙，每張都蓋有官印，並紀年代，有開禧元年六月，嘉泰四年十二月字樣，都剝空襯紙，以便觀覽。

這時柳老先生翼謀進來了。戴了眼鏡，穿了舊夾袍，六十八歲的高齡，說起話來還是精神貫注的。我有機緣與老先生坐談，聽他述說了九年來流離的經過，他說到激昂的時候，總是說，「非人力所能爲，」看了這批書又重新被整理，放在書架上，他說：「書住在此樓三十餘年了，八年中遷居流浪了一次，今天仍舊回來，真是神靈呵護……」這使我想起了藏書家在題跋中所常說的那一套神話，然而這却是極富於感情的。

柳老先生追述九年前逃到武漢與當局交涉連書，那時的江蘇省教育廳長，柳先生說「就是周逆佛海」，給了他多少留難，漠視，規避。……

勝利以後，他馬上飛回來看書，與杭次長立武幾次交涉，才在接收大員

的機位中佔了一個位子。他是非常感慨於南京接收時的紊亂的，曾幾次說及。這裏我想追述一件已經爲圖書館界熟習了的故事。山東陷敵時，濟南的山東省立圖書館長王獻唐作了呈文給韓復榘要求派車，韓在呈文上批了兩個大字「不理」。

現在，柳先生幾次請江蘇省教育廳派人來館看看，得到的結果還是「不理」。據說他們不願來看，是不敢來，一看之下，書櫥沒有，人手不足，……在在都要增加經費，可是省府正在關注「蘇北難民」，想請「上海小姐」們給弄一筆錢，又那裏管得這些連燒火都不燃的宋元本呢？

我陪了柳老先生緩步去看了他們的藏志，看工人在連書，走下了樓，穿過「陶風樓」，柳先生告訴我，這是紀念陶侃，陶澍，與端陶齋（方）的。走過庭前，雙梧高聳，舊時的庭宇依然，書房如舊，柳先生指點着這些說俞理初，胡培翬都在這兒作過山長，這些舊房中也住過不少名人，如薛時雨的

姻戚，袁爽秋，都是這兒出身的學生。……叩別出門，坐洋車回去，看看石頭城上的一片落日，也真感到有些「古意」，也感到異常的黯然。

九月二十八日上海

附記：今年夏天，在來薰閣買到兩冊「陽春白雪」，即是那曾經柳如是校過的元本的撫刻本，黃跋也照樣影刻了。可惜書中的校筆，與書前的河東君小像沒有辦法照樣刊下來。

三十六年七月二日重校記

### 「美人肝」

南京是所謂六朝古都，秦漢以前不談，僅自孫吳大帝黃龍元年（二二九）建都開始，到現在已經是一千七百多年了。其間雖然經過多少次變革，兵火，到現在，總算仍舊是政府所在的地方。想看看南京的文化，極容易聯

想到古昔，事實上似乎也只有『古昔』還可看。要想找民國三十五年度的新文化，可以說並沒有。除了中央研究院的房子還漂亮之外，似乎只有一二種倣效上海方型小報的豆付乾周刊了罷？說也難怪，勝利雖已一年，干戈却尚未化成玉帛，乒乓之聲起於天末，又哪裏有閒心逸緻來講求禮樂絃歌之事？因此，要在這方面找材料，就異常乾枯，而且這僅餘的一點『古昔』，也將爲當局的『粉飾』而日益消亡，靈谷寺改爲陣亡將士墓，豁蒙樓上住了防空的大員，『南朝四百八十寺』這一修飾會弄得古蹟蕩然，阮步兵的墓碑上刻了黨徽，朋友說笑話，不料這位晉代的狂詩人千年之後却變成了一本黨同志，阮公地下有知，不知當怎樣『詠懷』也。念郁達夫遺詩，『唱破家山飾太平』，即使是多晴好的秋陽之下，也不免有些憤懣了。

提起文化，這應該是歷史流傳的結晶品，這中間自然包含了兩種，其一是太平盛世，衣食豐足之餘的餘緒；另一種則是世紀末人們瘋狂的享樂。前

者可以舉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官江寧織造時，曾刻「棟亭十二種」，其中有「粥譜」等一二種，講究吃而及於吃粥；可謂精緻了；原書少見，讀者大抵還都熟習紅樓夢上寶玉挨打以後吃蓮葉羹的情形罷？至於後一種則可以舉出較近的南明作例，一翻「板橋雜記」之類的書，總該驚異於那些「名士」「美人」是怎樣的在吃着；玩着；穿着。却說明朝的南京，與現在稍有不同，現在繁華中心的新街口一帶，當時還是「大內」，商業集中處還在「聚寶門」（今改中華門）一帶。如果想了解明代金陵的繁昌情形，我想是非在中華門內外一帶多走走不可的罷？自中華門沿城西行，在現在已經十分荒落的西南隅裏，正是當時的達官貴人們的園囿所在地。僅舉一例，阮大鍼的「石巢園」即在此處，當時人稱之爲「褲子襠」，現在是「庫司坊」，還有一灣小池，兩片斷石，正是當時詠懷堂遺址，上演「春燈」「燕子」的所在。中華門外，過「長干橋」，經「雨花路」，兩旁的店鋪，古色古香，還都十



足的帶了『舊味』，我想當是太平軍後的遺跡罷，自然，時代逐漸加上去的色彩也還是有的。在這裏，在僅餘一楹的『大報恩寺』的對過有一家十分不起眼的小店——『馬祥興』。

店雖小而却十分有名，是一家清真教門館子。以一味『美人肝』馳譽當世。聽說當汪逆兆銘開偽府於金陵時，曾經時常深更半夜以榮寶齋小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派汽車到這裏來買菜回去。這事至今在南京的小報上還津津樂道，甲申三百年祭，金陵就更有了新的馬阮，如果依照『歷史循環論』講來，也真是『並非偶然』的罷？

我與朋友也自然是想領略一下這名菜的。坐在暗黑的房子裏邊，據了一張古老的座頭，與堂倌商量。回答却是沒有，原來所謂『美人肝』是一種鴨脯，每隻鴨子只有一隻肺臟，大小約一吋罷？如果要拚成一盤菜，似乎就非幾十百隻鴨子不辦。店中經常派人在市場上面收，收得與否是沒有一定的。

我們就另外請堂倌推薦兩樣拿手的，就又要了『鳳尾蝦』與『蛋燒賣』，要半斤黃酒，沒有『美人肝』，究竟未免有些遺憾。

看看這家店，前面一間是櫃台與鍋竈所在地。後面一大間就是賣座的地方，上面搭了簷棚，聽說戰前不是這樣子，這是轟炸以後的遺址。裏面用木板搭起來的一間，則是『雅座』了。與我們並排而坐的，正是一些『販夫走卒』，短藍衫，大肚皮，一杯一杯的喝着。再隔壁，就又有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還帶了『紅襟翠袖』來，如果講『民主』，這裡却還有一點點。『上流人』的檯面亦只不過加上一張白布單，因為他們是在請客。

一會，胖胖的老板用荷葉包了剛剛收到的一些鴨脯給我們看了，他的臉上充滿了欣喜之情。『剛剛收到了這一些，就給你加一隻美人肝罷。』我們自然欣然接受了。多美麗的質樸的『人情味』。

我的確覺得這是古昔的文化的所在了。我又想到北平的『沙鍋居』，與

另外一家吃燒牛肉的地方。也是這麼一個逼狹舊老的小房子，也是這樣的九流三教擁擠一堂，一同欣賞他們的美味的方。西歐與英國人似乎還可以欣賞這些，美國商人太抵絕對不能了解這個了。無論生意多好，「沙鍋居」每天只賣半隻豬，決不增加。甯願讓十一點來的顧客失望而去，明日請早。清朝的大臣們早朝退班後不及更衣，全副盛服，擡起一脚與販夫走卒一起圍爐燒牛肉吃，老板沒有想到「雅座」更不必說「女招待」了。這大約是中國人的一種特別想法罷，在南京也會有過陳後主的「臨春」「結綺」，但是詞人們總是慨歎於「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坍了。」很自然的歸結於「知足長樂」「滿招損，謙受益」，融合了道教分子的所謂儒家思想，就是這樣。它的好壞與留給中國人民的影響不提，這是地道的中國文化的遺留的事，總是正確的罷？

看題目好像是要大談其「食道」，不道這個我是不懂的。「美人肝」在

我看來殊無異於炒鷄絲，雖然更多一點清淡味，而且它的名字又那麼好。此外，我們的便飯實在只用了很少一點錢，比到什麼『三六九』之類的地方還要便宜。

十月九日

## 關於魯迅先生的遺書

許景宋先生新自北平回來，今晨往訪，聽許先生說了她對北平的印象。

二十年沒有回去，北平在許先生看來有三多。其一是老頭子多，在馬路上隨時可以看到一大把白鬍子悠然閒步的老頭兒，如果想敬老，設筵招待，絕不愁座上缺人。其次即是古樹多，多少株樹幹已經乾枯了，而枝葉還扶疏繁茂着；再就是臭氣多，因為北平沒有下水道，又沒有了挑水的人，所以家家都將用過了的污水倒在街上，院子裏，每天泛潮時一片臭氣。

此外，北平很少改變，物價非常便宜，白菜論『百斤』來買，頭號大柿子兩枚五百元；葡萄梨等水果，每斤在千元左右，只是米價高。除了這些她又提到了北平的可愛的安謐、要想讀書、做學問，北平還是好地方。

許先生曾經看望了魯迅先生在家屬，安置了一下，並且將魯迅先生的一部份遺書帶回來了。關於魯迅先生的遺書，抗戰中曾有過被售的可能，後來總算沒有賣；聽許先生談，損失是還有一些損失的，這些事聽了使人傷心。現存的藏書都已經編了目錄。這次攜帶了來的全是魯迅先生的手稿本，抄本，和一些字畫。

在這批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種校勘本，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與謝承後漢書五卷。

許先生打開箱子，從裏邊取出來包紮得好好的四五包稿本來。一層牛皮紙下面是另一層毛編紙，包封上有魯迅先生親筆寫的書名這些都已被什麼人在抄目時打開弄碎了。書稿用毛編紙，活頁，紙訂。未訂成冊的，都用寬約一寸的桑皮紙圈套起，處處可以看出作事的精微細緻。根據在三閒集末先生自撰著譯書目所說，「嶺表錄異」是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

遺的。編三十年集時因爲適值抗戰，書在北平，未能收入。同樣，輯本的謝承後漢書五卷，也不見於「全集」，後漢書據先生自注，是『多於汪文臺輯本』的。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中說：『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爲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爲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版，從這篇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先生手寫字體極秀整，不像晚年的蒼老。如果藏有川島校印的「游仙窟」的，可以從卷首先生手書的序言中領略其風度。兩書都間有眉批，大概是全書成後又有新發見的地方後來再加註上去的罷？

此外，以「碑錄」的部份爲最多，有兩大包，抄寫字體，秀整如前，自漢晉北魏以來，陸續抄錄。先生所據，不知道是原拓抑或後人的碑傳，抄寫不僅錄文字，而且存原式，如「正解寺殘碑」中有斷裂，先生卽照原式中加摺紋，遇有闕字，大抵以方格示之。在書中，還夾了先生自製的方格紙，與

紙製的營造尺型，用以度量影錄者。

這時期，正是袁世凱作了大總統，公佈了「修正約法」，準備作皇帝的時候。國內是一片烏烟瘴氣，先生精神上所受的壓抑至大，在袁氏死前一月，民國五年五月，先生移居北平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又過起索居「僧舍」的生活來，用以消磨時間的方法，即是抄古碑，在「吶喊」的自序中有一段：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曾經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



『你抄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抄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

這裏所說的 S 會館即是紹興會館，金心異者錢玄同也。文章背後的一種無限的寂寞，溢於紙背，現在我重翻這些經錢玄同先生摩抄過的古碑抄本，猶不勝其陰森之感。

這些有什麼用呢？以一個人的財力收集古碑拓本，以一個人的精力抄寫着，歷經數年，成書兩大疊，這在擁有雄厚資力與人力的日本人的美國人的研究所看來，是不足道的愚人的行徑，然而在中國的樸學家看來，正是一種

寂寞而崇高的工作。自俞曲園，章炳麟以降，魯迅先生恐怕是中國樸學收場的一個人了，他用了這個消磨了他年青的生命。

留在後半生裏的痕迹是先生的字，其中有着濃重的魏代碑刻的筆意，雄深樸茂，嘗見先生所書「海上述林」「海燕」……如集自古刻，令人深感這是此一時期中先生抄古碑所遺留的影響。在「碑錄」之外，先生有興趣的是六朝造象，古磚，和魏晉人的文集。出於此一範疇之中，就又有下面這些抄本：

#### 佛象記

沈下賢文集

百專考（滂喜齋叢書）

漢石存（羅振玉著）

出三藏記集（梁釋僧祐）

謝氏後漢書補

青瑣高議

邃初堂書目

謝靈運集四卷

六朝墓名目錄

唐宋傳奇抄本多種，中有：

綠珠傳

梅妃傳

趙飛燕外傳……等

在這些書中，除了一望而知的抄本之外，其中「佛象記」與「六朝墓名目錄」兩種都不書撰人，想來是先生未完成的譜錄工作。

「魯迅傳」末所附「著作年表」有「六朝造象目錄」與「六朝墓志目錄」兩種，都未印。名稱有殊，不知是否即爲此兩冊。

在兩書底頁都鈐有「會稽周氏藏本」與「周氏」小印。

「遂初堂書目」的首頁，還有先生硃筆所抄四庫提要之類的引言一頁。還有一部「羅氏羣書」，缺了首冊，其中有先生所抄補的一卷「淮陰金石僅存錄」，書式大小，板匡字體，都與原書無異，令我深深感動於先生的這種影抄的精神。在過去，毛抄，黃抄是以神似原刻，毫髮無爽有名的，不過這大抵是倩「書手」代抄；甚至在賣書單上（如汲古閣）還特地標明，說是花了若干抄工本錢，如此出售，還算賠本之類的話。親自手抄，如此工整，除了用作學問代娛樂這一種說法來解釋以外，恐怕就難以講通了。

先生所說消磨生命於抄書的話，現在看來也確實有意義，並非冷寂的反語，如「羅氏羣書」刊於光宣之間，「滂喜齋叢書」刊板至今猶存，「遂初堂書目」更見於滄山仙館叢書中，都不是什麼難得之本，尤其在當時，價錢怕也並不貴的，這裏的勤勉地手抄，其用意，我想大抵是在求一種寂寞的悅

樂能。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從抄「遂初堂書目」可以看出先生對藏書的看法。這是宋代藏書家尤袤的書目，如果講究板本，這不適用，因為尤氏所藏都是宋以前人的撰著，不附版本注，無由考索。然而別集中收六朝人著作甚備，「譜錄類」中多關於古石刻，古鏡，石鼓之類的書。在先生的研究的旨趣上是相合的。原書跋中有一則云：

「李太史燾云：延之（按尤袤字延之）於書靡不觀，觀之靡不記。每公退，則閉門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我讀了這一段，懸想魯迅先生當初抄此目時，應當也深深的感於宋代的這位讀書人的寂寞的悅樂而會心的罷？

景宋先生說還有一大批拓本，留在北平，因過於笨重未曾帶來。她說這裏邊有古磚的搨本，我猜想或者就是先生所辛苦收藏的漢畫石刻罷？這一部份未印的遺書，應當最爲我們珍重。魯迅先生在「墳」里「說胡鬚」一文中曾經說起：

「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都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這話也不是憑空說的，是根據了搜集的漢唐石刻搨本而言。今年在京，訪問周作人時，曾經問過他苦雨齋中可還保存了魯迅先生的什麼集外文。他在回答沒有之後也特別提出了這一部份東西認爲是先生用力最勤的工作，值得重視的。

在箱子角裏，許先生又找出一冊黃有光紙面的紅格本，是「明以來小說

年表」。起洪武元年，迄民國癸亥（十二年），列了表格。上列公元，次列干支，再次是年號紀元。看樣子是剛剛起首的長編工作，不會完成。填入的小說名目甚少。書端有「凡例」兩則：

「一，云某年作某年成者皆據序文言之，其脫稿當較先。」

「二，所據書名記於下，無註者皆據本書。」看了這個，知道先生於唐以前的古小說的稽考之餘，也曾有意於近代小說的研究，與「小說舊聞抄」同爲長編的工作，可惜不曾繼續做下去。

還有一冊是「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木刻原本。陳衡恪署檢，封里有「乙卯二月刊成，會稽周氏藏板」的牌子。白紙一冊。至於「金陵刻經處」所刊先生指資刊刻的百喻經，許先生說可惜沒有找到。

書之外，許先生又拿出兩捲字畫來。這也是從北平魯迅先生的故居書房中檢出來的。因爲保藏的不慎，一些畫卷的下角已經被老鼠咬碎了。最大的

「一張是一張中堂，厚紙，章太炎先生所書：

『變化齊』，不主故常。杜谷滿谷，杜阮滿阮。塗却守神，以物爲量。』

上屬「書贈豫材」下題「章炳麟」。

其餘都是小幅的山水。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師曾所作的小品山水冊頁，有一幅上題豫才仁兄屬，下屬衡恪（師曾名），這些小品冊頁與後來陳氏爲北平各南紙店所作的箋譜風格相同，魯迅先生酷愛板書詩箋，其發端甚早，從這裏的請陳師曾作小箋，即可看出。先生作「北平箋譜序」中說：

「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箋出，似爲當代文人特作畫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甯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爲鑄銅者作墨盒，鎮紙書稿，俾其彫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卹其技於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合，通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正巧，這裏也正有林琴南的一幅山水小幅，除陳林之外，又有包公超的工筆山水，戴克讓的小幅山水，吳江袁章（陶厂）所作的絹畫山水。全部是這一類的小品。

另外還有兩張太平天國的玉璽鈐圖，有『天下太平，萬方來朝』的字樣。走馬看花地瞻視一過，却也費了兩個鐘頭的時間。這只是極草率的紀錄，不免有誤。我極感欣幸的是得以親見這一代巨人的早年的生活的片影，使我有如走入北平的紹興會館中，彷彿看見先生寂寞地坐在那兒抄着古碑，間或也摩抄一下這些小小的書稿。我極欣喜能見先生的人格之全，他在戰鬥之餘也喜歡寄情於這些小小的藝術製作，並不像有些人所想像，他嚴肅得連笑話也不說的樣子。

十月二十日寫畢

## 風塵

### ——記一個可愛的人

少年時的哀樂往往是比了現在要真切得多的。當六七年前，那時我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寄宿在一個中學校裏邊。這幾年寄宿生活，在我的狹小的記憶中，裝點着極美麗的動人的一面。更使人不忘記的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雖然有整天的休息，可是看了第二天的日歷，就不免要浮出一種惆悵的心情來）。還記得在星期天的傍晚，從叔父家裏回學校去時的情形。在一條小河的岸旁，等候一個僵硬的老人的擺渡。一抹斜陽，在渾濁的水面上映起一片金黃。叢集着的漁船上一縷縷的浮起了晚炊的煙火。跳上了搖動不停的渡船，拿一個銅板扔到古老的紫色瓦罐裏，發出一聲極其清脆的響聲。

老人一聲不響，慢慢的搖起櫓。這咿啞的櫓聲令人感到說不出的悵惘。

星期六的下午却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情緒。幾乎每個人都要盡量享受這樣一個下午。坐了人力車到遠遠的市裏去，在商場裏邊的書攤上消磨一些時間。華燈初上的傍晚，常常是隨便到附近的『館子』裏喫一次晚飯。初冬的北國，已經吹着峻厲的北風，一陣陣捲起黃沙。紅油漆的飯館門窗裏，掛着肥肥的填鴨，和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火鍋。高高的站在砧板上的人，用了磨得明亮耀眼的刀切出『飛薄』的羊肉片來，那連了凍結了的白色脂肪的羊肉，在一百支燭的電燈光亮下面，越顯出了紅白相映的豔麗。這就是出名的羊肉刷鍋——北國冬天的名物。

喫過晚飯後走出不大熱鬧的巷子。那裏的燈光是暗淡的，只有幾支暗黃色罩滿了蛛網的電燈在鐵門上邊照着。黑暗的角落裏轉出一個穿黑色短衣的人來。

『先生，去看看！新到的女學生！』聽了這個就急急的走到巷子外邊去。那人還是緊緊的追着，一直到巷口。這裏是霓虹燈的世界了。廣告字的霓虹燈管裏，像是充滿了凍結的鮮血，在吹着要刺進皮膚裏去似的虎虎的北風中。

跳上人力車，放下前面的棉布車簾子，憑他拖到市聲遠去的黑暗裏去。學校是在都市的西南角上，隔開了租界的是一個有着『三不管』的奇怪地方的地方。當人力車從酒綠燈紅的世界中出來投進死靜的黑暗中時，聽着車夫在迎着北風裏行進的喘息，格外的發生一種嚴肅感覺。道路是崎嶇不平的；這地方是都市排洩物堆積的地方，在黃土裏，時常傾斜的露出棺材的一角。薄薄的幾片木板，經過野狗的努力，很容易的就被弄開了。這就是一些勞動者的歸宿。

從棉布車篷兩旁的小窗中遠望着漸漸遠了的租界（那是籠置在一陣火樣

的紅光裏），××公司高高的尖頂上掛了電燈組成的大字。車子的經過，引起了野狗的嗥聲，悽厲的，像游絲一樣的，飄蕩在北風裏。坐在搖動的車上，只是想像着宿舍裏的溫暖空氣，緊緊的包在大衣裏蜷成一團。

長長的宿舍的走廊，有幾個不小的火爐子。一打開裝了彈簧的風門，就匝面吹過來一陣暖霧。進了房間以後弄亮電燈，四方的桌子上罩着一層黃砂，這是括過一下午風沙的成績，雖然窗子是緊緊的關着，沙子還會從僅夠吹進一絲冷風的細縫裏飛進來，細細的敷在桌子上面。

桌上有一張柬帖。這是從一個先生那裏送來的，說是要我到他家裏去談一下。那時我還保存着一份年青的心，手裏舉起了這從先生處送來的請柬時，立刻感到了非常的興奮。知道這是已經送來一些時候，就趕快帶着驚喜的心情跑去。學校裏有一排爲先生們建築的小小平房，大約有九間的樣子，所以就叫做『九間房』；這是在隔開一條街的另外一座樓房的下面的。在歸

淡的路燈下面跑着的我，心裏是怦怦的跳動着，這似乎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受人的邀請。

我站在一間小小的房子門口。窗子上貼着的紙，已經爲日光晒得黃黃的了，屋裏的電燈光映出上而一些雨水漬濕的痕迹。我輕輕的敲了門。得到了回答，推門進去看見他穿了黃色的毛綾衣在火爐旁邊站着。火爐上有一個小小的鋁鍋子；水正在沸騰，在寂靜中很清晰的可以聽出火燒得旺了時的絲聲和鍋子裏的水的輕微的滾沸聲。

「天冷得很呀！禮拜六的晚上，請你們住校同學來玩一下，吃點梨。」他的口音帶着很濃的四川味。說話常常帶了輕亮的尾音。他從鍋裏取出一片片煮好了的梨片，盛在碟子裏邊，旁邊放着幾根牙籤。

「吃，吃。不要客氣。」他用力擦了擦手，兩肩稍微有一些上聳，瘦削的臉上笑的時候更凹下去了。他走到旁邊去拿火柴點上一支烟。屋子裏有兩

支書架，全滿滿的裝了書；上邊貼着紙條『櫥內書籍，概不出借。』看了那些從圖書館裏借不到的文學書出神的我，這張條子，使我失望，就一直的走着。他似乎也看出來了。

『你看在書架上貼着這種條子，太不客氣了罷，教員借書給學生真是討厭的事情，往往收不回來。就是收回來也舊得不像樣子了，你要借可以拿去，不要緊的。』從圓形眼鏡後邊露出微笑。我終於揀了兩本小書回去。記得裏邊有一本是『我們的六月』，裏邊有一張紙印的山水畫的，很可愛，後來印的就沒有這一張圖了。

他和別的一些先生們是很有些不同的。有時候他和我們在一起包飯。我們都還是小孩子，一桌六個人裏五個人都是矮矮的，只坐了他一個穿西裝帶眼鏡的高高的人。十二點鐘開飯以前，飯廳裏敲碟子聲音一片響，教務主任聽見跑來彈壓時，看見他也拿了筷子在輕輕碰着碟子邊，就不好意思的走出

去了。蔡茶了，我們吃得真快，真對不起他，在他還沒有吃完一碗時，我們早就吃了兩三碗了。三盤葷菜也吃得差不多，還剩下一碗豆腐或是白菜。這時我們就擁了他出去散步，說一些笑話算是飯後開胃的東西。

他愛和小孩子一起玩。可是和他的弟弟（那是一個作家）一樣，都是抱着獨身主義的，回想在那學校裏熱鬧的校刊裏有一部份是專門登載「校聞」的。有一個統計，在教員裏的獨身的人只有他一個。於是我們就努力替他設想着種種可能的故事。有一個從美國回來的華僑女先生，想向他學習祖國的語言，常一起在外邊散步。那時流行着對他的故事太多了。可是在一個先生們合作的英文劇中他是扮作一個前清的縣令的。在審問着一件婚姻的案子，那女先生是問題裏的人物。縣令出場前，先有幾個穿了黑衣服戴紅帽子手執木板的人出現。我就扮了一個那樣的角色，我們出現後一會，台上拉着胡琴裏的『小開門』，一個非常好聽的調子。他就走出來了，瘦瘦的臉，戴了『秋



帽」，更顯出尖尖的下巴來。帶着一幅黑色的墨鏡，放下了馬蹄袖打着靴子上的灰塵。這一切作得那麼像，在十多歲的我們看來是要大笑的，在和他相仿年紀的人看來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來。

他弟弟有時過學校看他。那時學校旁邊一些書店裏的同一署名的小說就賣光了。拿了去請他介紹經他弟弟簽名。這在一些年輕的人，是很可喜的時髦的事情。許多人在那些書裏接受了些愛自由愛人類的理想，就常常拿他當作很親近的人看，覺得他也是和他弟弟一樣的人。

學校有一些老式的人作舍監一類的事情，常常會無聊得尋一些事情來作。如果有人常常有新的雜誌從外面寄來，或者宿舍裏的書架上，多了些新書的時候，那他們就會注意了。雖然不過是二年級的學生。這時被注意得有些憤怒了的人就去找他訴苦，他也總是很同情的向教務主任去問問。教務主任自然是隨便的答應了一下算數，也拿他來看作天真的小孩一樣。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初，我才從軍訓營裏回到學校裏來，準備着南下。把行李弄好交給旅行社，車票也已經弄到手以後，就在學校裏徘徊着消磨剩下一個下午。好像有一點心靈的預感，對這幾年來的遊釣之地，突然發生了依戀心情。吃過晚飯以後就獨自走到大操場裏去。是一個作田徑賽場地用的大大的廣場，一個人也沒有。地上因為好久沒有人來，下過幾次雨以後，長出青草來了。廣場對過的樓上，蕭疎的只剩下一兩支燈火，牆邊有一排木板製的看台，最高的一層正好可以看到牆外邊去，外面是一片荒涼地方，冬天是一片風沙，夏天雖然給寥落的幾株遠林滲上了些青綠顏色，可是也還寂寞荒涼得很。遠遠是一道『驢子河』堤。我跑上木看台高處去看落日——這是我常看的。一條河堤遠遠看去只是一堆黃土，大地是那麼缺乏變化，漫天都是黃黃的一片沙色。賽馬會的人在外邊溜看馬，一陣嘶聲隨着晚風吹來，就像是空虛的心裏給吹走了些什麼。

『看日落。多美的日落。』我一回頭，又看見了那高高的身子。遠遠的日頭像一個大紅球在河堤上浮看。

『今年暑假沒有到別的地方去罷？』

『附近都玩過了。回家又太遠，所以還是留在學校裏。每天打打網球，看看落日，也不壞！』他笑着，可是並沒有平常高興時笑的那種高揚的尾聲。

『你就要回家去了罷！別是叫時局嚇怕了。你看我多鎮靜。非等打起來決不離開學校。你知道我住在那房子七八年了，不願意離開呢。』

這時太陽已經全部沉下河堤去了。祇還剩下一片紫紅色的光彩。我們慢慢走下去在『跑道』上躑着，很少說話，一直到街上滿佈了燈火。

從朋友的來信裏知道，學校被炸的第一顆炸彈是落在他的那間房子上面的，就是我在那個冬天的晚上吃過煮梨的房子。那些書大概也都變成灰燼，

他倒是預先避開了。海上已經起了秋風，只是沒有夾着北國那些風沙；看了佈滿了燈火的街上的景色，我心裏深深的懷戀着那一個看日落的傍晚。

二十八年

## 李林先生紀念

李林先生逝世，迄今已是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幾次企圖執筆寫一篇追憶先生的文字，（大約有四五次）都不曾完工，而一經追憶，也往往使我墮入辛酸的舊夢中，不克自己。因為他雖然是我的先生，但相待親切有如家人，而且有許多話是家人中間也不會談說的，更能從他那兒得到誨示，往往使我明澈，使我感動，於是我乃永遠不能忘記那些下午，我跑到他的那間排滿了書架的房子裏去談天，一坐就是好半日，在那些日子中，正是上海成爲孤島以後，天日陰晦，心情也同其暗淡，於是這些談話，就成爲不可或缺的生活之一部了。欲有記述，却深苦頭緒紛繁，正是『往事如煙』，現在祇想從這重重的煙雨中摘取一些閃爍，分別記述。

他是一個最好的老師，這在他的學生中大都是這樣的感覺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着一顆孩子的心，生活在我們的一羣頑皮者的中間，很缺乏那一種岸然的氣色。他和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玩球，一起唱歌，遊戲，——上課時也常唱歌或走出去遊戲一番的——，一起去看電影和溜冰。這使我們覺得很特別，可以親近。還有個原因，是他沒有結婚，也似乎永遠不預備結婚，而這在當時我們的先生之中，是頗特殊的。

他看待學生像自己的小弟弟，而自己却從來不以先生或長輩自居。這情形在學校固然如此。就是離開學校在上海重逢時也還是如此。當他告訴我怎樣從日本人的炮火之下逃出學校，穿過東馬路走進租界去時，他笑着形容當時的慌張，將草帽放在頭邊，用以『防禦』從旭街那邊飛來的機關槍，彎了腰跑過街去。那時他正像一個孩子，忘記了坐在前面的是他的學生。

又談到了在學校時他被任命爲訓導員，奉命去注意一個同學的事。那位

同學喜歡買些當時風行的雜誌和文學書來看，因此就被認為有問題了。他接受了這一個「使命」之後，在訓導會議上發了一頓牢騷，以後學校也就不再請他做這種事了。

他喜歡買書，他的小房間裏有着滿滿的幾書架的藏書，魯迅與郭沫若郁達夫的都有全集，可是他最討厭出借，在架上貼了小紙條，說明概不出借的話。然而我卻在那裏借過兩本書。當時是預備開個玩笑，碰個小釘子的，然而却借得了。當那本小的同人雜誌「水星」在北平出版時，他在學校貼了兩張小廣告，他是代訂人。學校附近的一家『會友書局』，是他常去的地方。我常常遇見他在虎虎的北風里聳了肩，挾了兩本新書從書店裏走回房裏去。後來天津陷落，他的書却在天津市場的舊書攤上出現了。朋友買了幾本又送給他。他說這時候藏書的興趣已經減低了。

天津大水，他困在那兒，教兩個中學，整日奔忙，缺乏運動，後來來到

上海，不做事，索居在一角小樓上面。平時的生活也還是看看電影，買買英文舊書，買買舊唱片。寂寞之至。隨了日本人進入租界，他更缺乏了笑容。生活更憂鬱了。他的弟弟朋友有很多都已離開了上海，他於是更寂寞了。

在我去看他時，常常談到過去的事。我却從來不曾問他爲什麼還不結婚。他也常常笑着摸摸下巴上生出來的短髭笑說，「老了，老了。」我也沒有問他的年歲。我恐怕這些都會刺激他平靜的感情。

後來，北方有不少同學到上海來。漸漸地來看他的人多起來了。有兩位女同學時常在座上遇到。然而好像也寂寞得很，沒有什麼話可說，她們繼續着這樣的訪問，他也只是用着平常的方式接待。喝喝茶，談一些過去的事。這些舊事雖然並無趣味，可是依然有一種引誘的力量使我們接連地重複地談着。他倒茶給我們時總是用另外的杯子，他自己用一個固定的杯子，他沒有說明，我們也默默地接受這事實，並不特別露出什麼注意的痕迹來。



一次我陪他到街上去買東西，在那時物價是每日飛跳着的。經過書局，他買了一百多塊錢的稿紙，一大包，大約可以寫一百多萬字的，我幫他拿回家來，他說這是預備用來閉門譯書的，預備譯岡查洛夫的「阿布莫洛夫」，那時他譯的「懸崖」已經出版了。

我也在跑跑舊書攤，遇到俄國小說時總通知他。後來發現，那本「懸崖」的英文原本却並非全譯本。他又喜歡庫普林，布寧的小說，常說要譯兩篇出來。

這時Y從天津來滬演戲，請他補習英文，於是我們之間稱呼人的時候就有了兩位李先生，不過說起來時口氣是不同的。他也常去看戲，對於台上的笑諠也總微笑着欣賞着。不知如何，他似乎看到了一點什麼，跟我說：Y並不算十分美。當時也就笑笑過去了。後來Y在上海大紅，被稱爲「舞台上最美麗的女演員」。我想起當時也是紅極一時的被改編爲電影的一本美國女作

家的小說，開頭的兩句，形容女主角並不美，但是有使人不易忘記的一種個性的話。

我同他另外一個學生要到內地去，他極贊成。臨走時我送給他幾冊小說，其中有布寧的一冊，後來他也譯出了一篇。他在洪長興請我們吃瀾羊肉饅行。座中全是他的學生，要我代爲通知，也約了Y

那一天天氣很好，下午五時，我們乘車子去赴宴。自然也是淡淡的，他勸大家吃點酒，隨便吃菜。不知怎樣有些拘束，還沒有平時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時的熱鬧。吃完飯，Y趕着去上戲，我與W到咖啡館里去吃冰，我們說李先生是個好人，希望回上海以後他已經結婚了。

勝利後久久不得歸來。弟弟來信說他大病初愈，精神甚好，極希望能早日回來，再到他家裏去談天，該更有說不完的話，有許多話是只能向他說的，也只能請他告訴我應該怎樣做的，然而後來這都成爲空想。他故世了。

七月底，離渝飛滬，第二天就到他的故居去看L先生，特別惆悵。『人事已非』。使我更深深的感到了。延到現在，才能拉雜地寫這篇小文來紀念，心裏幾乎已經空虛得沒有一點說話的興趣了。

## 更談周作人

今年六月中，在重慶讀到艾蕪先生的「談周作人」，那時正是周被押解來京的時候，在飛機上還爲人題詩，新聞記者們的通訊里也很多描寫，很熱鬧了一陣。長夏無事也就搜索記憶，寫了一篇「更談周作人」，投在大公晚報的小公園上。我所說的僅限於七七以後到我入蜀之前的一段所聞關於周的故事，三十二年春以後的事，就不知道。

後來有一天到上清寺聯大教授居住的地方去訪問，看見了馮至，姚從吾諸先生。可巧姚先生也看到了那一篇東西。就關心地问訊周的一切，談了很多時，知道聯大教授多人由陳雪屏先生領銜，上書爲周緩頰。周也曾經致書蔣夢麟傅斯年諸先生，有所申說。諸先生的反應不一，有的置之不答，有的

大加批注，痛斥一番。這當然是非常痛快的事。從「語絲」時代開始「談虎集」以來，周的散文一共大約有二十本左右，如果有開翻上一遍，與他後日的行動比較，加以斥責，材料之多，真是取不勝取。不過我覺得這種工作正是檢察官的本份，在南京的大成殿上，加以責問，周也只有俯首無言汗出如漿的份兒。正像一齣大團圓的喜劇，結尾的地方是好臣受戮，忠義得伸。不是我所想做的。

這是我當時的感想。不過這感想後來也就變更了。那是從報上讀到他在大成殿上自己的辯護的話之後的事。

回家後翻讀周最近幾年出版的文集，發覺有一點是他所標榜的。幾乎在每一本書的序文或後記裏都有說及，如「藥堂雜文」序中說：「在家人也不打謊話，這些文章雖然寫得不好，都是經過考慮的。」「書房一角」新序中也說：「我所寫的於讀者或無興趣，那是當然的，至於強不知以爲知的那麼

說謊話，我想是沒有。」從這句標語看他的文集，是做得不差的。日本文化絕口不談說是不懂。即是一點。不過在大成殿上他爲自己辯護說被迫下水，是由於廿八年元旦的一彈，就頗使我覺得滿身的愉快。

廿八年元旦的一彈至今也還是一樁疑案。到底來自何方，沒有人能知道。不過看當時的情形，日本人大抵未必想把他打死，這是毫無可疑的事。

「苦茶庵打油詩」中有一首云：

「但思忍過事堪喜，回首冤親一惘然。飽吃苦茶辨餘味，代言找得杜樊川。」即詠此事。

這首詩很可以和「苦茶隨筆」中的「半農紀念」中的一首詩合看，那首詩云：

「誰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空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

時間雖有五年，我看他的意思是一貫的。我想他當時的了解也不能算錯。後來似乎也曾聽見什麼人說過，放槍的人是青年的學生好像還是一個同學罷？目的在免得這位老作家再去出乖露醜，想在『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就結束了他的生命。這種作風雖不免幼稚，用意倒可以說是好的。本來他在文章裏也常說起老醜可厭，引徒然草曰，『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爲得體。』不算對他不理解，可是這次在大成殿上，他却說這是日本人的詭計，聽了真不禁使人發笑，不打詭語的『老和尚』爲了自我辯解也說出了這種話，是使我覺得不愉快的第一點。

四年前在燕京學報上讀到了他的「玄同紀念」，覺得非常好，覺得這是他的文章的巔頂，曾經與一位朋友反覆讚歎。文中引東山談苑云：

『倪元鎮爲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使俗。』後面又表明他自己的意見曰

『這件事我向來很是佩服，在現今無論關於公私的事有所聲說，都不免於俗，雖是講玄同也總要說到我自己，不是我所願意的事。』

這件故事我也是頗爲佩服的。時移地變，到了現在的世界，大家好像都習慣了聽謊話，好像大人先生們都是背面敷粉的好手，凡所言說，都有皮裏陽秋的好處；昆明的暗殺案發生以來，發表聲明的人也不少了。有許多也真說得確實有據，然而一般老百姓，大概還是用了讀一篇精心結撰的小說的心情來看，真實相信的恐怕很少了。這情勢的發展的結果就是大家再也不肯相信所有的辯解，全部用反面眼光來瞧。在如此情景之下，沉默應當是最好的方法了。不只可以免俗而已。

我猜想他這次在南京受審，應該不多說話。好在照片赫然，言論俱在，法官判斷不愁沒有根據。要找辯解，這幾年來的文集中的許多東西都是好資料。『聲明不懂東洋文化』與一些打油詩都可以應用，不過這些都要別人來



說，他自己却說不得。好在當今的政府是頗爲寬大的。李聖五只判了十年徒刑，周佛海還在重慶跳舞，周作人與他們比起來總還罪孽欠重一點罷？奈何自己大談其以第三流文化人保存淪陷區的文化，聽了簡直使人肌膚起粟，這是使我覺得不愉快的第二點。

最近又找到周作人的「破門文件」來看，這是與他的「小徒」沈啟无的交涉，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是吵架的文章，在看官們看來是很有趣的。不過雙方彼此揭發陰私在他們本身倒是不大合算。周作人自稱是沈的恩師，又說：「不過覺得徒弟要吃師父，世界各國無此規定。」又說：「（沈）在我指導之下任事已有多年，就是有一次出席文學者大會，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

這些話的醜惡，不用說明也可以感到了罷？周作人過去自己常常聲明他的文章並非閒適的一路，「拙文貌似閒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

味，『這一點我很明瞭，也能加以欣賞。不過到了這樣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忍耐，正如把紅珊瑚裝在手杖頂上，他自己以為極爲風雅，我們看來就難免發笑一般。這是使我覺得不愉快的第三點。聽說他還有一張穿了軍服在檢閱什麼『童子軍』的照片登在報上，幸虧無法找到，否則看了真會使人嘔出隔夜的飯菜來也不一定。

三年前在重慶，住在揚子江濱的鄉下，找不到一本書看。異常無聊，有一天學校忽然接收了一批圖書，是鐵路局的藏書撤退下來的。不過收藏得不好，受了潮，就放在廣場上來晒。其中有一部份是『四庫珍本』，偶然一陣風來，紙灰飛作白蝴蝶，不禁使人非常寂寞，在這里面我檢了兩部書回去看。其中之一是宋末元初的詩人方回的集子，關於這位詩人，說起來人格是非常卑下的。他曾經逢迎過賈似道，後來賈失勢時又加以痛罵。到底投降了元朝。不過他他的詩實在是宋詩淒惻的最高境界。翻讀之餘，使人悵鬱不

歡。現在只記得一聯云：『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亂離。』流離之中得讀此書，情懷更是抑塞。不知如何忽然想起周作人的打油詩來，其中頗多詠七夕的詩，大約共有五首。重九七夕都是令節。可是他們都沒有什麼好語。周詩之一云

『烏鵲呼號繞樹飛，天河暗淡小星稀，不須更讀枝巢記，如此秋光已可悲。』

記得原來『暗淡』作『清淺』，『秋光』作『風光』。後來改訂如此，就改得愈爲悲慘了。周作人閉戶讀史的結果，對中國的看法是悲觀是暗淡，這是他的命定的悲哀。本來中國歷代多難，無論南北朝，南宋，南明，亡國之後，短時間內很難再起，這次却是沾了原子彈的光，得以及身而見王師的北定的中原。這話說得未免太灰色了，難免不被斥爲『卑怯』，不過看了勝利以來的光景，聽了朋友們的意見，覺得却也並非謊言。所不同的，是還不

致於悲觀得連掙扎的勇氣都沒有了而已。

過去曾經有不少人以周作人方之陶潛，庾信，吳梅村，引起了爭辯。這當然是不會全同的。然而他們的境遇是相類的。心頭上也都有一種「啼笑不敢之情」，『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自「李陵答蘇武書」（姑且認為是真的）開始，這一類文學在中國歷史上佔了頗大的份量，而周作人則是結末的一個。這正是時勢使然，使我們還有心情來欣賞這一套。但願國家承平，人民安樂，大家去歌誦光明，更沒有人再記起這些不愉快的事，那就好了。

八月六日

## 老虎橋邊看『知堂』

在重慶滯留了頗久，周作人兩次公審都未能旁聽。到南京後，人地生疏，買了一張地圖在街上閒步。走過延齡巷，穿過國府路，看見了那座硃紅剝落了的國民大會的大牌樓，再走過去，翻開地圖一看，已經到了洪武路。向左一轉即是老虎橋，也就是『模範監獄』了。心想何不就去看看周作人呢？於是就又穿過了幾灣臭水坑，遠遠有一座紅牆的大院落，走過去看，很多人在那裏等候探監。我在人羣中走上一間，說是要看漢奸周作人，衛隊長答說這星期中已經有人看過了，怕不便；交涉的結果，由我寫一張『聲請書』給所長，又在門房等了一會，就有一位領了我進去。進了外面的監門，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會，來到一大間辦公室，所長降階相迎，寒暄之後，他讓我坐在

一張長條的會議桌上，所長正坐，我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又泡上兩杯茶來。

寂然有頃，我問所長，可有什麼規則要預先知道一些。所長問我是否與周認識；我答說不認識。所長說一向不大歡迎記者與他們會見，因為這批漢奸往往一遇機會即大發謬論。我當即聲明，決無代為宣傳的意思，於是又寂然。

一會，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了的，現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衫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瘦削，右面龐上有少年人常有的癩痕，寸許的短髭灰白開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付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與想像中不同的是沒有了那一臉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滿面的小心，頗

有『審頭刺湯』中湯裱糊的那種脅肩堆笑的樣兒。

請他坐了下來。他搓着手，滿臉不安，等候我發問。這種『會審』式的訪問很糟，簡直沒有什麼話好說，只問他這兒過得還好否？他回答還好。我問，這是第幾次來南京了，他說南京是他作學生時住過的地方，以後來往路過也有好幾次，最後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遊。那次『榮歸』，在當時敵偽的報紙上很宣傳過一陣子。我曾經稍翻過一下，也頗領略了一下當時的盛況，記得『苦雨齋打油詩』中有一首道：『疲車羸馬招徠過，爲吃干絲到後湖。』懸揣當時的知堂，不致沒有汽車坐，這疲車羸馬大抵是所謂腴詞罷？雖然現在南京市上也正多着這樣的馬車。

後來他提到最近沒有再審的消息，大約是在收集證據的罷？有一位律師願意爲他辯護。他自己寫過一篇自白書，兩篇『答辯狀』，所說的話大約都在那裏了。我即發問，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絕口不言一說便俗的他何以在這次

法庭上又說了那麼許多不免於「俗」的話？這很使他有些囁嚅了。最後他說，有許多事，在個人方面的確是不說的好，愈聲明而愈糟，不過這次是國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爲一個國民，他不能不答辯云云。他重複聲說，現在想說的只是一點。起訴書中說他「通謀敵國」，而日本人也說他「反動」，是「大東亞思想之敵」，事實上絕對沒有在兩方面都是「敵」的人。除了這點以外，其餘的都可不說。

他又說發表在國聞周報上的一篇「日本管窺之四」，有很多人沒有看過。我告訴他這篇文章我是剪存了的，他很驚異，說這篇文章的結論與「日本之再認識」中的結論是相同的。

他又說文人報國的方法，也只有寫寫文章，不誤人便好。他又說其實也可以上前線去一刀一槍的，本來是海軍出身，還是武人哩。

我又提起那一次元旦被刺的事，他說這事至今還沒有弄清楚，恐怕是日



本人的詭計。我就又提起日本人恐怕沒有弄死他的意思罷？他說這事有幾點可疑，其一，那時他在燕大教書，還未投偽，中央未必要處決他；其二，日本人後來終未能查出這事，其實是應該查得出的；其三，該時他每周有定時出城教書，坐洋車多經荒僻之處，要下手正好下手，爲了避免嫌疑，所以才到苦雨齋去刺他的。他又說事後燕大的司徒校長還去慰問過他；後來教育部特派員某氏也去慰問過他云云。

我又問他是否還有許多集外文沒有收集？他說沒有了。我又記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華日報」上剪了下來的一「參拜湯島聖堂紀念」的文章，他就說這些應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還有許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張穿了軍裝檢閱童子軍的照片來，問了他，他好像覺得無所謂，馬上答說，他「演戲兩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態云云。

最後話題轉到苦雨齋的藏書，我問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雖然可

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問這些事了，我問他大約還藏有不少魯迅的遺稿罷，他說有是有的，不過大抵是早年的零碎作品，而且也並非創作。

好像後來苦雨齋也在大批的收書，也頗有些善本，照紀果庵所說，滿架琳琅，很是可觀的了。他說這也沒有什麼好東西，他的買書與別人的藏書不同。他所買大抵在別人是不要的，一些西洋書也大抵是生冷的貨色。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寫點東西，如近詩之類，他說近來很久不曾作詩了。也難怪，在老虎橋邊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興」的。他想了一會說有一次在監中爲一位朋友題畫的詩，寫了下來：

「墨梅畫出憑人看，筆下神情費估量。恰似烏臺詩獄裏，東坡風貌不尋常。爲友人題畫梅 知堂」

讀了這詩頗使我「有感」。正如他說過的一句話，雖然是在說別人，也雖免不涉及自己，這裏「筆下神情費估量」，正是寫「自白書」時的寫照罷？

居然「風貌不尋常」，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來，只覺得這個「老人」的愈益醜惡而已。很奇怪，這詩沒有衰颯之音，而反倒頗有「火氣」，豈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濃一番」乎？

時間拖得太長也不大好，只好請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長說希望看一下他們的獄中生活，就又由一位獄吏陪了我走進了「忠」字監，這是一個小院子，裏邊是孤零零的一所紅磚房。其中是一間間的小房間，從門口上面的一小塊鐵絲網窗中可以望進去，房子極小，可是橫躺豎臥的有五個人，汪時璟，劉玉書，唐仰杜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臥，有的在一疊餅干匣上面寫信。梅思平在裏面的角落里看書，殷汝耕在看聊齋，王蔭泰藏在牆角看不見。走到第四間，「知堂」剛剛回來，在裏面一角裏的蓆地上，脫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脚在蓆上爬，躺下去了。旁邊放着一個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剛剛的那首詩，好一個「東坡風貌不尋常。」不過這兒我沒有嘲諷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夠悽慘的了。

附記：這是一篇報導，我只是記下了他的話，其「謬論」在明眼人看來，自然是雪亮的。而且，在監獄裏辯論也不免為奇談，因此也就不再加以仔細的批註了。

八月廿七夜記

## 後記

這裏收集了我近兩年間胡亂寫下來的文章的一部份。結集的時候在今年夏天，找尋出版的地方頗感到了困難。終於還是交給了PK先生。我的第一本集子「錦帆集」也是由他介紹出版的，這本集外就又麻煩了他。在這個烽火滿天萬方多難的時代，能看到這一本稿子寄出發排，我心裏是充滿了衷誠的歡喜與感謝的。

「江上雜記」本已收入「錦帆集」中，這裡的是幾篇遺漏了的殘稿。所謂江上是說的重慶九龍坡的揚子江上，我在那兒過了一年寂寞的日子。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除了下雨天的泥濘的小路以外，無一處不使人留戀。那是一個作夢的好地方，平安而靜寂，生活很苦，可是並未斷絕了希望，這樣，

一個人自然是有理由作夢來安慰自己的了。

「桂林雜記」寫於印度。幾個月以後，我在鬱熱的蘭伽回憶初夏的桂林，在後方回憶前線，我的筆枯澀得很，始終未能完篇，剩下來的一點，後來留給「關於美國兵」中的「前線景象」了。

在貴陽度過『勝利』來臨的前後兩個月，又回到昆明作了兩個月『寓公』，生活由煩惱突歸閒靜，在無聊中到處走走，正巧這兩個地方都多少跟殘明的歷史人物發生關涉，一點點趣味，使我寫了那兩篇「雜記」，並不是人變得風雅了，實在是不能不想法打發這些無聊的日子原故。

這以後我又作過一個時期記者。那正是「和談」鼎盛的時代，在每天追逐消息動態給弄得暈頭暈腦之餘，也還抽暇玩了南京的古蹟，積習未忘，又寫下了文字。至於重複拾起『閒情』，那是已經離開南京再度墮入無聊之後了。

我已經厭惡了這些文字。

記得在陝南留壩的張良廟裏，有一間古色古香的殿宇，牆壁上塗了一片白灰，看去十分不調和而可惡。旁邊掛一小牌曰：『禁止題字。』原來善男信女在游覽之餘，往往自己題上大名，圖垂千古，不料白粉一塗，終成虛話，是十分殺風景也十分可憫的事。

我想我的到處做文，濫用情感，終於也將不免給人家塗上白粉，澈悟之餘，我以後大約是不會再做這種文章的了。

至於還有一些雜文，將來想另編一集，不附此卷之末。編校既畢，聊記寫這些文章的時地因緣如上。

三十六年除夕，上海。









南京古旧书店  
定价：0.60

115